

《碧城樂府》
林碧城詞集

《碧城樂府》
林碧城詞集

林汝珩 著

魯曉鵬 編注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https://hkupress.hku.hk>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1

ISBN 978-988-8083-68-8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2 1

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照片與插圖		xiii
鳴謝與說明		xv
導言	魯曉鵬	1
《碧城樂府》	番禺 林汝珩 碧城	25
劉景堂序		27
趙尊嶽序		28
曾希穎題詞《木蘭花慢》		30
鷓鴣天	結婚二十周年之日，詞贈佩瑜九妹	33
賀新郎	再贈佩瑜九妹	35
齊天樂	荷花，寄呈佩瑜夫人	38
摸魚子	送仲嘉兒赴美	42
水調歌頭	送林建明赴美	45
踏莎行	「淺鏡流紅」	47
木蘭花慢	寄汪彥慈	48
高陽臺	「迷蝶花沈」	51
憶舊遊	「記梨渦宛轉」	53
瑞鶴仙	庚寅二月和夢窗韻	55
渡江雲	舞場重到，薄酒孤吟，陌路蕭郎、青衫司馬一時同感	58
思佳客	汪彥慈以自寫紅梅橫幅贈佩瑜九妹。畫端蓋有印文曰：「似聞佳婿是林逋」，乃雙照樓詩句也。因賦此解題諸畫上	61
渡江雲	香江重見希穎，詞以寄之	63
三姝媚	題汪馥庵手抄韋乃倫拘幽詞草	66
念奴嬌	客館新涼，倚聲排日，約希穎、定華同賦	69
金縷曲	希穎有石章，刻陶詩「兀傲差若穎」句。以此起韻贈之	72
過秦樓	石塘晚眺	76
燭影搖紅	乘火車遊新界，同希穎、定華	79

過秦樓	懺庵再賦《石塘晚眺》並屬和韻	81
石州慢	辛卯月當頭夜，小集碧城詞館。張女士畫牡丹，希穎補石，懺庵、璞翁、定華各有題詞，並約同社諸子共賦此解	84
酷相思	(二首)	88
	「莫負將雛巢裏燕」(一)	
	「底事閉門聊種菜」(二)	
憶舊遊	璞翁檢舊帙卷中有殘英一瓣，乃其太夫人花下詠詩時之手澤，距今五十年矣。賦詞並約同詠其事	91
渡江雲	辛卯除夕花市	94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用梅溪體	97
南浦	春水	100
三姝媚	燭	103
鷓鴣天	觀舞	106
桂枝香	壬辰重九	108
燭影搖紅	元夜有懷	111
采桑子	「年時燈火闌珊處」	113
臨江仙	寄酬璞翁	114
瑞鶴仙	一峯《春夜書懷》有「雲屏隔影清歌闕，長恨金籠失雪衣」之句。璞翁以其聲甚怨，倚歌慰之，其結句云：「天涯殘月五更鐘，離魂歸夢，來往可相逢。」有感戲成此解，依夢窗體。	116
南鄉子	步璞翁韻，酬影樹亭主人	119
望江南	癸巳夏日，希穎、培遠、定華來舍談畫。希穎寫有山水一幅，余因口占一解	121
燭影搖紅	題《蔭堂讀書圖》	122
滿庭芳	聞歌有感	124
浪淘沙慢	送春	126
浣溪沙	壽碧桐太夫人，和鳳丈韻	129
燭影搖紅	題《海天樓讀書圖》	131
點絳脣	題汪彥斌女士《藝海珠塵》冊頁	133
玉樓春	定華以自畫山水扇面見貽，賦題其上	135
踏莎行	題扇寄仲嘉美洲	136
鷓鴣天	秋日書懷，呈懺庵丈	137
思佳客	題汪、胡手書小簡	139

蝶戀花	和璞翁	142
踏莎行	子平丈有《詠水族箱》詩，辭意甚美。誦後即拈此解寄之	144
踏莎行	答子平丈，仍用前詞結句	146
鷓鴣天	題新年唔寄仲兒美國	148
鷓鴣天	「恩怨都隨一夢銷」	149
高陽臺	和璞翁《桃枝詞》	150
南鄉子	方君璧女士在日開展覽會歸來，忽忽又轉赴歐美。賦此誌別	153
鷓鴣天	和璞翁	154
鷓鴣天	丁酉重午	157
水龍吟	丁酉閏中秋和璞翁	158
木蘭花慢	題璞翁《空桑夢語》詞卷	161
洞仙歌	月當頭夜，潘園雅集，戲拈一解	163
浣溪沙	紅豆	165
鷓鴣天	戊戌七月	167
燭影搖紅	七夕有贈	169
渡江雲	代佩瑜賦贈執信校友聯歡會	171
踏莎行	送小瑛世講留學加拿大	173
湯定華跋		176
參考資料		179
友情、酬唱、懷念		180
鷓鴣天	辛卯冬夜，小集碧城先生書齋	廖恩燾 180
書錦堂	壬辰歲不盡十日立癸巳春，碧城我兄社長九龍新居座成志慶	廖恩燾 181
臨江仙	堅社同人，釀資祝余初度	廖恩燾 182
石州慢	今又明月當頭，適君新居落成，書舊作為贈	劉景堂 183
臨江仙	碧城招飲，少幹、希穎即席賦詩。余醉歸，倚此為和	劉景堂 184
浣溪沙	春日東曾、林二子	劉景堂 185
踏莎行	與碧城話堅社舊游，追憶懺盒	劉景堂 186

鷓鴣天	桃花和碧城詩意	劉景堂	187
清平樂	聞希穎、忼烈、湛銓欲相約攜壺，憑弔堅社，賦此見意	劉景堂	188
踏莎行	碧城見予《水族箱題詠》，贈以《踏莎行》詞，謹和一闕	劉庸（劉子平）	189
燭影搖紅	《紅棉》譜就，感慨未闌。璞翁邀集翠閣選茗譚詞，爰再拈此解，並和碧城	曾希穎	190
木蘭花慢	悼汝珩	曾希穎	191
清平樂	伯端寄詞，慨念堅社故人日益零落，語極淒斷，讀之愴然。頓憶晏叔原所謂「感光陰之易遷，歎境緣之無實」者。意與相似，偶拈此解答之	曾希穎	192
詩	己亥二月廿二日，次韻懷公春宴之作	曾希穎	193
詩	碧城宴集堅社詞人	區少幹	194
鷓鴣天	讀《碧城樂府》	王韶生	195
一寸金	和忼烈懷堅社之作	王韶生	196
一寸金	丙午早春，有懷堅社存歿，傷憊龔伯端二老，並示希穎。依清真居士體	羅忼烈	197
《鷓鴣天》堅社社人為汪、胡手書詩詞小簡唱和之作			198
鷓鴣天	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三首）	任友安	198
鷓鴣天	題《不匱室、雙照樓手寫詩詞合冊》	劉景堂	199
鷓鴣天	奉答劉伯端先生賜和《題汪胡手寫詩詞合冊》，即呈鳳老、碧兄及孝威學長正拍	任友安	199
鷓鴣天	奉和震澤長《題汪胡手寫詩詞小冊》，並寄伯端、碧城兩先生正拍	廖恩燾	200
鷓鴣天	意有未盡，再賦一首，錄呈震澤長	廖恩燾	200
鷓鴣天	和震澤長《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	林汝珩	201
鷓鴣天	奉答廖鳳舒先生及林碧城兄賜和《題汪胡手寫詩詞小冊》，即呈伯端先生	任友安	201
鷓鴣天	敬和震澤長《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錄呈陳孝威將軍、廖鳳舒先生、劉伯端先生	曾希穎	202
鷓鴣天	奉答曾希穎先生賜和《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即求郢政	任友安	202

鷓鴣天	「一代文章孰比肩」	張叔儔	203
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			207
過秦樓	石塘晚眺，清真聲均，堅社〔六〕期課	廖恩燾	208
過秦樓	前題，再依聲美成，簡伯端博諸社侶一噓	廖恩燾	208
過秦樓	前題，拈李景元聲均復一解	廖恩燾	208
過秦樓	石塘晚眺	劉景堂	209
過秦樓	石塘晚眺	曾希穎	209
過秦樓	石塘晚眺	王韶生	209
石州慢	月當頭夕，小集林碧城書齋。主人出紙索 紉詩女士畫。余請作梅，女士蘸墨作牡 丹，希穎為補石，余依方回聲均賦此	廖恩燾	210
石州慢	月當頭夜，小集碧城書齋	劉景堂	210
石州慢	月當頭夕，集林碧城廡齋	張紉詩	211
酷相思	伯端泰西友人某倫敦書來（二首）	廖恩燾	212
酷相思	碧城示社作，均戲成一首	廖恩燾	212
酷相思	「薄袖天寒初索酒」	劉景堂	212
酷相思	「夏雪冬雷情不改」	王韶生	213
憶舊遊	余年十五，隨母花下課詩	劉景堂	214
憶舊遊	伯端五十年前侍太夫人課詩牡丹花下	廖恩燾	214
憶舊遊	璞翁五十年前侍太夫人課詩牡丹花下	曾希穎	215
憶舊遊	伯端丈五十年前侍太夫人課讀花下	王韶生	215
憶舊遊	伯端五十年前花下受母課詩	張紉詩	215
憶舊遊	和璞翁	羅忼烈	216
憶舊遊	和璞翁	張叔儔	216
憶舊遊	和璞翁	湯定華	217
渡江雲	辛卯除夕花市	廖恩燾	218
渡江雲	除夕花市	劉景堂	218
渡江雲	辛卯除夕花市	曾希穎	218
渡江雲	除夕花市	王韶生	219

渡江雲	除夕花市	張紉詩	219
南浦	春水(二首)	廖恩燾	220
南浦	春水	劉景堂	221
南浦	春水	曾希穎	221
南浦	春水	王韶生	221
南浦	春水	張紉詩	222
南浦	春水	張叔儔	222
南浦	春水	湯定華	222
南浦	春水	馮霜青	223
西江月	舞會	王韶生	224
西江月	夜觀舞會	劉景堂	224
玉女搖仙佩	觀舞屯田聲均	廖恩燾	224
春風嫋娜	前題，依聲馮雲月再成	廖恩燾	225
碧調相思引	觀舞	曾希穎	225
春風嫋娜	觀舞	張紉詩	225
金菊對芙蓉	社課觀舞，與懺齋、伯端二老，並希穎韶生同作	羅忼烈	226
喜遷鶯	春山杜鵑花	廖恩燾	227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花	廖恩燾	227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花	湯定華	227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	王韶生	228
齊天樂	春山探杜鵑花	劉景堂	228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花	張紉詩	228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	馮霜青	229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花	潘詩憲	229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	張叔儔	229
浪淘沙慢	送春	劉景堂	230
浪淘沙慢	送春	曾希穎	230
浪淘沙慢	送春	王韶生	230
浪淘沙	送春	陳一峯	231

滿庭芳	贈歌者燕芳	劉景堂	232
滿庭芳	聽艷娘度曲	曾希穎	232
滿庭芳	聽艷孃度曲	王韶生	232
滿庭芳	社課歌筵感舊，同伯端、希穎、韶生	羅忼烈	233
滿庭芳	春夜聽芳娘度曲	陳一峯	233
滿庭芳	聞歌	區少幹	233

照片與插圖

照片（見頁 xvi 後）

1. 林汝珩，1950年代，香港。
2. 林汝珩與夫人吳堅（佩瑜）。1957年結婚三十週年紀念，香港。
3. 原版《碧城樂府》封面
4. 原版《碧城樂府》冊頁
5. 林汝珩寄新年卡給次子林仲嘉，手書《鷓鴣天》詞於其上。1954年歲末。
6. 《辛卯月當頭夜，小集碧城詞館》字畫。曾希穎、張紉詩合作淡墨花石畫，廖恩燾題字、題詞。1951年。
7. 廖恩燾手書其詞《畫錦堂》，賀林汝珩搬遷新居。1953年初。
8. 劉景堂手書其詞《石州慢·辛卯月當頭夕》。1953年初。
9. 《堅社詞刊》第六期
10. 《詩詞週刊》第一期

插圖

- | | |
|---------------|-----|
| 1. 菊黃蘭紫 | 34 |
| 2. 荷花 | 41 |
| 3. 新界農田 | 80 |
| 4. 辛卯月當頭夜 | 87 |
| 5. 落瓣飄墜 | 93 |
| 6. 春山杜鵑 | 99 |
| 7. 南浦春水 | 102 |
| 8. 燭 | 105 |
| 9. 丁酉重午 | 156 |
| 10. 秋水方生，征帆掛起 | 174 |

鳴謝與說明

《碧城樂府》於1959年第一次在香港印刷。集子的編輯是湯定華—林汝珩的學生和詞友。劉景堂題字並寫序，趙尊嶽亦寫序一篇，曾希穎題字兼題詞，湯定華跋。全書共收集六十二首詞（如將其中的〈酷相思〉算作二首）。

原版是古體線裝書，無標點符號，不便現代人閱讀。現進行斷句，加以標點。

原版目錄中所有的詞只有詞牌，沒有標明題目。現將目錄補上詞的題目或序。個別詞沒有題目或序，只有詞牌。這種情況下，將詞的第一句寫上，以便讀者辨別同一詞牌而又不同的篇什。

新版中每首詞有注釋，以方便讀者瞭解詞的背景、用典、內涵。

新版附加兩種參考材料：〈友情、酬唱、懷念〉，以及〈相關堅社課諸家詞〉。

新版中的插圖是由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陳寒薇女士所畫。

2009年秋，我和住在美國加州北部的湯定華先生取得聯繫。我三次驅車到他居住的城市，向他當面請教。老先生雖已年過九十，與我會面時，侃侃而談，精力旺盛，記憶猶新，並將他保存了半個世紀的相關材料複印給我。我由衷感謝湯先生對我的幫助和指導。

這次《碧城樂府》的再版過程中，涉及大量工作，比如資料收集、文字輸入、詞的注釋等等。我要說明，這一切是由林汝珩的幾位後人一起完成的。我只是其中的一員，但是他們不願意留下自己的名字，做了默默無聞的工作。

我有機會在兩個國際學術會議上做了有關《碧城樂府》的研究報告。2010年8月在中國上海召開的第五屆中美比較文學雙邊

討論會：「走向世界文學階段的比較文學」（按：恰巧的是，開會地點的街名是番禺路，而番禺正是詞人的祖籍，上海也是他當年生活過的地方）；2011年4月在美國夏威夷召開的美國亞洲學會（AAS）暨世界亞洲學者學會（ICAS）聯合年會：「亞洲研究七十年」。特此感謝在場學者提出的寶貴意見。

最後，我要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及其社長 Michael Duckworth 先生對這一出書計劃的支持。

辛卯年春（陽曆1951年），林汝珩加入香港詞社堅社。那一年，他曾邀請社友到家中，舉辦了一期令人難忘的社課：《石州慢·辛卯月當頭夜，小集碧城詞館》。歲末的堅社社課題為《渡江雲·辛卯除夕花市》，詞友各展才華。整整六十甲子過去了，辛卯年再次來臨。今夕仰望天空，又見月當頭夜，遙想往事，感慨萬分。

魯曉鵬

辛卯月當頭夜

美國 加利福尼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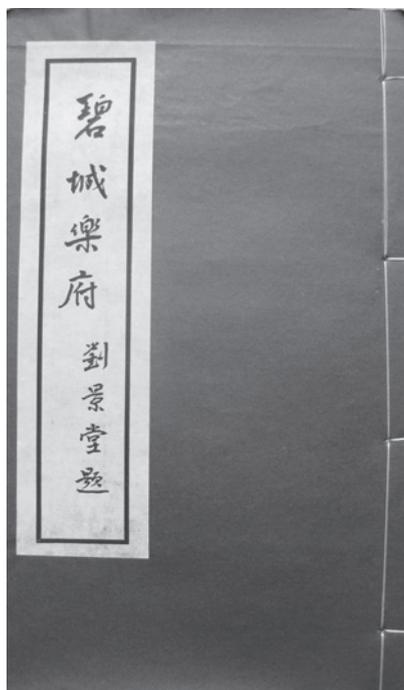
沙加緬度市 夢得麗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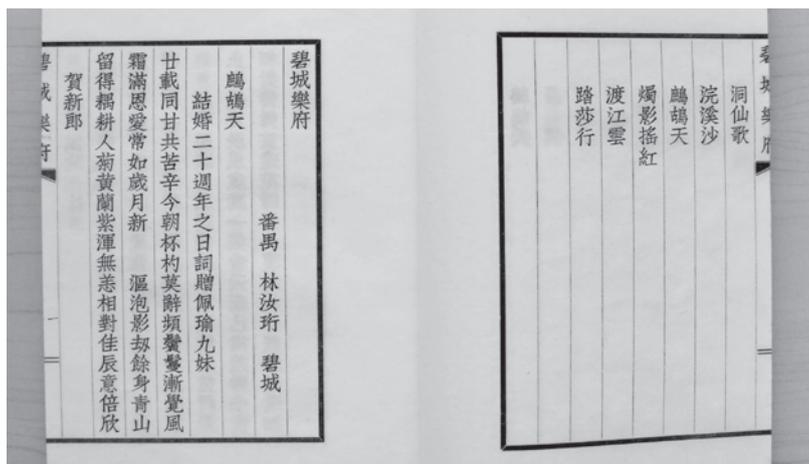
林汝珩，1950年代，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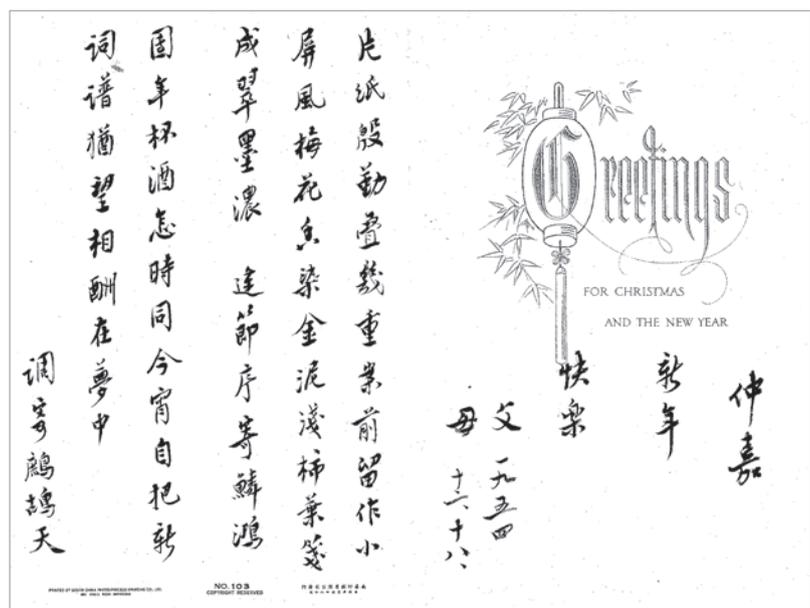
林汝珩與夫人吳堅（佩瑜）。
1957年結婚三十週年紀念，香港。



原版《碧城樂府》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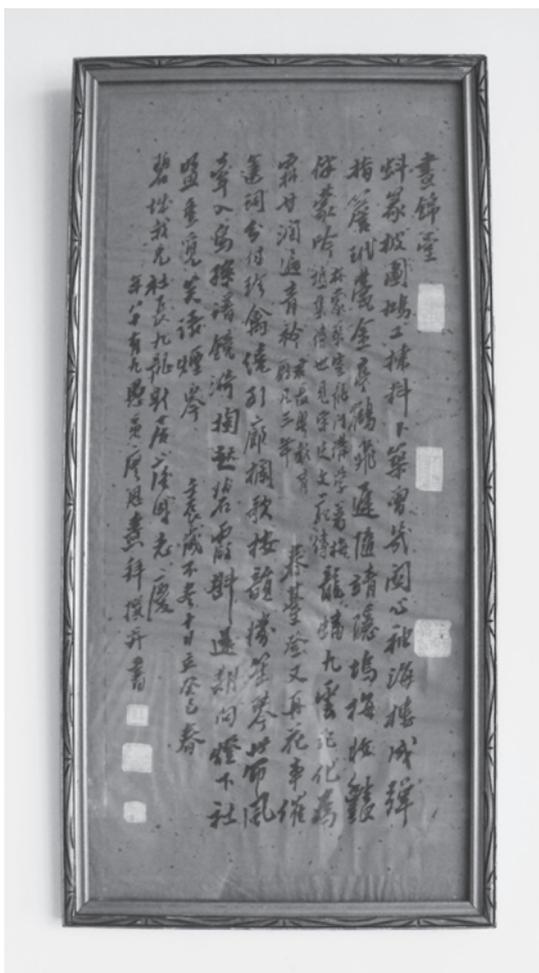
原版《碧城樂府》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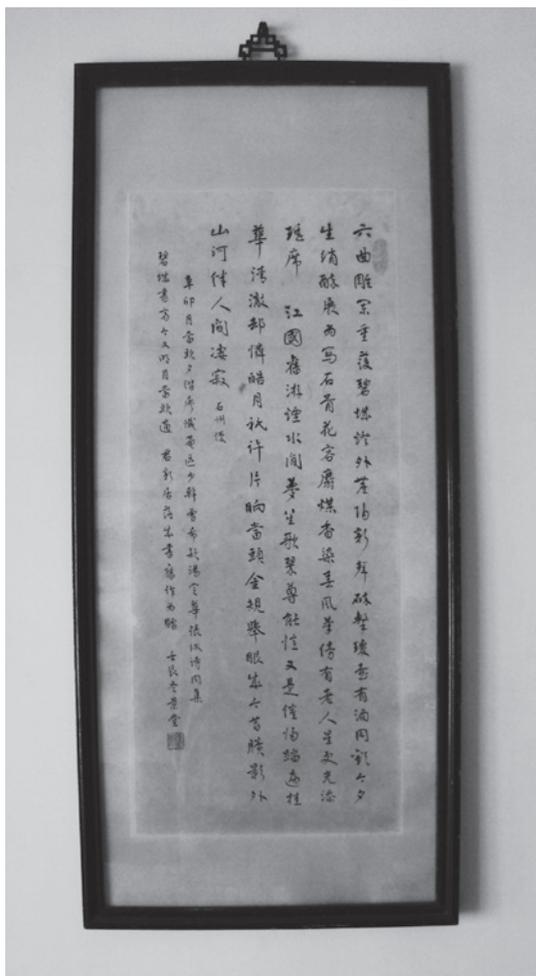
林汝珩寄新年卡給次子林仲嘉，手書《鸝鵒天》詞於其上。
1954年歲末。



《辛卯月當頭夜，小集碧城詞館》字畫。曾希穎、張紉詩
合作淡墨花石畫，廖恩燾題字、題詞。1951年。



廖恩燾手書其詞《畫錦堂》，賀林汝珩
 搬遷新居。1953年初。



劉景堂手書其詞

《石州慢·辛卯月當頭夕》。1953年初。

堅社詞刊

陸 庚 期

蘇 遠

庚 庚

保結玉質以人聲句賦春水伯端披讀作爲社課再廢一辭老儀
 又感銀外區者社召笑視爲世病呻吟也

兩邊數故早，怪若疾半江，得風淋雨淋，未盡頭寒，若被載光數
 鴨北知煩曲，波延綫，成垂楊岸，翠魂斷，處處有怨，地鐘錄，依綠隨
 沉幾悲，微遠，高樓，愁爲况，清上，新添，豈已，歌晚，林對，秋淪，卷，摧，浪
 久，偷，眼，對，花，殘，法，珠，遠，令，珠，有，誰，國，說，桃，愁，香，已，淡，酒，草，飛，隨，筆
 爲了機來盤踐。

前調 春水

庚 庚

螺峰淡抹，以臨流，西子，快艤，客，一，葉，飄，能，天上，人，坐，畫，船，中，夾，洋，翠，橋
 春，直，引，微，並，斷，港，誤，西，東，袖，肘，紅，香，對，蓮，兩，湖，廢，舊，是，誰，驚，遠，
 眼，底，幾，回，滌，錄，又，今，番，題，自，恨，殘，紅，豈，關，十，柳，何，曾，火，鏡，一，畫，風，折，外
 有人，吟，淚，恨，來，時，未，款，本，教，口，發，小，塘，仙，桂，印，地，風，樓，危，驟，聯

前調 首題

陸 庚

南湖湖冷，流蹤，銷魂，一，葉，輕，舟，如，前，何，處，荷，萍，碧，隨，流，云，先，有，柳
 歸，千，點，酒，灑，孤，香，處，鏡，湖，曾，照，雙，蛾，展，眉，眉，波，花，和，淚，濃，濕，了，小，窗，黃
 針，線， 瓶，寒，借，情，殘，紅，看，回，湖，尚，有，相，思，比，此，無，語，村，東，風，雨，汀
 外，何，日，歸，吹，轉，沉，京，故，債，情，深，已，怨，微，波，淺，休，說，江，流，不，底，收
 謝，也，人，道

前調 前題 用玉四句

了 卷

蓮，有，教，多，愁，信，手，懷，來，必，江，即，深，曉，雙，櫂，香，檣，曉，鶯，鳴，曉，鏡
 裏，鏡，眉，曾，拂，離，情，衣，空，新，涼，更，近，寒，流，小，英，款，步，波，南，浦，眼，正，留
 醉，眼，春，州， 眼，前，處，事，千，柳，嫩，一，心，疏，翠，層，湖，未，了，流，浪，十，年，綠

導言

魯曉鵬

林汝珩（號碧城，1907–59）是傑出的香港詞人。他的詞集《碧城樂府》是香港文學的瑰寶，是整個現代華語文學中的優美篇章。原書1959年出版，如今已絕版。原書的印刷形式是精緻的仿古宣紙線裝書，沒有標點符號和注釋，不適合當代普通詩詞愛好者的閱讀和欣賞。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目前全球化的大趨勢下，香港在努力尋求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認同，挖掘被塵封的歷史記憶，書寫它的文學史。此時很有必要重新出版《碧城樂府》。重溫《碧城樂府》是一種文學欣賞和美學體驗；同時讀者也能夠加深瞭解錯綜複雜的中國現代史。

半個多世紀前，詞人、名士、廖仲愷的兄長廖恩燾從大陸來到香港，與劉景堂等人發起著名的詞社「堅社」。林汝珩是這個團體中的重要一員。那時廖恩燾對詞的未來命運發出感嘆，曰：「嗟乎！世變日亟，吾國數千年文獻岌岌乎繫諸千鈞一髮。詞學小道，轉瞬間其不隨椎輪大輅以淘汰者，幾希矣。」¹ 詞乃至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似乎逃脫不了被世界現代化的大車輪所「淘汰」的危險。「詞學小道」，以至文學整體在香港的地位如何呢？在外人的眼裏，影視幾乎成了香港文化的代名詞。人們還沒有來過香港，就先看了香港電影。香港資深作家劉以鬯的小說，需通過王家衛的電影才為更多人所知。

本書裏我們要追憶的也是已經或即將消失的時代。今天恐怕很少人知道林汝珩這個名字，但是在1940年代的廣東和1950年代的香港，他是一位廣為人知的人物。他的一生多姿多彩，而最終以詞而聲聞於世。詞壇大家趙尊嶽（字叔雍，1898–1965）這樣總結林的一生：「林子汝珩，振奇人也。生丁俶擾之世。學而優則仕，邦無道則隱，治生則以賈，行誼則以儒。卒乃以詞重於時」

(《碧城樂府·序》)。在混亂的二十世紀，他集學子、宦宦、商人、詞人於一身。以下將著重介紹和論述林汝珩的生平和時代，1950年代他與香港的著名詞人團體「堅社」的關係，和他的詞的特點和成就。

林汝珩生平及其時代

林汝珩1907年出生於廣州市。祖籍廣東番禺縣五鳳村。祖父林彭齡，咸豐舉人，在雲南任職多年，被先後任命為知縣、知州、同知、知府、運同(清代鹽政官)。據史籍文獻記載，林彭齡「精明強幹」，²「多惠政，以防務勞績加二品銜。」³林彭齡任雲南普洱府威遠廳同知期間，恢復和擴大了由於戰亂而荒廢的當地教育。光緒二年(1876年)，他與當地紳士在鐘山之麓建立鐘山書院。他在威遠廳各鄉設立了十七所「義學」館，並從轄內鹽務資金撥款支付書院和各鄉學館的費用。⁴在經濟文化欠發達、多民族雜居的邊疆地區，林彭齡興辦學校，普及教育，開發民智，移風易俗。

林汝珩的父親林桂昌(字仲昇)，清代末年官居兩廣鹽運使，是廣東、廣西首屈一指的鹽商。由於他在財政上對朝廷有功，被授予「一品榮祿大夫」。晚年林桂昌創辦當時中國最早、最大的化妝品公司「廣生行化妝品有限公司」。其產品物美價廉，一時風靡全國。

林汝珩從幼年時期便接受良好的教育，且悟性頗高、聰穎過人。一次學堂的老師要年幼的學生們作對子。老師的上聯是「太白樓頭浮太白」，林汝珩順口答出下聯：「怡紅院角葬殘紅」。跟林家的許多子女一樣，林汝珩畢業於嶺南大學。之後短期在當地一所中學教書。1927年他與吳堅(佩瑜夫人)結婚。他們育有二子一女。吳堅畢業於著名的廣州執信女子中學。

林汝珩於1920年代末、30年代初赴美國留學，於哥倫比亞大學研讀國際關係學和法律。學成以後，遊歷歐洲。回國途中，在

郵輪上遇到汪精衛的長子汪孟晉，成為朋友。林回國的行李中夾有各種書籍，包括有共產主義內容的紅色書籍。因此，當他抵達國門海關時，被當局扣押盤查。幸賴汪孟晉靠他父親斡旋疏通，乃得安然放行。汪精衛覺得這個年輕人頭腦敏捷、學貫中西，是個人材，委任為行政院秘書。

汪精衛此時的位置是國民黨副總裁、行政院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當年他刺殺滿清攝政王，俠氣凌雲，獄中寫下膾炙人口的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他是孫中山遺囑的代筆人，是想當然的領袖人物。其為人儒禮彬彬，風度翩翩，擅寫詩作文，對不少知識份子很有凝聚力。林感激汪家的恩惠，從此成了汪氏圈裏的一員。他的仕途似乎一帆風順。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各路政治勢力重新洗牌。汪精衛脫離重慶，在南京另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二次世界大戰之初，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蘇德友好條約，瓜分波蘭。戰爭前期美國坐山觀虎鬥，不參戰。國際風雲詭變莫測。而中國的幾家主要政治力量既鬥又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林汝珩感激汪氏對他的青睞和提拔，又景仰其文詞才華及儒雅風采，亦相信其曲線救國的主張，於是決心追隨。1940年，林汝珩三十三歲，任廣東省教育廳長，兼任廣東大學校長。林掌管廣東一省的教育。他盡量減少戰爭帶來的損失，招攬人才，辦好教育。淪陷區的人民也要生活、吃飯、工作，年輕人要上學。不可想像抗戰八年期間日本佔領地區的孩子不上學唸書。那樣的話，整整一代人將淪為文盲。

日軍攻佔廣州之時，大批學者、教授和民眾逃離廣州去香港避難。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又佔領香港，將其封鎖。這些學者、知識份子及普通難民無事可做，生活困難。林汝珩往香港聘請、接濟許多人，讓他們到廣東大學教書、工作。他招攬人才、排難解憂，被時人稱道。廣東大學成為災難時期的一個避風港。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林汝珩斡旋保護我國植物分類學奠基人陳煥鏞教授和他的植物標本。日軍侵佔香港後，陳煥鏞的植物所遭日軍查封。陳煥鏞積累二十多年、得之不易的標本、圖書面臨丟失的厄運。就在這心焦如焚、一籌莫展的困境中，林汝珩來到香港，幫助陳煥鏞把農林植物研究所遷回廣州，並安全運回標本和圖書。林汝珩任命陳煥鏞為廣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所長和教授，致使正常的科學研究得以進行。

廣東詞人陳洵（陳述叔）被朱祖謀（朱彊邨）大為賞識，說他「真火傳夢窗」（吳文英），把陳洵和況周頤列為當時兩大詞人，稱為「並世兩雄無與抗手」。抗日戰爭時期，陳洵年事已高，生活困難，於1940年回到廣州，被廣東大學聘為教授，生活得到保障。

廣州淪陷後，各類學校停辦了一年多，老師失業，學子求學無門。在這樣的蕭條慘淡的大環境下，林汝珩等人辦起學校，給學生們提供了學習文化的機會。陳嘉謨先生是當時廣東大學的文學院長，也是廣東大學的參與者和創辦者。他如實地講到自己加入廣東大學的原因：

抗日戰爭初期，我在廣州任私立國民大學文學院長，敵機頻來空襲，民大遷移到校長吳在民的家鄉開平縣，我沒有跟去，因此脫離民大而避住澳門，從1938年至1940年歷時將及3年。我在澳門的生活，可說是有生以來最困苦的一段時間了，曾做過糧食店員、雜貨店員、小旅館的管房、運輸行的跑街、代人抄寫書信文件等等，生活不能維持，捱至山窮水盡。

1940年秋9月，他從林汝珩的一位親戚處接到廣州寄來的一封信。信是當時任廣東省教育廳長林汝珩寄給他的。陳嘉謨繼續寫道：

信內大意是：他和我雖素未謀面，但知道我是老教授，任過國民大學文學院長十多年，現在他們擬辦廣東大學，請我回

粵幫他的忙，附寄教授兼文學院長月薪300元的聘書一紙。細讀之下，憂喜交集，憂的是廣州淪陷多年，情形不知怎樣，不測之淵，未免生怕；喜的是當此生活困窘之際，突然得此相當優裕的職位，輾轉思維，憂不敵喜，當即打算回穗。⁵

陳嘉謨陳述了他的流離顛沛的艱難生活。林汝珩給他的條件優厚的聘書，解決了他的生計問題，使他決定就職廣東大學。

後來的堅社詞人湯定華當年就讀於廣東大學。他對自己的校長極多讚美之辭：「庚辰（1940年）甲申（1944年）之際，公長省立廣東大學，定華忝列門牆。公栽培逾格，每見之，則溫乎其容，屬乎其言。門下四年，深知公真氣內凝，英華外發，抱經世之志，懷易俗之思」（《碧城樂府·跋》）。這個學生非常感激校長對他多年的悉心栽培。

1944年，汪精衛病逝日本。林汝珩等從廣東去南京弔唁。他感到「恩人」已去，決心辭職，再沒有回到廣東任職。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凱旋而歸，接收大員們忙著抓「政治漢奸」、「文化漢奸」、「經濟漢奸」。不少勝利者借此敲詐勒索，飽足私囊。他們的過激行為乃至腐敗作風，在民眾中產生反彈，導致「接收大員」被戲稱為「劫收大員」。⁶張愛玲是淪陷期上海走紅的女作家。她的丈夫胡蘭成曾任汪政府宣傳部次長，被國民政府通緝。上海市長周佛海多年來與重慶的蔣介石和戴笠暗通款曲。蔣介石要周佛海替他管好上海，等待接收。抗戰結束後，蔣本打算為周網開一面，可是迫於輿論，周還是被判終身監禁，僅免一死。汪精衛夫人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共產黨接管政權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曾找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為陳璧君說情，請放她出獄，可是陳拒絕認罪，忠於丈夫，落得終身監禁。

戰後初期林汝珩先後隱居上海、天津，仍對汪氏眷戀情深。1947年甘冒暴露行跡之風險，仍著佩瑜夫人攜兩隻陳璧君平素喜

食之白沙枇杷果前往蘇州監獄探望。陳感其雪中送炭，兩人相擁而泣。

客居天津期間，著家人往天津、北平舊書肆，大量購買詞學書籍，日夜研讀。誠如趙尊嶽所云：「君治詞且將中歲，略似彊邨老人。」「避兵藕孔侘傺居複壁間，日展《金荃》、《蘭畹》以自怡悅，積之以漸，持之以恆。舉凡情致之所揚溢，笙磬之所應求，需乎心者發乎口，逆諸意者肆諸言，遂乃自成其歌章篇什」（《碧城樂府·序》）。隱居天津年餘後移居香港，舊地重遊故舊重逢，撫今追昔感慨萬千，積於胸臆必欲訴諸文辭，乃陸續賦就情深感人詞作。林自號「碧城」乃「逼成」之諧音，意為逼促而成。蓋少懷鴻鵠之志，本無意於詞學之道，乃因時局所逼，不得不吐胸中塊壘。故在香港的日子裏，寫出很多優雅動人的詞篇。

林汝珩晚年創辦大隆建築公司，首倡新式高檔住宅。繁忙之餘，仍不忘詞作。他患癌症，去美國醫治無效，於1959年1月去世。吳夫人收集林的遺作，請湯定華編輯校對，出版詞集《碧城樂府》。1960年代，吳夫人投資家鄉佛山市，參與大陸經濟建設，被當局視為愛國僑胞，當作統戰對象。

林汝珩與堅社

1950年代香港詞壇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是詞社「堅社」的成立以及堅社成員的創作活動。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堅社成員在香港文學史中的地位，愈加重要。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堅社成員在後人的記憶裏已成為傳奇式的人物，而他們的部份作品也成為詞壇經典。

詞壇元老廖恩燾（字鳳舒，號懺庵，影樹亭主人，1865–1954）與劉景堂（號伯端，別署璞翁，1887–1963）等人，在香港成立一個詞社。羅忼烈在1979年寫的回憶文章中說，「大約在一九四九年左右」，廖、劉二老加上他這個「小友」，三人結社。

鳳老說：「三人為眾，我們可以結社了，限定月課至少兩次，不許缺課。」他們兩位算得是優遊林下的閑身，鳳老晚年詞興更濃，幾乎三兩天就有一首，而且愛用吳文英、周密集裏的僻調，依四聲填詞。這樣一來，我可疲於奔命，三個月後只能每月交「社課」一次。幸好一年後，慕他們兩位之名而請纓結社的「詞客」漸漸多起來，我偷懶缺課，鳳老也知而不問了。⁷

在1950年冬，這個詞社正式成立。關於詞社的起源，在《碧城樂府》的序中，劉景堂寫道：「于時並偕曾、王、羅、張、湯諸子共結堅社。每月集於懺庵丈之影樹亭，各出所作，互相評鷺，及研討古今聲家之得失。無汲汲求名之弊，而有唱和應求之樂。忽爾三年。懺庵丈歿，茲事遂廢。」詞社成員愈來愈多，計有廖恩燾、劉景堂、張叔儔（張粟秋）、王韶生、羅忼烈、張紉詩（張宜）、林汝珩、曾希穎、湯定華、區少幹、任友安（任援道）、陳一峯、王季友、馮霜青、潘詩憲等人。其中不少人當時已是或後來成為香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名流（大學教授、報社記者、畫家等等）。廖恩燾和林汝珩的經歷更為特別，他們當初在大陸已經涉足政壇和教育界頗深。堅社的影響，甚至擴大到海外。任友安記錄了張叔儔回憶當年堅社的發展情況：起初僅「六、七人，繼而參加者眾，多至數十人，海外各城堡，多有郵書請益及唱和者」。⁸

前幾期社課都在廖恩燾家「影樹亭」舉行。根據廖恩燾的《影樹亭詞》，前五期社課如下：

《念奴嬌》：粟秋、懺烈、韶生、紉詩先後和伯端登赤柱峰均，並約月課一詞，勉成此章應之；

《一萼紅》：初春白石均，二期社課；

《風入松》：清明集方回、梅溪句，三期社課；

《琵琶仙》：香港重午，依聲石帚，四期社課；

《千秋歲》：海灣觀浴，五期社課。伯端依謝無逸作，余繼聲淮海戲成。⁹

這幾期社課並沒有標明「堅社」社課。據湯定華回憶，林汝珩加入詞社時，建議廖恩燾將詞社的名字定為「堅社」。廖恩燾當時住在灣仔半山區堅尼地道 (Kennedy Road)，詞社故名「堅社」。林汝珩應當是在1951年(辛卯)春加入堅社的。劉景堂云：「辛卯春，余因廖懺庵丈，始識汝珩」(《碧城樂府》序)。堅社詞人王韶生這樣描述當年廖公館的優勝環境：

廖宅背負青涯，前臨滄海，山幽谷靜，時鳥變聲，而且窗明几淨，四壁圖書，身處其中，有灑灑出塵之想。兼之鳳舒先生夫人碧桐君雅好賓客，親製美點相餉，更有賓至如歸之榮。¹⁰

根據現有資料，林汝珩第一次參加的社課是《過秦樓》：「石塘晚眺，清真聲均，堅社〔六〕期課。」¹¹也就是從這期開始，社課注明「堅社」。林即題作詞，日後意猶未盡，又賦一首：《過秦樓·懺庵再賦「石塘晚眺」並屬和韻》。林詞和廖詞原韻，音律悠揚，文字優美。

此後緊接的一次社課，是在林汝珩的家中召開。當時林宅位於九龍漆咸道，依傍大海。此次聚會是香港文學史上極其令人神往的一頁。林是東家首唱：《石州慢·辛卯月當頭夜，小集碧城詞館。張女士畫牡丹，希穎補石，懺庵、璞翁、定華各有題詞，並約同社諸子共賦此解》。廖恩燾詞序云：「月當頭夕，小集林碧城書齋。主人出紙索紉詩女士畫，余請作梅，女士蘸墨作牡丹，希穎為補石，余依方回聲均賦此。」劉景堂應題詞《石州慢》的首句云：「六曲雕闌，重護碧城，燈外塵隔。」詞中注曰：「曾希穎、張紉詩合作淡墨花石尺幅。」¹²張紉詩女士繪畫之餘，亦賦得一篇《石州慢·月當頭夕，集林碧城廡齋》。¹³

在這幅珍貴的畫卷上，留有廖恩燾的題字、題詞(見插圖)。由於時代久遠，其中個別文字已經模糊、辨認不清。其全文如下：

辛卯冬夜，小集碧城先生書齋。張紉詩女士即席畫牡丹，曾希穎詩人加石，可稱雙絕。題數字以志欽佩。八十八老人燾懺盒。

余以主人姓林謂紉詩宜作梅，紉詩蘸墨為牡丹。希穎補石，余口占《鷓鴣天》小令，並錄之以博在座諸公一笑

不買燕支寫此花，怎生得黑女詞家。圖非和靖梅魂鶴，色是昭陽日影鴉。

聊補石，筆杈杈。文章子固正如他。霧中長約劉晨看劉公伯端在座，一朵分明洞口霞。

懺盒

「怎生得黑」句引用李清照詞《聲聲慢》，將女詩人、畫家張紉詩比做李清照。堅社同人，多才多藝，各顯身手，譜寫出香港詞壇藝海的絢麗篇章。

辛卯年(1951年)的後一年壬辰年(1952年)，林碧城搬入位於九龍金巴利新街的新居(此樓現已被拆)，堅社社友向其道賀。劉景堂為林碧城重新抄錄他一年前在林宅寫下的詞《石州慢》(見插圖)。詞的後面有一段說明文字：

辛卯月當頭夕，偕廖懺庵、區少幹、曾希穎、湯定華、張紉詩同集碧城書齋。今又明月當頭，適君新居落成，書舊作為贈 壬辰冬景堂

廖恩燾特意填寫新詞一首，謄寫下來，贈送林碧城(見插圖)。其詞《畫錦堂》和後面的說明文字如下：

《畫錦堂》

蚪篆披圖，鳩工揀料，卜築曾幾關心。袖海樓成彈指，簷玳甍金。亭鶴飛遲隨靖隱，塢梅妝豔伴蒙吟。林蒙築室龍門講學，著《梅塢集》傳世，見宋史《文苑傳》。龍蟠九，雲祀化為霖，甘潤遍青衿。君長粵教育廳凡三年

春臺、登又再，花事催，篋詞分付珍禽。繞引廊欄歌
按，韻勝笙琴。帶風牽入烏孫譜，鏡漪掬起碧霞斟。還期
向、燈下社盟重覓，笑語煙岑。

壬辰歲不盡十日立癸巳春，碧城我兄社長九龍新居落成
志慶。年八十有九愚弟廖恩燾拜撰並書

此時是壬辰歲末，癸巳將至，陽曆1953年初，而廖恩燾已是八十九歲老人。他的廣博的學識、深厚的功底、敏銳的思維、遒勁的書法，不減當年。詞中幾處值得注意。詞上闕結尾句「霖甘潤遍青衿」，並加注「君長粵教育廳凡三年」是稱讚林汝珩主持廣東教育三年餘期間培養了大批人才。

廖恩燾將林汝珩比做同姓林的兩個古人：林逋（林和靖），林學蒙（林正卿）。前者是北宋的隱逸詩人，以愛好梅花著稱。後者是南宋時期福建的名儒。他曾受業於理學大師朱熹，後來自己在龍門菴下構建學堂講學，並著有《梅塢集》。這裏廖恩燾將林汝珩比做古人，不僅因為與隱逸詩人、教育家有相似的經歷，而且在讚賞他的品行和學識。詞中「築室龍門」、「龍蟠九」等句，比喻林汝珩居住於香港九龍，是個「潛龍」。

廖恩燾和劉景堂是堅社的祭酒，但他此處尊稱林碧城為「社長」，表示他對這位後學的欣賞和青睞。老人對他們的詞社抱有厚望：「還期向、燈下社盟重覓，笑語煙岑。」

堅社詞人大多豪放好客，相邀飲觴，即興唱和，陶然忘機。「月當頭夜」之後，林汝珩亦時而宴請詞友。區少幹作七律《碧城宴集堅社詞人》。¹⁴ 劉景堂寫下《臨江仙·碧城招飲，少幹、希穎即席賦詩。余醉歸，倚此為和》。詞上闕云：「月當頭夜曾相賞，今朝又聚萍蹤。人生惟有酒懷同。恩怨爾汝，莫問馬牛風。〔劉注：席間與碧城各道所懷〕」¹⁵ 劉景堂也愛回請社友。其詞《浣溪沙·春日柬曾、林二子》有此句：「忘機魚鳥莫相猜」。¹⁶ 這裏比喻堅社詞人之間的融洽關係。¹⁷

「月當頭夜」之後的下一次堅社社課是《酷相思》，廖恩燾主唱。林汝珩應題賦詞。其詞情趣盎然，廖讀後大喜，和林詞原韻再賦一首（其序曰：「碧城示社作，均戲成一首」）。此後部份社課題目包括如下：

- 《憶舊遊》（劉景堂主唱）；
- 《渡江雲·辛卯除夕花市》（廖恩燾主唱）；
- 《喜遷鶯·春山杜鵑花》（廖恩燾主唱）；
- 《南浦·春水》（廖恩燾主唱）；
- 「舞會」或「觀舞」（王韶生主唱，各家所用詞牌不一）；
- 《滿庭芳·贈歌者燕芳》（劉景堂主唱）；
- 《浪淘沙慢·送春》（劉景堂主唱）。

林汝珩參與了如上幾期社課，依題賦詞，有作品傳世。林詞《渡江雲·辛卯除夕花市》中的一句：「買花枝、難買年華」，被詞界同人視為上乘佳句，一時傳誦。誠如任友安所說：碧城是「香港堅社之中堅也」。¹⁸

堅社活動的一次高潮是1954年初，堅社詞友為廖恩燾祝九十大壽。廖恩燾撰寫《臨江仙》詞一首答謝各位。當日在場的詞友除廖老外，包括劉景堂、林汝珩、曾希穎、王韶生、羅忼烈、張粟秋、湯定華、區少幹、任援道、王季友，共十一人。老人在詞中用古人姓氏指代在場詞友。他用「林逋翔鶴健」句，描述林汝珩。¹⁹

1954年，廖恩燾辭世。正式的堅社隨之結束。堅社雖已不在，但堅社故人仍彼此來往唱和，多有佳作。1959年初，林汝珩病逝。嗚呼！1963年，香港詞壇泰斗劉景堂仙逝。這幾位堅社重要成員的相繼離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堅社同人多有悼念他們的詩詞。²⁰雖然其他堅社故人繼續填詞作詩，但堅社作為一個詞人群體已經凋零，不復存在。「堅社時代」結束。如果說堅社時代是開拓詞風的「英雄時代」，之後的香港詞壇以至今日是「後英雄時代」。

堅社一度印行自己的刊物：蠟紙刻板油印的《堅社詞刊》（見插圖）。堅社結束後，前堅社詞人仍然相當活躍，他們刊行了鉛字排印的《詩詞週刊》（見插圖），編輯為湯定華。這些刊物發表堅社詞人的新、舊作品。這樣堅社詞人的詞得以在香港文壇和社會流傳。黃坤堯教授給予堅社詞人高度評價：「推動香港詞風，影響至為深遠。」²¹ 香港這個東西冷戰的緩衝地、避難所，意外地造成了華語詩詞的一次繁榮。²² 相對於大陸和台灣的正統政權來說，香港寬鬆的意識形態語境能夠兼容並包。左、中、右各種政治傾向的人士，都找到了發展的空間，進而造就了超越地緣政治限制的「文化中國」。這可能是那些詞人當初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的。

林碧城詞

林汝珩一生中先後扮演了多種角色：學人、教育家、宦官、詞人、實業家。歷史一度把他推至危險的風口浪尖上。他的詞常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滄桑感，流露出刻骨銘心的真實情操。雖有唱和之作，沒有無病呻吟。況周頤（1859–1926，號「蕙風詞隱」）的弟子、詞學大師趙尊嶽如此評價林詞：「誠吾蕙風師所謂『必先有萬不得已者在』，而後始有性靈之作出者。非耶？」（《碧城樂府·趙尊嶽序》）此處涉及到中國現代詞論的一個中心問題，即詞的本質問題。《蕙風詞話》云：「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而能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也。」²³「萬不得已者」正是蕙風詞話的核心所在，即何謂性靈之作、真實感受。林汝珩詞的實踐佐證了蕙風詞話的理論。由於他的「萬不得已」的坎坷經歷，他的詞折射出感人的力量。正因為如此，我以為在所有堅社詞人中，林詞表達出最強烈的歷史滄桑感。當然「滄桑感」並不是他的詞的全部。《碧城樂府》還包含其他意境。

趙尊嶽又云：「君小令彌見風神，近元獻父子；慢詞取徑南宋，間效稼軒。媚而有骨，壯而有彩。寄託遙深，低徊欲絕。山河之感，氣類之雅，燕婉之私，一一宣洩。」林汝珩的詞包囊很多內容和主題，比如懷舊、詠物、遊饒、送別、節序、題記等等。根據趙尊嶽的說法，林汝珩的詞姑且可分為三類：「山河之感」，「氣類之雅」，「燕婉之私」。「山河之感」是詞人對歷史變遷、社稷興衰的感慨。「氣類之雅」是詞人對自然節氣、暑來寒往、春花秋月的詠歎。「燕婉之私」是詞人的浪漫情懷。此三種詞中又都含有詞人對故人、朋友、親人、子女的眷念之思。

至於林詞的風格，諸家對他有極高的評價。劉景堂云：「君詞近清初浙派，輕清不滯，勝近代之學夢窗而不到者遠矣」（《碧城樂府·劉景堂序》）。按《蕙風詞話》有言在先：「性情少，勿學稼軒。非絕頂聰明，勿學夢窗。」²⁴由此可見林碧城才華出眾、不同凡響。在湯定華看來，林碧城是集大成者，博取眾家之長，而溶為一爐。他說：

公論詞，力主熟讀四印齋所刻宋詞，並揣摩清人梁汾、珂雪、樊榭、稚圭、憶雲諸家，尤以鹿潭、半塘、彊邨為最。必先體備眾芳，始克自成面目。公與常派「自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渾化」之說，又益廣矣。故公之詞博貫各家，歷歷可見，未可以宋體、清裁、常宗、浙派限之也。（《碧城樂府·跋》）

林詞既追求形式的精雕細琢，也洋溢著厚重的情感和寄託；有婉約，有豪放；既夢窗，又稼軒；既見浙派的影子，也現常宗的特色。眾多詞人的聲音，都在他的詞裏回蕩。林詞工於音律，遵守四聲。粵語相對於其他方言對四聲更敏感。包括陳洵的《海綽詞》，音韻工協已是粵人填詞的一大長處。林詞讀起來韻律鏗鏘、氣勢流轉。

在其寫於1968年的文章〈廣東詞人與香港之因緣〉中，香港中文大學王韶生教授論述了近五十年來的香港詞的發展。他羅列評

介了八大名家，林碧城為其一。（其他七位為黎國廉、張學華、汪兆銓、崔師貫、廖恩燾、劉景堂、黃金佑。）他對林碧城的詞風，多有評點。講到《摸魚子·送仲嘉兒赴美》，王韶生云：「此詞風格頗似稼軒，其氣甚盛，其言甚壯，叮嚀數句，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也。」論及林碧城的一首小令，王云：「其風格宛似馮中正、歐陽永叔。」²⁵ 在全文的「結論」部份，王韶生引用《蕙風詞話》的「萬不得已者」之說，探討「詞心」問題。他所講述的八大詞人，都印證了蕙風的詞論。「吾觀玉蘂樓以次各家詞，或寓懷，或詠物，或登臨矚目，或觴詠流連，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蘭成江關之怨，離騷香草之思，其皆有不得已者乎。」²⁶

《碧城樂府》的前三首詞獻給夫人吳佩瑜，寫於1940年代中期、後期。第二首是《賀新郎·再贈佩瑜九妹》。

歷歷猶能記。想當年、小喬初嫁，綺妝新試。百合花園雲錦簇，裊裊輕紗垂地。算廿載、流光過矣。愁女癡兒都長大，更霜飄兩鬢紛如此。渾似夢，幾彈指。

經年堅臥西風裏。儘沉吟、草間偷活，望門投止。慚愧良辰成虛度，一笑看天而已。尚差勝、牛衣相對。待得重逢花燭日，共瓊筵拼卻龍鍾醉。還細說、此時事。

詞上闕講過去，回憶二十年前結婚的美好盛況，套用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句：「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詞人感嘆時間的流逝。人生如夢，轉瞬間二十年已過去。孩子們都長大，而自己也兩鬢生霜。下半闕起句講到現在，語氣一變，格調低沉。「經年堅臥西風裏。儘沉吟、草間偷活，望門投止。慚愧良辰成虛度，一笑看天而已。尚差勝、牛衣相對。」此時正是詞人一生中最為消沉的日子，隱身江湖。每當仰望明月，則別有一番滋味。詞結尾盼望未來，語氣又一變。「待得重逢花燭日，共瓊筵拼卻龍鍾醉。還細說、此時事。」精神一振，對未來充滿希望。全詞跌宕有致，從過去講到現在，又遙想未來，由幸福、而

低沉、而昂奮，披露了詞人曲折的心路過程。患難與共的夫妻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恰巧的很，十年後的1957年，正是他們結婚三十週年，在香港他們舉辦了盛大的慶典筵席，「拼卻龍鍾醉」，踐約了十年前的願望。

《齊天樂·荷花，寄呈佩瑜夫人》是一篇悠揚美麗的愛情詩。此外，它又是一首曲折的時局詠嘆調。

月明遙夜相思處，幽香暗生南浦。水佩風裳，紅情綠意，還似雲鬟香霧。憑嬌待語。歎斷梗絲長，碎蓬心苦。一水盈盈，涉江羅襪甚情緒。

瑤池消息莫問。舊淒涼宛在，堪向誰訴？太液波翻，海山夢斷，剩得亭亭如許。盤心清露，儘盡化珍珠，漫傳幽素。見說扁舟，五湖輕自負。

此詞作於1948年初，其時碧城自津沽返香港，夫人暫留津。題為《荷花》，循古詩詞詠物之常規，不宜直言所詠之物。且詠物多以言志，故多以典故及令人能夠聯想到所詠物之辭句以表達自己的思想。因而語多雙關，寄託深遠，誠如《蕙風詞話》所謂「詞貴意多」。²⁷

上闕寫思念遠方夫人，首兩句點明「相思」。「南浦」既為送別之地亦為暗香荷花生長之處。「水佩風裳，紅情綠意，還似雲鬟香霧」，既寫荷花，又寫夫人，人物合一，情景交融。詞人描寫夫人之形象，又遙想夫人思念丈夫（用杜甫詩《月夜》意境）。七、八句寫思念之苦。蓮梗斷自喻人各一方而絲長不斷，絲與思諧音，思念也。「碎蓬心苦」，言思念之苦。後兩句用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句，表達水天相隔欲采贈不得。不僅既寫花又喻人，且上闕首尾相呼應。

下闕轉以荷花生長處之典喻事，抒發悲愴之感。瑤池乃西王母居地，暗指汪精衛夫人及其有關人士之處境。因政權更迭而遭株連，古今亦然（「舊淒涼宛在」句）。太液三句：太液為舊皇家宮

苑，暗喻汪政權已覆沒。太液波翻芙蓉自當零落，歷劫者保持周敦頤《愛蓮說》所讚頌之君子氣質而「亭亭如許」。緊接「盤心清露，儘盡化珍珠，漫傳幽素」句三典疊用。「盤心清露」引南宋張炎《詠荷葉》詞中「盤心清露如鉛水」句。張炎借用金銅仙人辭漢「清淚如鉛水」之典故（見《念奴嬌·客館新涼，倚聲排日，約希穎、定華同賦》注釋13），抒發對北宋故國之懷念。碧城既借用以抒懷，又巧用「鮫人」之典，深情道出縱使自己能如鮫人以淚化珍珠報恩，亦徒枉然。結尾則以芙蓉生長的「五湖」示意夫人自己今後將欲效范蠡隱退轉向商賈。詞最後兩句引用范蠡與西施的故事。范蠡辭別官場，轉而經商，攜情人西施泛舟江湖。全詞文辭工整而秀麗，情感含蓄而真摯，韻味無窮。

《摸魚子·送仲嘉兒赴美》也是一篇值得回味的長調慢詞。

背西風、提攜何往？煙波渺渺南浦。年年傷別傷秋慣，省識河橋深處。行且住。念此去、江山信美非吾土。叮嚀爾汝。縱萬里乾坤，十年書劍，莫忘神州路。

憑誰訴？曷不生兒愚魯，趨庭繞膝朝暮。天涯冷落霜風緊，姜被夜寒何補？千萬縷，歎白髮緣愁，哀樂中年度。憑欄無語。看碧海青天，沖霄鴻鵠，振翮乘風去。

詞寫於1949年。父親囑咐去美國留學兒子，即使異國他鄉再好，也不可忘記自己的祖國。「念此去、江山信美非吾土。叮嚀爾汝。縱萬里乾坤，十年書劍，莫忘神州路。」下闕情緒一轉，傾訴中年的孤獨和悲哀。幾個孩子遠走他鄉求學，都不在自己身邊。「憑誰訴？曷不生兒愚魯，趨庭繞膝朝暮。」詞人自問：為什麼不生養幾個性情遲鈍的孩子，這樣他們會留在家裏、朝朝暮暮陪伴自己？自己早生華髮，只剩得「天涯冷落霜風緊」。詞結尾的語氣筆鋒一轉，詞人跳躍思維，對孩子和未來寄予極大希望，格調積極向上。「看碧海青天，沖霄鴻鵠，振翮乘風去。」

《碧城樂府》裏大量的詞瀰漫著往事不堪回首的滄桑感。詞人失去了很多東西：家園、故國、社稷、友人、親人。他不能夠回到大陸；他的政治團體煙消灰散；他的子女遠在天涯各一方；他永遠見不到昔日的情人。跌宕生涯往往產生最真摯的情感。從屈原到司馬遷、從李後主到王國維，這似乎是亘古不變的道理。

林的許多詞中，上闕追憶以往的美好時光，而下闕感嘆今日的滄涼，上下兩部份形成強烈的對比。一首詞中，甚至一闕之內多起波瀾，有詞家所謂順、逆、提、頓、轉、折之法。《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憶舊遊·記梨渦宛轉》、《瑞鶴仙·庚寅二月和夢窗韻》、《渡江雲·香江重見希穎，詞以寄之》等等，都投射出往日榮華、而今飄零的情緒。想當初，「如虹劍氣，驚座競豪觴。問君酣醉意，碎拂珊瑚未抵少年狂」（《渡江雲》）。「正酒市飛箋，歌壇掩扇，玉罍金腔。清江，納涼畫舫，共嬋娟雙槳入橫塘」（《木蘭花慢》）。而如今，「滄桑。往事已黃梁，潘鬢也成霜。想金粉樓臺，烏衣門巷，唯有斜陽」（《木蘭花慢》）。

如同歷史上無數的文人騷客，林汝珩也毫無例外地是個風流情種，個儻公子。眾多女性走入他不同的生活階段。他將浪漫經歷升華成洗練的詩篇。《憶舊遊·記梨渦宛轉》回憶詞人當年在上海灘與一位名舞女的一段情緣。文辭精煉，感情細膩，音韻工協，乃上乘之作。

記梨渦宛轉，絮語呢喃，對鏡梳妝。洗粉鉛都淨，舞衫初換了，淺淡衣裳。小樓綠陰深處，倩影併臨窗。正海燕巢成，春風如醉，相對雕樑。

倉皇。辭社日，甚一霎狂飆，吹散樓香。臨分殷勤語，是玉環吩咐，第一難忘。陌頭又飛花絮，回首幾滄桑。漫屈指歸期，前歡後約空斷腸。

詞開頭僅短短三句，便勾勒出一個栩栩如生、灼灼可愛的女子形象。下面又是僅用短短三句，就將事件原委敘述得清清楚楚。昔

日舞女洗去粉脂，脫下豔裝，換上樸素的服飾，決計從一而終。兩個情人陶醉在他們新築的甜蜜的愛窩裏，忘乎所以。「小樓綠陰深處，倩影併臨窗。正海燕巢成，春風如醉，相對雕樑。」這是絕妙的風情畫。

下片陡然變化。起句用李煜(李後主)詞《破陣子》：「最是倉皇辭廟日。」如同李後主，詞人此時同樣遭遇政權的更替，而倉皇出走。現實和歷史無情地拆散了一對熱戀的鴛鴦。往事不堪回首。大地回春、「陌頭又飛花絮」，節氣的變化更增添了詞人永久的遺憾和惆悵。

林詞善於人物的心理刻畫，時常達到唯妙唯肖、逼真貼切的境界。試看《高陽臺·迷蝶花沉》。

迷蝶花沉，征鴻事渺，綠楊朱戶誰家？一曲迴闌，斷腸咫尺天涯。青衫欲待么弦訴，恐淹留、終誤琵琶。最堪嗟、一樹啼鶉，幾度飛花。

當年歡暢知何處？正朝雲出岫，夜月籠沙。學說吳腔，贏他笑我咿呀。霜濃且道休歸去，驀回眸、頓暈紅霞。玉釵斜，癡說來生，暗數年華。

詞人回憶當年自己和某大戶人家的江南女子的不尋常「偷歡」經歷。詞中講述的事情應當於汪精衛尚在國民政府任職時。很可能是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重慶期間(當時夫人及子女居香港)。開首兩句：「迷蝶之花」已沉萎，有抱負之「征鴻」之往事已渺然，表示述說的是一對男女遙遠的往事。接下四句，點出所戀者為何許人。「綠楊朱戶」兼有「一曲迴闌」乃富豪官宦之家。戀人或為「侯門一入深如海」之怨婦，或為已有所屬的風塵女子。故咫尺天涯難於相親相見，亦恐偷情累及女方。故有「青衫欲待么絃訴，恐淹留終誤琵琶」之嘆。後兩句，寫因離多會少，見飛花聽啼鶉徒增思念之苦。上闕道出悲劇之戀情。

下闕轉入甜美的回憶，描寫雙方會面時的情景更是妙語連珠。「霜濃且道休歸去」一句巧妙地運用了宋人周邦彥的名篇《少年遊》的典故：「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名妓李師師藉口天涼夜晚、「馬滑霜濃」，請造訪的徽宗皇帝留宿。「驀回眸、頓暈紅霞」乃傳神之筆，勾畫出女子既羞答又喜悅的心情。結尾兩句刻畫這對今生無望結合之戀人。他們細數今生尚有幾許、何日共度來生。此情此景，纏綿淒婉，令人叫絕。全詞描寫詞人與往日情人相會，詼諧生動，活龍活現，妙筆生花。整個作品「啾呀」協韻，娓娓道來，朗朗上口。

林不僅工於長調慢詞，而且對小令的掌握運用，亦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他用《鷓鴣天》、《踏莎行》、《浣溪沙》、《南鄉子》、《採桑子》、《酷相思》等詞牌，填寫不少佳作。他的小令往往一氣呵成，音韻嘹亮，語已盡而餘音不絕。

晚年林忙於房地產生意，對填詞稍有鬆懈。他坦率地反思自己的商人/詞人的雙重身份。試讀《鷓鴣天·丁酉重午》。

小院珠榴又吐紅，隱聞競渡鼓咚咚。書丹老眼憑雙鏡，浮白
枯腸醉一盅。

風物異，歲時同。驚回黍夢已成翁。神仙奪了生花筆，笑與
兒曹逐臭銅。

日暖花開，萬木競秀，一年一度的龍舟節，在香港上熱熱鬧鬧地舉行。對此場景，詞人感到自己的衰老。「驚回黍夢已成翁」句又追憶當年從政的黃粱夢。夢醒時分，領悟世事浮沈，變得更聰明。最後，他用自嘲反諷的筆調，反省自己忙於賺錢、「逐臭銅」，而疏於翰墨。神仙並沒有奪走他的「生花筆」。他以美妙的詞句，對自己的境況進行了幽默而貼切的分析。

應當提到，香港的人文地貌也作為「歷史主體」，在碧城詞中得以再現而進入文雅的古典詩詞。早先堅社同人通過各期社課已

將不少香港地名寫入文學史。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碧城的詞《燭影搖紅·乘火車遊新界，同希穎、定華》。

跨海穿山，繞輪怒軌風雷起。萬巖千壑眼前來，輕檝橫天際。倚侶新詞促倚，總輸他、江郎逸思，不如休矣。搔首窗前，畫圖癡對。

南國新登，水鄉產物豐魚米。小樓堤畔酒旗斜，薄飲成微醉。入望峯巒滴翠。近黃昏、秋容更媚。歸途未晚，談笑相看，勞生能幾？

這是一幅誘人的現代香港的風景圖。火車、船隻、海角、天邊、山峰、酒樓、魚米盡在眼中。景物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既有現代化的火車，又有古典田園風光。香港的秋天格外明媚。詞人觸景生情，舉杯感嘆，人生幾何？面對此般壯麗圖景，詞人竟無話可說，「不如休矣。搔首窗前，畫圖癡對」。眼前景物超越了文學的再現能力和語言的表達功能。從中國傳統詩學的角度來看，王韶生評論道：「此詞寫郊遊之樂。『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蓋得風人之旨也。」²⁸

1958年林汝珩的大隆建築公司業務正如日中天。他雖忙於事務，得悉摯友之幼女赴加拿大留學，在百忙中賦詞勉勵，作品中充滿了積極向上的情趣。

《踏莎行·送小瑛世講留學加拿大》

秋水方生，征帆掛起，乾坤浩蕩疑無際。高飛黃鵠意如何？壯圖豈讓男兒志。

謝女工詩，曹家續史，今番應笑全無味。要憑力學創新知，九州舞動風雲麗。

「秋水方生」句，借用莊子名篇《秋水》，既寫景物，又談哲理。像故事中的河伯一樣，國人走到海口、見到大洋，意識到傳統內陸文明的局限和世界的廣大。「乾坤浩蕩疑無際」句中的「疑」用

得好。詞人的存疑精神，似乎又在和古代哲人對話。《莊子·養生主》留有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回林碧城反用莊子意思，強調現代人應當排除消極情緒而努力探索無垠的世界。巾幗不讓鬚眉，女子和男兒一樣，都能幹出一番事業：「壯圖豈讓男兒志」。中國傳統的教育和知識結構存有不足之處，年輕人須走出國門，努力學習現代科學。「要憑力學創新知，九州舞動風雲麗。」碧城在此憧憬中國的美好未來。

在《碧城樂府》的結構上和主題上，《踏莎行·送小瑛世講留學加拿大》呼應集子中前面兩首送別詞（第四首《摸魚子·送仲嘉兒赴美》和第五首《水調歌頭·送林建明赴美》）。1949年秋，在學校開學之際，詞人送別自己兒子和友人的兒子去美國留學。九年過後，又一個秋天來臨，作為長輩的詞人再次送走一位晚輩赴北美留學。三首送別詞都對後人寄與厚望，將其視為「衝霄鴻鵠」，前程無量。

結語

《碧城樂府》全卷的結構，看似隨意，其實很有章法，多層次首尾呼應。它有一個大概的時間順序，從1947年（結婚二十周年）到1958年（戊戌年），詞人辭世的前一年。它以吳佩瑜夫人起（前三首詞），以吳佩瑜夫人（倒數第二首詞《渡江雲》）和新女性結。儘管詞人時而牢騷滿腹，全書以夫妻恩愛開局，又以大團圓收尾（夫人的校友聯歡會）。集子前部以兩篇送別詞（第四首和第五首）來寄託對子女、晚輩和中國的期待，集子最後又用一篇送別友人的子女的詞，展示未來。

堅社故人王韶生教授緬懷詞友，寫下《鷓鴣天·讀〈碧城樂府〉》。詞中他對林汝珩的評價，恰似中肯。「吟秀句，寫烏絲。茫茫天運古如斯。南柯早醒娑婆舞，祇剩才名世共知。」²⁹ 林汝珩的宦海浮沉猶如南柯一夢。得以萬世流芳的是他的詞和才華。

產生於二十世紀的古典詩詞也是現代華語文學的一部份。舊體文學有其獨特的韻味、魅力和內涵。學者應當致力於保存、整理、挖掘這類文化遺產，將其寫入現代文學史。迄今《碧城樂府》的流傳只限於少數朋友、詞人和親屬。圖書館亦無收藏，幾於流失。如今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這部詞集，使其見諸於公眾，這是值得慶幸的事情。

注釋

1. 廖恩燾，〈影樹亭與滄海樓合印詞稿序〉，廖恩燾、劉景堂，《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香港：1952年，1頁。
2. 見雲貴總督劉嶽昭上奏清廷軍機處的公文：《奏請以林彭齡署邱北縣知縣》，同治九年（1870年）。原件藏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3. 歐仰羲、梁崇鼎等，《貴縣志》，卷十六，「人物·列傳」，民國二十三年（1934）原版；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第四五九頁，總986頁。
4. 王文韶，《續雲南通志稿》（光緒二十四年刊本，1898年），卷六十三，「學校志」，十三頁。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年，總頁3549-50。
5. 陳嘉藹，〈淪陷時期的廣東大學〉，《羊城杏壇憶舊》，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339頁。
6. 見葉嘉瑩教授講演，「汪精衛詩詞之中的『精衛情結』」，影碟及附帶冊子第32頁，臺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演講節本另發表於《印刻文學生活》（台灣），第五卷，第七期，2009年3月，汪夢川整理，見第116頁。
7. 羅忼烈，〈憶廖恩燾·談《嬉笑集》〉，《詩詞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1982年，132頁。羅忼烈又說：「余與懺齋伯端二老共結堅社，其後曾希穎王韶生諸君相繼來」云云。見羅忼烈，〈《燕山亭》序〉，《兩小山齋樂府》，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2002年，37頁。關於堅社的成立，王韶生另有詳細介紹，見王韶生，〈記香港兩大詞人〉，《懷冰室文學論集》，香港：志文出版社，1981年，294頁。

8. 任友安，《鷓鴣憶舊詞》，香港：天文臺報社出版社，1990年，165頁。
9. 廖恩燾、劉景堂，《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香港：1952年，19–26頁。
10. 王韶生，《記香港兩大詞人》，香港：志文出版社，1981年，294頁。
11. 廖恩燾、劉景堂，《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香港：1952年，28頁。原文是：「石塘晚眺，清真聲均，堅社五期課。」這與前面標明的「《千秋歲》：海灣觀浴，五期社課」相矛盾。疑是六期社課，故改。
12. 劉景堂，《劉伯端滄海樓集》，黃坤堯編纂，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116頁。
13. 張紉詩，《張紉詩詩詞文集》，香港：1962年，53頁。
14. 區少幹，《四近樓詩草》，香港：1970年，51頁。
15. 劉景堂，《劉伯端滄海樓集》，142頁。
16. 劉景堂，《劉伯端滄海樓集》，139頁。
17. 劉景堂將他的詞集《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與《滄海樓詞鈔》各一本，贈送給林碧城，並手書題字「碧城詞長正拍，璞翁」。林的家人保存至今。
18. 任友安，《鷓鴣憶舊詞》，香港：天文臺報社出版社，1990年，50頁。
19. 關於此次盛會，見王韶生，〈記香港兩大詞人〉，《懷冰室文學論集》，香港：志文出版社，1981年，294–295頁。亦見任友安，《鷓鴣憶舊詞》，香港：天文臺報社出版社，1990年，35頁。
20. 這些詩詞散見諸家集子。見本書〈參考資料：友情、酬唱、懷念〉。例如，曾希穎作詞《木蘭花慢》「悼汝珩」，後收入其弟子編的曾希穎《潮青閣詩詞》，香港：1986，67頁。此詞也作為《碧城樂府》（1959年）的題詞。
21. 黃坤堯，〈前言〉，《劉伯端滄海樓集》，56頁。
22. 參見王韶生，〈中國詩詞在香港之發展〉，《懷冰室文學論集》，香港：志文出版社，1981年，333–342頁。
23.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二十七條。況周頤、王國維，《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王幼安校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0頁。
24.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四十九條，16頁。
25. 王韶生，〈廣東詞人與香港之因緣〉，《懷冰室文學論集》，香港：志文出版社，1981年，321–322頁。

26. 王韶生，〈廣東詞人與香港之因緣〉，325 頁。
27.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四十條，14 頁。
28. 王韶生，〈廣東詞人與香港之因緣〉，322 頁。
29. 王韶生，《懷冰室集》，臺北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4，126 頁。

碧城樂府

番禺 林汝珩 碧城

劉景堂序^{〔1〕}

辛卯春^{〔2〕}，余因廖懺菴丈始識汝珩^{〔3〕}。於時並偕曾、王、羅、張、湯諸子共結堅社^{〔4〕}。每月集於懺菴丈之影樹亭，各出所作，互相評隲，及研討古今聲家之得失。無汲汲求名之弊，而有唱和應求之樂。忽爾三年，懺菴丈歿，茲事遂廢。君以他事相絆不能專致力於詞，恆以為憾。君方當盛年，不謂相會無多，又溘然長逝。詞場零落，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君家人搜集遺稿共六十餘闕，以余知君較深，屬為序言。君詞近清初浙派^{〔5〕}，輕清不滯，勝近代之學夢窗而不到者遠矣^{〔6〕}。余何足知君，僅敘交遊始末並感舊神傷而已。己亥五月^{〔7〕}劉景堂

注釋

- 〔1〕 劉景堂：(1887–1963)，號伯端，別署璞翁。廣東番禺人。香港詩詞大家，著有《心影詞》、《海客詞》、《滄海樓詞》、《空桑夢語》等。
- 〔2〕 辛卯：為1951年。
- 〔3〕 廖恩燾：(1865–1954)，字鳳舒，號懺庵，影樹亭主人。廣東惠陽人，廖恩煦(仲愷)胞兄。清末民國外交官、名士、詞人。著有《懺齋詞》、《半舫齋詩餘》、《捫蝨談室詞》、《影樹亭詞》、《嘻笑集》等。1950年代初在香港與劉景堂等人發起詞社「堅社」。
- 〔4〕 曾、王、羅、張、湯諸子：為曾希穎、王韶生、羅忼烈、張叔儔、張紉詩、湯定華等人。
- 〔5〕 清初浙派詞：亦稱浙西派。與清初「陽羨派」同時崛起。浙派開山人為朱彝尊，提倡南宋姜夔、張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詞風。
- 〔6〕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南宋著名詞人，四明(今浙江寧波)人，著有《夢窗詞》三百四十餘首。
- 〔7〕 己亥：為1959年。

趙尊嶽序^{〔1〕}

林子汝珩，振奇人也。生丁俶擾之世。學而優則仕，邦無道則隱，治生則以賈，行誼則以儒。卒乃以詞重於時。固知其微尚所托，終翛然於塵壻九州以外，初非仕宦貨殖之所能局其器而盡其人也。君治詞且將中歲，略似彊邨老人^{〔2〕}。老人猶得四印翁指授^{〔3〕}，掖之誘之，克底於大成。而君則無所師。避兵藕孔侘傺居複壁間，日展《金荃》、《蘭畹》以自怡悅^{〔4〕}，積之以漸，持之以恆。舉凡情致之所揚溢，笙磬之所應求，需乎心者發乎口，逆諸意者肆諸言，遂乃自成其歌章篇什。誠吾蕙風師所謂必先有「萬不得已者在」^{〔5〕}，而後始有性靈之作出者。非耶？君小令彌見風神，近元獻父子^{〔6〕}；慢詞取徑南宋，間倣稼軒^{〔7〕}。媚而有骨，壯而有彩。寄託遙深，低徊欲絕。山河之感，氣類之雅，燕婉之私，一一宣洩。為精金，為純璞，迥非恆蹊所可程限。余與同客港海十年，數數相見。有所作輒以書示，為擊節者至再。而拙稿之存君案隅者，亦累累也。同聲璞翁、希穎諸君子尤繩其長，頗欲招邀結社，相互督課，資為策勵，以余南涉遐荒而罷。旋聞君歸道山，為之慟悼。玉田、碧山苔岑之跡徵於行卷^{〔8〕}，竊欲比附以繼前修謁者。佩瑜夫人整輯遺著^{〔9〕}，將謀永其傳。余適來蒞，得先事讎讀，約略如見其平生。黃墟之感、西州之役，竟不知其涕淚之何從也。爰綴序言，藉識歲月，以示世之知者。己亥^{〔10〕}灌佛日武進趙尊嶽書於珍重行館

注釋

- 〔1〕 趙尊嶽：（1898–1965），字叔雍，號珍重閣，又號高梧軒，江蘇武進人。父親趙鳳昌為清兩江總督張之洞幕僚。趙尊嶽乃詩詞集大成者，況周頤（蕙風）之弟子。編輯《明詞薈刊》，著有《高梧軒詩全集》、《珍重閣詞集》等。1950年移居香港，1958年應聘新加坡大學，主講國學。

- [2] 彊邨老人：為朱孝臧，一名祖謀，號彊村，清末民初人。著作有《彊村叢書》，《彊村樂府》，《彊村詞》，《彊村詞賸稿》，《彊村集外詞》等。
- [3] 四印翁：為清末王鵬運，號半塘老人，編輯《四印齋所刻詞》。
- [4] 《金荃》、《蘭畹》：曲調名，亦詞集名，後泛指詞。
- [5] 蕙風師：為況周頤，清末民初詞人，晚號蕙風詞隱。著作有《蕙風詞話》、《蕙風詞》等。
- [6] 元獻父子：為宋晏殊、晏幾道父子。晏殊，字同叔，諡元獻。工詩文，其詞承南唐系統，為北宋初一大家。著有《珠玉詞》。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晏殊第七子。著有《小山詞》，詞風逼近乃父，後人稱他們父子為「大晏小晏」。
- [7] 稼軒：為辛棄疾，號稼軒，南宋著名詞人。著有《稼軒長短句》、《稼軒詞》。
- [8] 玉田：為張炎，字叔夏，號玉田，宋元間詞人。著有《詞源》、《山中白雲詞》。碧山：為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中仙、玉笥山人，宋代詞人。著有《碧山樂府》。
- [9] 佩瑜夫人：吳佩瑜，又名吳堅，碧城夫人。
- [10] 己亥：為1959年。

題詞

木蘭花慢

曾希穎^{〔1〕}

絕春殘夢綺^{〔2〕}，
拚餘日^{〔3〕}，
對遺綃^{〔4〕}。
歎校易訶林^{〔5〕}，
填詞堅社，
事比天遙。
無聊，
漫賡剩譜^{〔6〕}，
怕哀絃塵滯不堪調。
埋骨青山何處^{〔7〕}？
斷魂楚些難招^{〔8〕}。

行瓢^{〔9〕}。
客路久飄蕭^{〔10〕}，
流水送前朝^{〔11〕}。
問氣盡鳶肩^{〔12〕}，
才蠲鵬臆^{〔13〕}，
此恨誰銷？
條條，
未乾燭淚，
更咽風隣笛聽連宵^{〔14〕}。
梁月三更欲落^{〔15〕}，
心香一瓣長燒^{〔16〕}。

注釋

- [1] 曾希穎：原名廣雋，號了庵，又號思堂。廣東番禺人。早年遊學蘇聯，於莫斯科學習政治軍事。民國時期廣東詩壇「南園今五子」之一。1940年代末，移居香港，任教上庠。堅社成員之一。去世後門人洪肇平整理遺稿，輯成《潮青閣詩詞》。該詞《木蘭花慢》為曾希穎1959年《碧城樂府》詞集編輯出版時所作題詞。
- [2] 絕春殘夢綺：指春天已到盡頭，美好的夢已斷絕。
- [3] 餘日：指晚年。見漢班固《漢書·孝宣皇帝紀》：「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
- [4] 綃：用生絲織成有花紋之綢。古時書籍常用絲綢做封面。遺綃意指碧城遺作《碧城樂府》書稿。
- [5] 訶林：地名，為廣州光孝寺。因寺苑中多種植訶子樹，又稱為「訶林」。1940年至1942年期間廣東大學曾辦學在寺內，作者在該校講授國學，碧城任校長。
- [6] 賡：繼續，連續。見宋張耒《屋東》詩：「賴有西鄰好詩句，賡酬終日自忘饑。」
- [7] 埋骨青山何處：清龔自珍《己亥雜詩之一》：「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碧城赴美治病，1959年病逝美國。故云。
- [8] 楚些：原指屈原《楚辭·招魂》。該文是用楚民間流行的招魂詞的形式寫成，句尾皆有「些」字。後因此指招魂歌。見唐殷堯藩《楚江懷古》詩：「騷靈不可見，楚些竟誰聞？」
- [9] 行瓢：即行瓢杯酒。以用瓢飲酒來表示二人情意深長。古人常把盛酒的器皿稱「瓢杓」、「瓢壺」。
- [10] 飄蕭：指鬢髮稀疏貌。見唐杜甫《義鵲行》詩：「飄蕭覺素髮，凜欲沖儒冠。」明邵濂《香囊記·慶壽》：「素髮飄蕭，朱顏委謝。」
- [11] 流水：形容流逝的歲月。見唐韋應物《淮上喜會梁州故人》詩：「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前朝：指過去的朝代。見唐劉禹錫《楊柳枝詞》之一：「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 [12] 鳶肩：指兩肩上聳，像鷓鴣棲止時的樣子。該句鳶肩指唐朝經世名臣馬周。見明李贄《藏書》記載，貞觀年間馬周官拜至中書令，善敷奏，機辯明銳，論事會文切理，甚為皇帝器重。然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年四十八卒。贈幽州都督。
- [13] 蠲：指免除，消除。鵲：為古書上所說的一種不祥之鳥，形似貓頭

鷹。該句鵬指賈誼。出自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上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賈誼十八歲便以讀書廣博、善寫文章聞名，二十二歲被漢文帝召為博士，後升太中大夫，三十三歲終。曾由於提出政治改革建議，受排斥，外放為長沙王太傅。為長沙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遂作《鵩鳥賦》，以抒寫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對時政的不滿情緒，並闡述人生哲理。臆：通意，意料，推測。此句及上句皆喻碧城。

- [14] 鄰笛：見南北朝梁蕭統《文選·向秀思舊賦序》記載：晉向秀經過已故舊友嵇康舊居，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亮，感音而歎，為作《思舊賦》。
- [15] 梁月三更：借用唐杜甫《夢李白》詩一：「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詩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之意。
- [16] 心香一瓣：比喻心中真誠敬禮，如燃香供佛。見清無垢遺人《八仙全傳》第七十二回：「我李玄只有心香一瓣，謹祝諸兄福壽綿長而已。」

鷓鴣天

結婚二十周年之日〔1〕，詞贈佩瑜九妹〔2〕

廿載同甘共苦辛，
今朝杯杓莫辭頻〔3〕。
鬢鬢漸覺風霜滿〔4〕，
恩愛常如歲月新。

漚泡影〔5〕，劫餘身。
青山留得耦耕人〔6〕。
菊黃蘭紫渾無恙〔7〕，
相對佳辰意倍欣。

 注釋

- 〔1〕 此詞作於1947年，此時碧城與夫人居住天津。
- 〔2〕 佩瑜九妹：即佩瑜夫人，參見《趙尊嶽序》注釋〔9〕。
- 〔3〕 杯杓：亦作杯勺，指酒杯和杓子，借指飲酒。見漢班固《漢書·蒯伍江息夫傳》：「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宋張元幹《蘭陵王》詞：「屏山掩，沉水倦熏，中酒心情怯杯勺。」
- 〔4〕 鬢鬢：指臉旁靠近耳朵的美髮。見南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卷九·招魂》：「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鬢鬢下髮，形貌奇異，不與眾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
- 〔5〕 漚泡影：漚泡指水中氣泡。比喻容易消失的事物。見明張景戲曲《飛丸記》第三齣「賞春話別」：「君聽：歎世人似漚浮泡影，笑眼前繁華富貴，可能常定？」
- 〔6〕 耦耕人：指避世的隱者。見《論語·微子》記述的長沮、桀溺耦而耕之事。唐皇甫冉《題裴二十一新園》詩：「窮年無牽綴，往事惜淪誤，唯見耦耕人，朝朝自來去。」宋方嶽《勸耕》詩：「歸歟我亦耦耕人，麥隴桑畦意自親。」

- 〔7〕菊黃：喻隱逸者。見宋周敦頤《愛蓮說》：「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蘭紫：喻氣質高潔女子。見南朝鮑昭《蕪城賦》：「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質蘭心，玉貌絳唇。」此句借菊黃、蘭紫比喻碧城自己與夫人。



圖一：菊黃蘭紫

賀新郎

再贈佩瑜九妹

歷歷猶能記⁽¹⁾。
想當年、
小喬初嫁⁽²⁾，
綺妝新試。
百合花團雲錦簇，
裊裊輕紗垂地⁽³⁾。
算廿載、
流光過矣。
愁女癡兒都長大，
更霜飄兩鬢紛如此。
渾似夢，
幾彈指⁽⁴⁾。

經年堅臥西風裏⁽⁵⁾。
儘沈吟、
草間偷活⁽⁶⁾，
望門投止⁽⁷⁾。
慚愧良辰成虛度，
一笑看天而已。
尚差勝⁽⁸⁾、
牛衣相對⁽⁹⁾。
待得重逢花燭日⁽¹⁰⁾，
共瓊筵拼卻龍鍾醉⁽¹¹⁾。
還細說、
此時事。

注釋

- [1] 歷歷：指清晰，逐一。見唐杜甫《歷歷》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宋孔平仲《月夜》詩：「更登高處望，歷歷見湖山。」
- [2] 小喬：指三國時喬公之女，周瑜之妻。喬，一作橋，姓。見西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橋公兩女，皆國色也。」宋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詞：「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 [3] 裊裊：形容輕盈纖美，或搖曳飄動。見唐杜甫《示獠奴阿段》詩：「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嫋嫋細泉分。」裊與嫋相通。
- [4] 彈指：佛教中的時間量詞，出自印度的梵語，佛家常用來比喻時光的短暫。見唐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元谷子敬《城南柳》第二折：「年光彈指過，世事轉頭空。」
- [5] 堅臥：指堅不出仕，隱居。見宋王禹偁《西京謝上表》：「慮堅臥以要君，遂力疾而受命。」明沈德符《野獲編·內閣一·宰相出山》：「近年王太倉，甲午以首揆得請，丁未再召當國，堅臥者五年，終不出，以至歿。」
- [6] 儘沉吟、草間偷活：用「草間偷活」的典故。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記載，晉朝叛將王敦，率叛軍攻打晉朝六軍，六軍大敗，左右文武勸掌軍將領周顛避難，周顛卻說：「我身為國家大臣，國家有難，怎能在草間苟且偷活，去投身胡虜。」明末清初吳偉業《賀新郎·病中有感》詞：「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沈吟：指深思，深深的思念。見宋秦觀《滿園花》詞：「一向沉吟久，淚珠盈襟袖。」宋姜夔《鷓鴣天·元夕有所夢》：「誰教歲歲紅蓮夜，兩處沉吟各自知。」
- [7] 望門投止：用東漢人張儉因得罪權貴，遭誣陷被迫逃亡的故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黨錮列傳》：「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清譚嗣同《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 [8] 尚差勝：指略勝一籌。見唐柳宗元《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
- [9] 牛衣相對：用「牛衣對泣」的典故。漢班固《漢書·卷七十六·趙尹韓張兩王傳》記載王章之事：「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

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牛衣：牛禦寒遮雨之覆蓋物。後人常用「牛衣對泣」來形容夫妻恩愛共度貧寒。

- 〔10〕花燭日：指結婚之日。舊時婚儀上常點燃飾有龍鳳花紋的蠟燭，故稱花燭。見南北朝庾信《和詠舞》詩：「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
- 〔11〕瓊筵：指美宴、盛宴。見南朝齊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龍鍾：指身體衰老、行動不便的樣子，或指潦倒不得志的樣子。見明程登吉《幼學瓊林》：「龍鍾，竹名。老者如竹枝搖曳，不自禁持。」唐白居易《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澧上》詩：「莫問龍鍾惡官職，且聽清脆好文篇。」

齊天樂

荷花，寄呈佩瑜夫人⁽¹⁾

月明遙夜相思處，
幽香暗生南浦⁽²⁾。
水佩風裳⁽³⁾，
紅情綠意⁽⁴⁾，
還似雲鬟香霧⁽⁵⁾。
憑嬌待語。
歎斷梗絲長，
碎蓬心苦⁽⁶⁾。
一水盈盈⁽⁷⁾，
涉江羅襪甚情緒⁽⁸⁾。

瑤池消息莫問⁽⁹⁾。
舊淒涼宛在，
堪向誰訴？
太液波翻⁽¹⁰⁾，
海山夢斷，
剩得亭亭如許⁽¹¹⁾。
盤心清露⁽¹²⁾，
儘盡化珍珠⁽¹³⁾，
漫傳幽素⁽¹⁴⁾。
見說扁舟，
五湖輕自負⁽¹⁵⁾。

注釋

- [1] 此詞作於1948年初，其時碧城自津沽返抵香港，夫人仍留津。
- [2] 南浦：地名，今江西南昌西南。泛指送別之地。見屈原《楚辭·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南朝江淹《別賦》詩：「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 [3] 水佩風裳：見唐李賀《蘇小小墓》詩：「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珮。」用以形容荷花、荷葉。後亦指飄忽的衣裳。宋姜夔《念奴嬌》詞：「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風裳無數。」
- [4] 紅情綠意：形容花繁葉茂的豔麗景色。見宋文同《約春》詩：「紅情綠意知多少，盡入涇川萬樹花。」此句紅情指荷花，綠意指荷葉。
- [5] 雲鬢：指高聳的環形髮髻。香霧：指女人的髮香透過霧氣。後人常以此形容年輕貌美女子。見唐杜甫《月夜》詩：「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 [6] 歎斷梗絲長，碎蓬心苦：見金元好問《邁陂塘》詞：「問蓮根、有絲多少，蓮心知為誰苦？」「絲」與「思」諧音，喻離別思念。
- [7] 一水盈盈：見《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盈盈：形容清澈。
- [8] 涉江羅襪甚情緒：見《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唐李白詩《折荷有贈》：「涉江玩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羅襪：絲制的襪子。見三國魏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情緒：指纏綿的情意。見宋晏幾道《梁州令》詞：「南樓楊柳多情緒，不繫行人住。」
- [9] 瑤池：傳說中西王母所居地，位於昆侖山上。見唐李商隱《瑤池》詩：「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 [10] 太液：指太液池，是唐代最重要皇家池苑。位於唐長安城大明宮。見唐白居易《長恨歌》詩：「太液芙蓉未央柳，歸來池苑皆依舊。」宋王清惠《滿江紅》詞：「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
- [11] 亭亭如許：見唐劉長卿《戲贈干越尼子歌》詩：「亭亭獨立青蓮下，忍草禪枝繞精舍。」宋周敦頤《愛蓮說》：「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

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亭亭：形容挺拔直立的樣子。

- [12] 盤心清露：指荷葉心上的水珠。見宋張炎《疏影·詠荷葉》詞：「盤心清露如鉛水，又一夜、西風吹折。」
- [13] 儘盡化珍珠：用「鮫人泣珠」的典故。晉張華《博物志》卷九：「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銷。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後常形容受恩施報。鮫人：魚尾人身，謂人魚之靈異者。
- [14] 漫：此處為徒然之意。見唐杜甫《賓至》詩：「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幽素：即幽情素心，指心底深處真實的情意。見唐李賀《傷心行》詩：「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宋吳文英《祝英台近·除夜立春》詞：「舊尊俎，玉纖曾擘黃柑，柔香繫幽素。」
- [15] 見說扁舟，五湖輕自負：據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六十九》記載：范蠡助越王勾踐滅吳國，洗雪會稽大敗於吳國的恥辱後，辭別越王，泛舟江湖，改名易姓到齊國，居陶山經商，稱朱公，致巨富。攜西施泛舟五湖之說未見《史記》，見於《越絕書》：「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五湖：見明程登吉《幼學瓊林》：「饒州之鄱陽，嶽州之青草，潤州之丹陽，鄂州之洞庭，蘇州之太湖，此為天下之五湖。」



圖二：荷花

摸魚子

送仲嘉兒赴美⁽¹⁾

背西風⁽²⁾、
提攜何往？
煙波渺渺南浦⁽³⁾。
年年傷別傷秋慣⁽⁴⁾，
省識河橋深處⁽⁵⁾。
行且住。
念此去、
江山信美非吾土⁽⁶⁾。
叮嚀爾汝。
縱萬里乾坤，
十年書劍⁽⁷⁾，
莫忘神州路⁽⁸⁾。

憑誰訴？
曷不生兒愚魯⁽⁹⁾，
趨庭繞膝朝暮⁽¹⁰⁾。
天涯冷落霜風緊，
姜被夜寒何補⁽¹¹⁾？
千萬縷，
歎白髮緣愁，
哀樂中年度⁽¹²⁾。
憑欄無語。
看碧海青天，
衝霄鴻鵠⁽¹³⁾，
振翮乘風去。

注釋

- [1] 林仲嘉：碧城次子。此詞是1949年送林仲嘉赴美留學時所作。
- [2] 西風：多指秋風。見唐杜牧《齊安郡中偶題二首》詩：「多少綠荷相依恨，一時回首背西風。」宋晏殊《蝶戀花》詞：「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
- [3] 南浦：參見第39頁《齊樂天·荷花，寄呈佩瑜夫人》注釋〔2〕。
- [4] 年年傷別傷秋慣：見清朱孝臧《暗香》詞：「傷別傷秋未算，還點鬢，新霜經著。」
- [5] 河橋：古橋名。故址在河南孟縣西南與孟津縣東北兩縣交界處黃河上。泛指送別之地。見唐宋之間《送別杜審言》詩：「臥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
- [6] 江山信美非吾土：出自三國魏王粲《登樓賦》：「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金元好問《石州慢·赴召史館，與德新丈別於岳祠新店，明日以此寄之》詞：「生平王粲，而今憔悴登樓，江山信美非吾土。」句中「美」亦暗指美國。碧城將前人元好問詞中之「江山信美非吾土」原句用於此詞中，此種襲用在古詩詞中屢見。如宋蘇軾將陶淵明《歸去來》詞中「歸去來兮」句用於其《滿庭芳·元豐七年四月一日》詞之首句：「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宋辛棄疾將杜甫《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詩中「儒冠多誤身」句用於其《阮郎歸·耒陽道中為張處父推官賦》詞之末句：「如今憔悴賦《招魂》，儒冠多誤身」。將蘇軾《水龍吟·元豐五年予謫居於黃夢扁舟渡江覺而異之》詞中「推枕惘然不見」句用於其《水調歌頭·趙昌父七月望日用東坡韻敘太白、東坡事見寄》詞中：「欲重歌兮夢覺，推枕惘然不見，人事底虧全」。
- [7] 十年書劍：見唐賈島《劍客》詩：「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為不平事？」書劍：指習文習武。
- [8] 神州路：見宋張元幹《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詞：「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神州：中國古稱。《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自有內九州，禹之序九州也。」
- [9] 曷：古代疑問詞。怎麼，何時之意。見晉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愚魯：愚蠢粗魯。見唐柳宗元《為韋京兆祭杜河中文》：「余弟宗卿，獲庇仁宇，命佐廉問，忘其愚魯。」

- [10] 趨庭：出自《論語·季氏》：「(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後以「趨庭」謂子承父教。繞膝：指圍繞膝下。形容子女侍奉父母。
- [11] 姜被：出自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姜肱傳》：「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李賢注引《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愷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後以「姜被」指兄弟手足之情。見唐杜牧《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詩：「旅館夜憂姜被冷，暮江寒覺晏裘輕。」清張廷璐《哭梁貢》詩：「魂依姜被霜華冷，腸斷蘇機血淚枯。」
- [12] 哀樂中年：形容人到中年對親友的傷感情緒。出自唐房玄齡《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
- [13] 鴻鵠：古代對天鵝的稱呼。常用鴻鵠來比喻志向遠大的人，用燕雀比喻庸俗小人。見漢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南朝丘遲《與陳伯之書》：「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水調歌頭

送林建明赴美〔1〕

留得餘生在，
把酒問蒼冥〔2〕。
大錐博浪何處〔3〕？
三戶竟亡秦〔4〕。
曾見胥濤堆雪〔5〕，
捲起英雄悲憤，
天地動威靈。
慷慨幾歌哭，
胸次若為平〔6〕。

傷今古，
思歲月，
淚同傾。
乾坤萬里、
浩蕩此際送君行。
休負倚天長劍〔7〕，
誰信西風玉骨〔8〕，
華髮已星星〔9〕。
揮手征鴻去，
燕雀莫相驚〔10〕。

注釋

- 〔1〕 此詞寫於1949年秋，碧城送已故朋友的兒子赴美國留學。
〔2〕 蒼冥：指蒼天。見宋文天祥《正氣歌》：「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3〕 大錐博浪：用張良博浪沙錐車的故事。秦始皇二十九年，秦始皇出

咸陽巡遊，車馬經博浪沙，張良與一壯士用重一百二十斤鐵錘，行刺秦始皇，誤中副車。漢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 [4] 三戶竟亡秦：用「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典故。漢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對此段文字，宋裴駟《集解》：「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唐司馬貞《索隱》及唐張守節《正義》皆認為三戶乃地名，在今河北省境內。《正義》云：「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
- [5] 胥濤：出自宋魯應龍《閑窗括異志》：「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屍於江，遂為濤神，謂之胥濤。」
- [6] 胸次：指胸中，亦指胸懷。出自《莊子·田子方》：「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宋黃庭堅《題高君正適軒》詩：「豁然開胸次，風至獨披襟。」
- [7] 休負倚天長劍：出自《莊子·雜篇·說劍》。劍有三種：天子劍、諸侯劍及庶人劍。天子之劍：「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劍：「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庶人之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一旦命已絕，無所用於國事。」楚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外。」晉阮籍《詠懷》詩：「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倚天長劍指莊子所論之天子劍。碧城借用莊子論劍之理，勉勵莫辜負赴美深造。
- [8] 西風玉骨：指人至暮年。見宋吳文英《好事近·秋飲》詞：「雁外雨絲絲，將恨和愁都織。玉骨西風添瘦，減尊前歌力。」宋周密《玉京秋》詞：「玉骨西風，恨最恨、閑卻新涼時節。楚蕭咽，誰寄西樓淡月。」
- [9] 華髮已星星：見宋韓元吉《水龍吟》詞：「恨劉郎鬢點，星星華髮，空回首、傷春暮。」宋姚雲文《紫萸香慢》詞：「盡烏紗、便隨風去，要天知道，華髮如此星星，歌罷涕零。」星星：形容頭髮花白稀疏的樣子。
- [10] 揮手征鴻去，燕雀莫相驚：鴻：大型雁類的泛稱，征鴻指遠飛的鴻雁。參見第44頁《摸魚子·送仲嘉兒赴美》注釋[13]。

踏莎行

淺鏡流紅^{〔1〕}，
 深簾冑絮^{〔2〕}，
 更兼日暮風和雨。
 便無風雨也飄零，
 好春知否難留住^{〔3〕}？

舊夢依依，
 新愁縷縷，
 閒庭豈是重來誤^{〔4〕}？
 綠陰未忍隔牆看，
 但知花落無尋處^{〔5〕}。

注釋

- 〔1〕 淺鏡流紅：清淺如鏡的水面漂流落花。
- 〔2〕 冑：懸掛，纏繞的意思。見唐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詩：「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冑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唐元稹《松樹》詩：「既無貞直幹，復有冑掛蟲。」
- 〔3〕 好春知否難留住：見宋歐陽修《蝶戀花》詞：「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碧城化用其意。
- 〔4〕 閒庭豈是重來誤：見清朱彝尊《金縷曲·初夏》詞：「花源豈是重來誤？尚依然、倚杏雕闌，笑桃朱戶。隔牆秋千看盡拆，過了幾番疏雨。」
- 〔5〕 但知花落無尋處：見宋辛棄疾《遊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詩：「花開花落無尋處，仿佛吹簫月夜聞。」

木蘭花慢

寄汪彥慈^{〔1〕}

冷秦淮皓月，
空回首，
少年狂^{〔2〕}。
正酒市飛箋^{〔3〕}，
歌壇掩扇，
玉罌金腔^{〔4〕}。
清江，
納涼畫舫，
共嬋娟雙槳入橫塘^{〔5〕}。
潭水情深一往^{〔6〕}，
當年枉種垂楊^{〔7〕}。

滄桑^{〔8〕}。
往事已黃梁^{〔9〕}，
潘鬢也成霜^{〔10〕}。
想金粉樓臺，
烏衣門巷，
惟有斜陽^{〔11〕}。
西窗，
待重剪燭^{〔12〕}，
且休談天寶舊淒涼^{〔13〕}。
明月梅花夢裡^{〔14〕}，
醒來涕淚千行。

注釋

- [1] 汪彥慈：汪精衛之侄，汪精衛堂兄汪兆銘之子。
- [2] 冷秦淮皓月，空回首，少年狂：為憶當年與汪彥慈在秦淮河之嬉遊。秦淮河：是南京第一大河。從六朝始兩岸酒家林立，濃酒笙歌，無數商船晝夜往來河上，許多歌女寄身其中。素稱「六朝煙月之區，金粉薈萃之所」。少年狂：見宋蘇軾《江城子》詞：「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
- [3] 飛箋：快速傳遞信件。見唐李白《答杜秀才五松見贈》詩：「飛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回恩榮。」此處指快信速招陪酒女郎。
- [4] 玉罌：玉制盛酒的器皿，圓口，三足。後用來形容美酒。見元張養浩《喜春來》曲：「興來時斟玉罌，看天上碧桃花。」清孔尚任《桃花扇·草檄》：「身在瑤台，笑斟玉罌，人生幾見此佳景。」
- [5] 嬋娟：形容姿態美好，指美女，亦指月亮。此句指美女。見唐方幹《贈趙崇侍御》詩：「卻教鸚鵡呼桃葉，便遣嬋娟唱竹枝。」宋蘇軾《水調歌頭》詞：「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橫塘：古堤名。在江蘇吳縣西南，也稱橫溪。後泛指水塘。見唐溫庭筠《池塘七夕》詩：「萬家砧杵三篙水，一夕橫塘似舊遊。」宋賀鑄《南歌子》詞：「一鉤新月渡橫塘。誰認凌波微步、襪塵香。」
- [6] 潭水情深：出自李白《贈汪倫》詩：「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桃花潭：水潭名，位於今安徽涇縣西南。此句借李白詩，憶汪彥慈當年深情送別。
- [7] 當年枉種垂楊：見宋周紫芝《踏莎行》詞：「一溪煙柳萬絲垂，無因繫得蘭舟住。」宋吳文英《唐多令》詞：「燕辭歸，客尚淹留。垂柳不繫裙帶住，漫長是，繫行舟。」碧城借用上二首詞句之意謂當年枉有垂楊，不繫行舟乃相別。漢代人即有「折柳贈別」的習俗。一則蓋因「柳」諧「留」音，折柳表示留客之意。二則《詩經·小雅·采薇》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句，故折柳亦有惜別之意。清褚人穫《堅瓠廣集》卷四又言：「送行之人豈無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地可活，為之祝願耳。」故古人寫離別常以楊柳襯喻別意。
- [8] 滄桑：即滄海桑田，指大海變農田，農田變大海。比喻世事變化很大。出自晉葛洪《神仙傳·麻姑》：「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

東海三為桑田。」明湯顯祖《牡丹亭·繕備》：「乍想起瓊花當年吹暗香，幾點新亭，無限滄桑。」

- [9] 黃粱：用「黃粱夢」的典故。唐沈既濟《異聞集·枕中記》記載，唐開元七年，盧生鬱鬱不得志，騎青駒穿短衣進京趕考，功名不就。一日途經邯鄲，在客店遇道士呂翁。盧生自歎貧困，呂翁便授以一瓷枕。盧生倚枕入睡，夢中娶了美女清河崔氏為妻，中了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中書令，封為燕國公。兒孫滿堂，享盡榮華富貴。八十歲時生病身亡。斷氣時，盧生一驚而醒，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呂翁仍坐在旁，店主人做的黃米飯還未熟。盧生謝道：「先生以此窒吾之欲。」
- [10] 潘鬢：指晉文學家潘岳。潘中年白髮，著《秋興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後指中年鬢髮初白。見唐李德裕《秋日登郡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詩：「越吟因病感，潘鬢入秋悲。」唐李煜《破陣子》詞：「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
- [11] 烏衣門巷，惟有斜陽：出自唐劉禹錫《烏衣巷》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烏衣巷：在江蘇今南京東南，文德橋南岸，是三國東吳禁衛軍駐地。由於禁軍身著黑色軍服，人稱「烏衣軍」，故此地稱烏衣巷。東晉時王導、謝安兩大家族都居住在烏衣巷。
- [12] 西窗，待重剪燭：出自唐李商隱《夜雨寄北》詩：「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剪燭：蠟燭燃燒，需不斷剪燭芯。後泛指親友聚談。
- [13] 天寶舊淒涼：指唐天寶末年安祿山起兵叛變朝廷，史稱「安史之亂」的事件，為唐朝由盛至衰之轉捩點。見清蔣春霖詞《渡江雲·燕臺遊跡，阻隔十年。感事懷人，書寄王午橋、李閏生諸友》下闕：「堪傷。秋生淮海，霜冷關河，縱青衫無恙。空換了、二分明月，一角滄桑。雁書夜寄相思淚，莫更談、天寶淒涼。殘夢醒、長安落葉啼螿。」這裏指汪政府時期的舊事。
- [14] 梅花：暗指汪精衛。1944年汪精衛死後葬於南京東部梅花山。抗戰勝利後，汪墓於1946年被國民黨政府炸毀。

高陽臺

迷蝶花沈^{〔1〕}，
 征鴻事渺^{〔2〕}，
 綠楊朱戶誰家^{〔3〕}？
 一曲迴闌，
 斷腸咫尺天涯^{〔4〕}。
 青衫欲待么絃訴，
 恐淹留、
 終誤琵琶^{〔5〕}。
 最堪嗟、
 一樹啼鶉，
 幾度飛花^{〔6〕}。

當年歡暢知何處？
 正朝雲出岫^{〔7〕}，
 夜月籠沙^{〔8〕}。
 學說吳腔，
 贏他笑我啞啞^{〔9〕}。
 霜濃且道休歸去^{〔10〕}，
 驀回眸、
 頓暈紅霞。
 玉釵斜，
 癡說來生，
 暗數年華。

 注釋

- 〔1〕 花沈：即花沉。花沉落、凋萎。此以花喻女子。
- 〔2〕 征鴻：指遠飛大雁。詩詞中常用於表示高遠志向。此以征鴻自喻。參見第46頁《水調歌頭·送林建明赴美》注釋〔10〕。

- [3] 綠楊朱戶：指富貴人家。見宋曹組《驀山溪》詞：「牆短出花梢，映誰家、綠楊朱戶。」
- [4] 咫尺天涯：咫為古代長度單位，周制為八寸，合今市尺六寸二分。咫尺天涯，比喻距離很近，卻像遠在天邊很難相見。見漢劉安《淮南子·道應訓》：「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
- [5] 青衫欲待么絃訴，恐淹留、終誤琵琶：借用白居易《琵琶行》詩意：「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青衫：唐朝八品、九品文官的服色。後泛指學子、書生。見宋劉過《水調歌頭·孝王汝良》詞：「斬樓蘭，擒頡利，志須酬。青衫何事，猶在楚尾與吳頭。」么絃：琵琶第四絃，又稱小絃。見宋張先《千秋歲》詞：「莫把么絃撥，怨極絃能說。」淹留：指羈留，逗留。見宋賀鑄《浪淘沙》詞：「為問木蘭舟，何處淹留。」本詞中青衫指碧城，么絃指女方。
- [6] 一樹啼鶉，幾度飛花：見宋張炎《高陽臺·西湖春感》詞：「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鶉。」啼鶉：用「望帝啼鶉」的典故。相傳戰國時蜀王杜宇稱帝，號望帝，為蜀治水有功，後禪位臣子鰲靈，退隱西山，鰲靈繼位後實施暴政，望帝懊悔而病，死後化為杜鶉鳥，啼聲淒切。後常用望帝啼鶉喻理想抱負不能實現。見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晉張華《禽經》：「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鶉鳥，或云化為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淒惻。」飛花：指落花。
- [7] 出岫：指出山，從山中出來。見晉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 [8] 夜月籠沙：見唐杜牧《泊秦淮》詩：「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 [9] 咿啞：指小孩學語或低哭聲。見宋蘇軾《中秋見月和子由》詩：「捲簾推戶寂無人，窗下咿啞惟楚老。」
- [10] 霜濃且道休歸去：用名妓李師師藉口天涼夜深「馬滑霜濃」，挽留宋徽宗過宿的故事。見宋周邦彥《少年遊》詞：「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憶舊遊

記梨渦宛轉〔1〕，
絮語呢喃〔2〕，
對鏡梳妝。
洗粉鉛都淨，
舞衫初換了，
淺淡衣裳。
小樓綠陰深處，
倩影併臨窗。
正海燕巢成，
春風如醉，
相對雕樑〔3〕。

倉皇。
辭社日〔4〕，
甚一霎狂飊，
吹散棲香〔5〕。
臨分殷勤語，
是玉環吩咐〔6〕，
第一難忘。
陌頭又飛花絮〔7〕，
回首幾滄桑〔8〕。
漫屈指歸期，
前懽後約空斷腸。

 注釋

- 〔1〕 梨渦：又作梨窩，指酒渦。亦借指美女。宛轉：指纏綿多情，依依動人。

- [2] 絮語：指連續不斷地低聲談話。見明王鏊《春燕記·邂逅》：「聽花前絮語情無已。」呢喃：形容燕子叫聲和人大聲說話。
- [3] 相對雕樑：見宋史達祖《雙雙燕·詠燕》詞：「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
- [4] 倉皇。辭社日：見李煜《破陣子》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倉皇：亦作倉黃，指匆忙急迫。辭社：指失去社稷江山。此指1945年抗戰勝利上海重歸國民黨政府統治。其時碧城居於上海。
- [5] 棲香：指與心愛的女人在一起寄宿。見宋歐陽修《玉樓春》詞：「朱欄夜夜風兼露，宿粉棲香無定所。多情翻卻似無情，贏得百花無限妒。」
- [6] 玉環吩咐：用唐韋皋與玉簫的愛情故事。唐范攄《雲溪友議》記載，韋皋遊於江夏，住在姜氏家，與姜氏婢女玉簫有情，相約七年後來聚，留玉指環為憑。然韋皋於八年後尚未踐約，玉簫遂不食而死。後韋皋得一姬，絕似玉簫，而中指肉隱如玉環。宋姜夔《長亭怨慢》詞：「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吩咐。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為主。」
- [7] 陌頭：指路上，路旁。見唐王昌齡《閨怨》詩：「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唐武元衡《送李秀才赴滑州詣大夫舅》：「陌頭車馬去翩翩，白面懷書美少年。」
- [8] 滄桑：參見第49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8〕。

瑞鶴仙

庚寅二月和夢窗韻〔1〕

絮雲迷碧亂。
過幾陣殘寒，
換將春遠〔2〕。
交枝滿瓊苑。
正梅根香冷，
蘭叢懽煥〔3〕。
傾城一盼〔4〕，
尚依稀、
沈香檻畔〔5〕。
逗閒愁、
往事開元〔6〕，
苦恨并刀難翦〔7〕。

魂斷。
淒迷南國，
冷落東鄰，
去來雙燕〔8〕。
歌紈舞扇。
更誰惜，
斷箏鈿〔9〕？
甚西風一夕，
紅心頓變〔10〕，
殘畫滄洲盡捲。〔11〕
想鸞驂〔12〕、
清泚蓬瀛〔13〕，
分無夢見。

注釋

- [1] 庚寅：為1950年。夢窗：參見第27頁《劉景堂序》注釋〔6〕。
- [2] 過幾陣殘寒，換將春遠：見宋王沂孫《掃花遊》詞：「捲簾翠濕，過幾陣殘寒，幾番風雨。問春住否？但匆匆暗裏，換將花去。」
- [3] 懽煥：同歡暖。形容大地回春，萬物復甦的景象。見宋趙崇霄《東風第一枝》詞：「著數點、催花雨賦。更一番、遞香風細。小鶯歡暖調聲，嫩蝶試晴舞翅。」
- [4] 傾城一盼：出自漢李延年《北方有佳人》：「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 [5] 沉香欄畔：指沉香亭，在唐宮內苑中。宋李昉《太平廣記·卷二百四·樂二》記載，沉香亭內多植牡丹，花正繁開。明皇乘月夜，召太真妃從之，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樂工李龜年以歌擅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將歌，明皇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宣賜翰林李白進《清平樂》詞三章。其第三章云：「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後以「沉香亭北」喻繁華、風流事。見宋辛棄疾《賀新郎·賦琵琶》詞：「賀老定場無消息，想沉香亭北繁華歇。彈到此，為嗚咽。」宋賀鑄《剪朝霞·牡丹》詞：「沉香亭子鉤欄畔，偏得三郎帶笑看。」
- [6] 開元：為唐朝皇帝唐玄宗的年號。唐玄宗統治下的唐朝國力強盛，史稱「開元盛世」。
- [7] 并刀：古并州（今山西太原）以出產鋒利的剪刀著名，後以并刀為剪刀的代稱。見宋姜夔《長亭怨慢》詞：「算空有并刀，難剪離愁千縷。」
- [8] 冷落東鄰，去來雙燕：見宋吳文英《三姝媚·過都城舊居有感》詞：「紫曲門荒，沿敗井、風搖青蔓。對語東鄰，猶是曾巢，謝堂雙燕。」碧城化用此詞意。
- [9] 箏鈿：又作鈿箏，指鑲嵌金屬寶石等飾物的箏。
- [10] 甚西風一夕，紅心頓變：見宋吳文英《齊天樂》詞：「平蕪未剪。怕一夕西風，鏡心紅變。望極愁生，暮天菱唱遠。」
- [11] 殘畫滄洲：滄洲，指濱水的地方，古時常用來代稱隱者居住地。出自三國魏阮籍《為鄭沖勸晉王箋》：「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見宋陸游《訴哀情》詞：「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

洲。」又見唐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此處滄洲指山水圖畫，後人常用來代指祖國山河。

〔12〕鸞驂：即驂鸞，驂鸞為仙人駕乘鸞鳥雲遊之意。見唐杜牧《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因寄書懷四韻》詩：「王喬在何處，清漢正驂鸞」。宋歐陽修《采桑子》詞：「誰羨驂鸞？人在舟中便是仙。」鸞：鳳凰一類的鳥。驂：乘的意思。

〔13〕泚：清澈的樣子。蓬瀛：指蓬萊和瀛洲，傳說中的神山名，為仙人所居之處。見唐李白《遊泰山六首》詩其一：「登高望蓬瀛，想像金銀台。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唐許敬宗《遊清都觀尋沈道士得清字》詩：「幽人蹈箕穎，方士訪蓬瀛」。

附 錄

吳文英《瑞鶴仙》原詞：

晴絲牽緒亂。對滄江斜日，花飛人遠。垂楊暗吳苑。正旗亭煙冷，河橋風暖。蘭情蕙盼。惹相思，春根酒畔。又爭知、吟骨縈銷，漸把舊衫重剪。

淒斷。流紅千浪，缺月孤樓，總難留燕。歌塵凝扇。待憑信，拌分鈿。試挑燈欲寫，還依不忍，箋幅偷和淚卷。寄殘雲、剩雨蓬萊，也應夢見。

渡江雲

舞場重到，薄酒孤吟，陌路蕭郎⁽¹⁾、青衫司馬一時同感⁽²⁾

霓虹飄夢轉，
桃根舊曲⁽³⁾，
棖觸隔年心⁽⁴⁾。
柘枝翻燕影，
幾隊凌波⁽⁵⁾，
婀娜湊鳴琴。
周郎醉眼⁽⁶⁾，
那不見、
楊柳樓陰。
猶記得、
《伊州》眉語⁽⁷⁾，
宵短正春深。

沈吟。
繁絃急管，
斷舞零歌，
送年華爛錦。
何處問、
當年眉萼⁽⁸⁾，
可似而今？
銷凝我亦相如倦⁽⁹⁾，
有相思、
難鑄黃金⁽¹⁰⁾。
青鬢冷，
明朝怕見霜侵。

注釋

- [1] 陌路蕭郎：用「侯門似海」的典故。唐范攄《雲溪友議》記載，元和年間秀才崔郊之姑有一婢女，容貌端莊，與崔郊相戀，後姑將婢賣與連帥，兩人不得相見。寒食節婢女回家探親，遇崔郊，兩人淚洗滿面，立下海誓山盟。崔郊寫下《贈婢》詩：「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陌路人。」蕭郎：在詩詞中泛指女子所愛戀的男子。
- [2] 青衫司馬：指失意之官吏。唐白居易任翰林學士、左拾遺時，因得罪權貴，被貶往江西九江任江州司馬。期間所作之《琵琶行》詩有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宋辛棄疾《鷓鴣天·鄭厚卿席上謝余伯山》詞：「看逸韻，自名流。青衫司馬且江州。」青衫：參見第52頁《高陽臺》注釋〔5〕。
- [3] 桃根舊曲：見宋姜夔《琵琶仙》詞：「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娥眉正奇絕。」桃根：為晉王獻之的愛妾桃葉之妹。後借指歌妓或所愛戀的女子。
- [4] 柎觸：指感觸。見唐李商隱《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詩：「君時臥柎觸，勸客白玉杯。」明梅鼎祚《玉合記·言祖》：「看折柳，聽吹笛，離腸柎觸斷無些。」
- [5] 凌波：形容女子步履輕盈。見唐羊世譔《彭州簫使君出妓夜宴見送》詩：「玉顏紅燭忽驚春，微步凌波暗拂塵。」
- [6] 周郎醉眼：用三國周瑜與小喬的故事。晉陳壽《三國志·周瑜傳》記載，建安三年周瑜輔助孫策攻破皖城，得大小二喬。孫策娶大喬為妻。慶功宴上，小喬盈盈笑意撫上琴曲只為周瑜。周瑜飲酒醉意亦能辨識音律闕誤。二人心互有所往，結成良緣。宋張炎《意難忘》詞：「鶯語滑，透紋紗。有低唱人誇。怕誤卻，周郎醉眼，倚扇佯遮。」
- [7] 《伊州》眉語：《伊州》，古調名，為商調大曲。眉語，指用眉的舒斂傳情示意。見宋劉克莊《清平樂·贈維揚陳師文參議家舞姬》詞：「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
- [8] 眉萼：指修美的眉毛，常代指女人。
- [9] 銷凝我亦相如倦：用漢代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漢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記載，司馬相如倦遊還鄉，家貧無以立業，投靠

好友臨邛縣令王吉，富人卓王孫設宴邀請二人，席間與相如同飲。酒酣，吉請相如鼓琴。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知琴音。相如操鳳求凰曲以挑之，文君心悅，夜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解所服鸕鶿裘貰酒，與文君為歡。宋劉過《賀新郎》詞：「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怎生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銷腸斷。」銷凝：銷魂凝神。見宋柳永《夜半樂》詞：「對此佳景，頓覺銷凝，惹成愁緒。」

- 〔10〕有相思、難鑄黃金：用「千金買賦」的典故。漢司馬相如《長門賦》自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宋辛棄疾《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詞：「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思佳客

汪彥慈以自寫紅梅橫幅贈佩瑜九妹⁽¹⁾。畫端蓋有印文曰：「似聞佳婿是林逋」，乃雙照樓詩句也⁽²⁾。因賦此解題諸畫上

誰為逋仙繪孟光⁽³⁾？
珠圈玉暈自琳瑯⁽⁴⁾。
紅霞新印腮邊雪，
彩月初開額上妝⁽⁵⁾。

憑翠墨，護幽香。
簾櫳夜色正微茫。
小窗橫幅春長好，
那管東鄰短笛颺⁽⁶⁾。

注釋

- [1] 汪彥慈：參見第49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1〕。佩瑜九妹：參見第29頁《趙尊嶽序》注釋〔9〕。
- [2] 雙照樓詩句：指汪精衛所著《雙照樓詩詞稿》書中《小休集上卷》詠梅詩：「底事凝脂生薄暈，似聞佳婿是林逋」。林逋，北宋隱逸詩人，隱居西湖之孤山，賞梅養鶴以自娛，終身不仕，亦不婚娶，人稱其「梅妻鶴子」。卒諡和靖先生。「林逋」暗喻碧城。
- [3] 孟光：東漢人，東漢文學家梁鴻之妻。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梁鴻傳》：「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梁前仰視，舉案齊眉。」夫妻兩人以恩愛聞名。
- [4] 琳瑯：指美玉，比喻優美珍貴的東西。見漢張衡《南都賦》：「琢珣狎獵，金銀琳瑯。」宋司馬光《奉和濟川代書三十韻寄諸同舍》詩：「琳瑯固無價，燕石敢沾諸。」
- [5] 額上妝：用梅花妝的故事。宋李昉《太平御覽·時序部》引《雜五行書》記載，南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一日臥含章殿簷下，梅花落於額

頭上成五色，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後宮女效之。宋陸游《湖山柳姑廟》詩：「汀月生眉黛，溪梅試額妝。」

- [6] 小窗橫幅春長好，那管東鄰短笛颺：見宋姜夔《疏影》詞：「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姜詞玉龍指笛。哀曲：指《梅花落》，漢樂府橫吹曲名。

渡江雲

香江重見希穎，詞以寄之〔1〕

明珠生海嶠〔2〕，
如虹劍氣〔3〕，
驚座競豪觴。
問君酣醉意，
碎拂珊瑚〔4〕，
未抵少年狂。
河梁別後〔5〕，
又幾番、
却換紅桑〔6〕。
回首處，
華鬢一霎，
故國幾斜陽〔7〕。

滄江〔8〕。
歸來張儉〔9〕，
老去何處〔10〕，
縱青衫無恙〔11〕。
空見說、
湖山信美〔12〕，
相對茫茫。
西風躑躅天涯路〔13〕，
更那堪、
閒卻新涼〔14〕。
秋雨夜、
還當翦燭西窗〔15〕。

注釋

- [1] 參見第31頁曾希穎《木蘭花慢·題詞》注釋〔1〕和〔5〕。
- [2] 明珠生海嶠：出自漢班固《白虎通·封禪》：「江出大貝，海出明珠。」明珠：指珍愛之人、聰慧之人。見宋王欣若、楊億《冊府元龜·總錄部·知子第二》記載，劉孺七歲能屬文。「劉孺叔父，為義興郡守攜以之官嘗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子吾家之明珠也。』」海嶠：指海邊山嶺。見唐張九齡《送使廣州》詩：「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嶠行。」
- [3] 劍氣：指劍的光芒。常用來喻人的才華和才氣。見唐錢起《江行無題》詩：「自憐非劍氣，空向斗牛星。」宋華嶽《呈番禺趙及甫》詩：「筆鋒帶怒搖山嶽，劍氣銜冤射斗牛。」
- [4] 碎拂珊瑚：用石崇鬥富的故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侈汰》：「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宋陸游《春寒》詩之二：「高樓墜綠珠，嚙客碎珊瑚。」
- [5] 河梁：橋，喻指送別。見漢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得辭。」
- [6] 劫換紅桑：紅桑，通常生長在華南，為觀葉類常綠灌木。古時傳說為仙境中的桑樹，食後可長生不老。見晉王嘉《拾遺記·少昊》：「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見唐曹唐《小遊仙詩》之三十四：「秦皇漢武死無處？海畔紅桑花自開。」清末民初朱孝臧《夜飛鵲·香港秋眺懷公度》詞：「多少紅桑如拱，籌筆問何年，真割朱崖？」以上所引兩段詩詞，大意为紅桑雖然歷經朝代、政權更換等劫難，仍生長如故。
- [7] 華鬘一霎，故國幾斜陽：華鬘：古代印度（天竺）風俗，男女不論貴賤，將鮮花用絲線連貫成環狀飾物，用以裝飾身首。見佛經《一切經音義》云「五天俗法。取草木時花暈淡成彩，以線貫穿，結為華鬘。不問貴賤，莊嚴身首，以為飾好。」（編者注：五天即指五天竺。莊嚴為佛家語，即裝飾。）華鬘亦用以莊嚴佛前。

一霎：即一剎那，指時間極短。佛經《仁王經》曰：「九十剎為一念。一念中一剎那，經九百生滅。」近世著名學者陳世宜有詩句：「天界華鬢夢一場」。

故國幾斜陽：見宋王沂孫《齊天樂》詞：「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宋辛棄疾《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詞：「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碧城此句斜陽喻意國勢衰微。

- [8] 滄江：以江流之水呈蒼色，故稱。參見杜甫《秋興八首》之五：「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指晚年隱退，遠離官場，然亦懷憂國之情。
- [9] 歸來張儉：參見第36頁《賀新郎·再贈佩瑜九妹》注釋〔7〕。此句張儉碧城自指。
- [10] 何戡：唐長慶時著名歌者。見唐劉禹錫《與歌者何戡》詩：「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宋蘇軾《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二首》詩：「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此句何戡指曾希穎。
- [11] 青衫：參見第52頁《高陽臺》注釋〔5〕。
- [12] 湖山信美：參見第43頁《摸魚子·送仲嘉兒赴美》注釋〔6〕。
- [13] 西風躑躅天涯路：見宋晏殊《蝶戀花》詞：「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躑躅：指徘徊不前。見南朝陳徐陵《玉台新詠·繁欽定情詩》：「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歎息。」
- [14] 閑卻新涼：見宋周密《玉京秋·煙水闊》詞：「玉骨西風，恨最恨，閑卻新涼時節。」
- [15] 秋雨夜、還當剪燭西窗：參見第50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12〕。

三姝媚

題汪馥庵手抄韋乃倫拘幽詞草^{〔1〕}

金匳緣淚展^{〔2〕}，

正憂愁幽思，

楚騷難遣^{〔3〕}。

譜入新聲，

又紫簫無奈^{〔4〕}，

調淒琴怨。

十二欄干^{〔5〕}，

終盼得、

東風吹轉。

潭水桃花^{〔6〕}，

重寫深情，

故人天遠。

休比梅花公案^{〔7〕}，

問亂碧迷人^{〔8〕}，

國香誰綰^{〔9〕}？

幾度斜陽，

又等閒輕換，

舊家庭院。

倦鶴歸來，

猶夢繞春城千遍。

漫對流紅題恨^{〔10〕}，

相思自卷。

注釋

- [1] 韋乃倫：清人，曾任清末廣東香山縣小黃圃巡檢司。
- [2] 奩：同奩，指女人梳妝用的鏡匣。見清厲鶚《晚春初霽大恒讓山二上人招同諸公集南屏山房看湖上新綠分韻》詩：「下方看畫就，濃黛染重奩。」
- [3] 楚騷：指戰國時期楚人屈原所作長篇抒情詩《離騷》，內多哀怨之詞。宋蘇軾《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詩之三：「詞鋒雖作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寬。」此處用楚騷表示以填詞來排解心中憂愁。
- [4] 紫簫：一種樂器。見宋張孝祥《木蘭花慢》詞：「紫簫吹散後，恨燕子，只空樓。念璧月長虧，玉簪中斷，覆水難收。」
- [5] 十二欄杆：指曲曲折折的欄杆。十二，言其曲折之多。見宋張先《蝶戀花》詞：「樓上東風春不淺，十二欄杆，盡日珠簾卷。」
- [6] 潭水桃花：參見第49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6〕。
- [7] 休比梅花公案：梅花公案為南宋後期一場文禍。清李銘漢《續通鑑記事本末·第八冊》記載，宋甯宗崩後，禮部侍郎史彌遠勾結楊皇后立理宗為帝，將本應繼位的趙立竝封為濟王，後逼迫濟王自殺。並對朝野出言反對者一律治罪。史稱「雪川之變」。南宋文學家劉克莊一首《落梅》詩，被好友陳起編入《江湖集》。該書編印本早於「雪川之變」，但也被史彌遠視為「謗仙」。陳起被流放，劉克莊被閑廢十年。劉復官後寫《病後訪梅》詩：「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為柳杵當權。幸然不識桃並柳，卻被梅花累十年。」
- [8] 亂碧迷人：見宋王沂孫《掃花遊·綠陰》詞：「亂碧迷人，總是江南舊樹。謾凝佇。念昔日采香，今更何許？」亂碧：指草木繁茂。
- [9] 國香：古人將蘭花、梅花、菊花、牡丹花均視為國香。見春秋左丘明《左傳·宣公三年》：「蘭有國香。」宋蘇軾《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詩之二：「憑仗幽人收艾蒨，國香和雨入青苔。」明唐寅《山家見菊》詩：「可惜國香人不識，卻教開向野翁家。」清姚鼐《阻風三山夾遊三華庵牡丹頗盛》詩：「冷落國香聊與慰，午晴扶向石臺高。」此句國香指梅花。綰：有繫結，卷起，掛念之意。見唐劉禹錫《楊柳枝詞九首》詩：「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綰別離。」
- [10] 漫對流紅題恨：出自宋劉斧《青瑣高議·流紅記》記載的故事。唐禧宗時，書生于祐在御溝拾到落葉一片，上有題詩四句：「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別取紅葉題詩二

句：「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於御溝上流，使其流入宮中。後于祐娶因罪被譴宮女韓氏為妻。成婚之日，當二人出示所藏紅葉時，相對感泣，以為天意撮合。韓氏寫詩詠其事：「一聯佳句題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流紅：流水上漂流的落花。

附注

因韋乃倫生平經歷不詳，所查資料說法不一，其所寫拘幽詞草內容及與汪馥庵之關係均無法獲知。對碧城此詞句所指所喻不能揣臆，故只對此詞句表面意思及疑所涉及之典故加以注釋。

念奴嬌

客館新涼，倚聲排日⁽¹⁾，約希穎、定華同賦⁽²⁾

欄干拍遍⁽³⁾，
 又低頭吟望，
 枉拋心力⁽⁴⁾。
 搖落萬方且莫問⁽⁵⁾，
 眼底誰家秋色？
 珠玉臨流⁽⁶⁾，
 江湖滿地⁽⁷⁾，
 座上哀時客⁽⁸⁾。
 歌殘酒醒，
 冷香淒盪寒碧。

休說嶺表當年⁽⁹⁾，
 何郎未老，
 猶有春風筆⁽¹⁰⁾。
 斷羽零宮忍付與⁽¹¹⁾，
 隔水紅牙催拍⁽¹²⁾。
 夢裡殘啼，
 曲中閒淚，
 應共銅仙滴⁽¹³⁾。
 銷凝何意⁽¹⁴⁾，
 一樽還醉今夕。

 注釋

[1] 倚聲：指按譜倚聲填詞。見清趙翼《增張吟薈》詩：「倚聲絕藝似珠圓，鏤月裁雲過百篇。」排日：指每天，逐日。

- [2] 希穎：為曾希穎，參見第31頁曾希穎《木蘭花慢·題詞》注釋〔1〕和〔5〕。定華：為湯定華。碧城任廣東大學校長時，湯定華為該校優秀學生。後同移居香港，同為堅社詞社詞人，碧城與其有亦師亦友之誼。
- [3] 欄干拍遍：指情緒鬱悶、無處宣洩的動作。出自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四：「劉孟節先生概，青州壽光人。……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靜立，懷想世事，籲噓獨語，或以手拍欄杆。嘗有詩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宋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詞：「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 [4] 枉拋心力：見唐溫庭筠《蔡中郎墳》詩：「古墳零落野花春，聞說中郎有後身。今日愛才非昔日，枉拋心力作詞人。」
- [5] 搖落萬方：見清朱孝臧《定風波》詞：「已自上樓筋力減，多感，雁音兵氣極滄江。搖落萬方同一概，誰在，欄杆閑處戀斜陽。」搖落：指凋殘，零落。見《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萬方：指各地，四方。見唐杜甫《登樓》詩：「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 [6] 珠玉：指俊傑，英才，人才。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容止》：「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 [7] 江湖：指退隱。見唐賈島《過唐校書書齋》詩：「江湖心自切，未可掛頭巾。」宋王安石《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詩：「超然遂有江湖意，滿紙為我書窮愁。」
- [8] 哀時客：比喻對故國鄉土動盪深感憂慮和傷感的文人墨客。梁啟超曾以哀時客為別號。梁啟超《少年中國》最後句：「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 [9] 嶺表：嶺外，指五嶺（大庾嶺、都龐嶺、騎田嶺、萌渚嶺、越城嶺）以南的兩廣地區。
- [10] 何郎未老，猶有春風筆：用何遜詠梅的故事。何郎：即何遜。南朝梁詩人，字仲言，酷愛梅花，寫過有名的《詠早梅》詩。《分門集注杜工部詩》蘇注：「梁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往，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宋姜夔《暗香》詞中有句：「何遜而今漸老，

都忘卻，春風詞筆。」乃用此典詠梅，碧城此句反用其意。春風筆：指才情與興致。

- [11] 羽、宮：為傳統宮調理論中五個正音級「宮、商、角、徵、羽」的兩調。見西周周公旦《周禮·春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 [12] 紅牙催拍：見宋華嶽《奇見》詩：「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到畫堂。」明王世貞《同省中諸君過徐丈》詩：「紫玉行杯彈《出塞》，紅牙催拍按《梁州》。」紅牙，樂器名。檀木制的拍板，用以調節樂曲的節拍。
- [13] 應共銅仙滴：用金銅仙人辭漢的故事。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並序》序云：「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歌云「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唐李賀作《金銅仙人辭漢歌》，以此故事托古傷今，擔憂唐王朝的命運。宋王沂孫《齊天樂·蟬》詞：「銅仙鉛淚似洗，嘆移盤去遠，難貯零露。」
- [14] 銷凝：參見第59頁《渡江雲·舞場重到》注釋〔9〕。

金縷曲

希穎有石章，刻陶詩「兀傲差若穎」句。以此起韻贈之

兀傲差若穎^{〔1〕}。
笑劉安^{〔2〕}，
無端剩卻，
藥爐丹鼎。
夙昔弋人何所慕，
今我鴻冥難省^{〔3〕}。
且分咐，
百年醉醒^{〔4〕}。
儔侶高陽零落後^{〔5〕}，
映殘杯，
中有滄桑影。
思往事，
莫歌郢^{〔6〕}。

與君蝨駟曾相竝^{〔7〕}。
歎當年，
空磨玉斧，
難修金鏡^{〔8〕}。
抱得孤芳成獨往，
猶是舊香荀令^{〔9〕}。
問此際，
滔滔誰省^{〔10〕}？
回首圯橋人不見^{〔11〕}，
撫《陰符》^{〔12〕}，
淚與方諸迸^{〔13〕}。

天外倚，
劍花勁〔14〕。

注釋

- 〔1〕兀傲差若穎：出自晉陶淵明《飲酒》十三：「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宋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中對這句詩的注解為：「醒者與世討分曉，醉者頹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沉溟之逃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兀傲：指倔強不隨俗。穎：指才能秀出，聰敏。
- 〔2〕笑劉安：用劉安煉丹的故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八《靈異部上·仙道》：「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於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
- 〔3〕夙昔弋人何所慕，今我鴻冥難省：見漢揚雄《法言·問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唐張九齡《感遇》十二首之四：「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鴻冥：即鴻飛冥冥，指大雁飛向遠空。比喻遠走避禍。弋人：射鳥的人。
- 〔4〕醉醒：參見附錄晉陶淵明《飲酒》十三。
- 〔5〕儔侶高陽：見宋周邦彥《瑣窗寒》詞：「旗亭喚酒，付與高陽儔侶。」儔侶：指伴侶，朋輩。高陽：用「高陽酒徒」的典故。漢司馬遷《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沛公劉邦引兵過陳留，高陽儒生酈食其欲見之。劉邦以其為儒生而拒見。酈食其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後常用高陽酒徒指好酒而狂放之人。
- 〔6〕郢：為春秋戰國時楚國的都城，今湖北江陵縣紀南城。見楚屈原作《哀郢》，以哀悼楚國國都被秦攻破，楚懷王受辱於秦，百姓流離失所之事及寄託思念故國故鄉之情。
- 〔7〕蛩駘：即蛩蛩駘駘。傳說中的二異獸，樣子相似又形影不離，故比喻休戚與共，親密無間的友誼。見宋陳普《和友人韻》詩：「願為蛩駘交，共話螻蛄戴。」
- 〔8〕空磨玉斧，難修金鏡：用玉爺修月的故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唐朝大成年間，鄭仁本表弟與王秀才遊中嶽嵩山，迷失於幽深

谷地。天將晚，見一人一身潔白在草叢中鼾睡。上前問路多次，始說：「爾等知否月亮乃由七寶合成？上面明亮處，乃陽光照射凸處所致。有八萬二千戶修理起伏不平之處，我乃其中一戶。」打開包裹，內果有鑿斧之類。後人以月缺難補來比喻山河殘破，難以恢復。宋王沂孫《眉嫵·新月》詞：「千古盈虧休問，歎慢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

- [9] 舊香荀令：見宋史達祖《賀新郎》詞：「花落台池靜。自春衫閒來，老了舊香荀令。」荀令：荀彧，東漢末年人，曹操謀士。屢建奇功，晚年不為曹操所用。其人嗜香如癖。見宋王沂孫《天香·龍涎香》詞：「荀令如今頓老，總忘卻，尊前舊風味。」
- [10] 滔滔：指江河流而不返，喻時局混亂難以扭轉。見《論語·微子第十八》：「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 [11] 回首圯橋人不見：用下邳圯橋張良與黃石公的故事。漢司馬遷《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記載，張良在博浪沙刺秦始皇未成，逃匿至下邳。一日，於圯橋上遇一老人擋道，張良尊老而讓行，老人故意將鞋丟落橋下，並命張良撿鞋，張良下橋拾鞋，拂去塵土，跪下給老人穿好。老人約張良五日後清早原地見面。五日後張良赴約，老人已先到。責張良：「小人赴老人之約，為何遲到？過五日後早來。」五日後，張良三更便去，老人又先到。告曰，五日後再來。五日後，張良半夜前趕到。老人稍後到。見張良感慨說：「孺子可教也。」乃將《太公兵法》贈張良。張良潛心研讀，成為大軍事家。此老人為黃石公。
- [12] 《陰符》：古兵書名。見漢劉向《戰國策·秦策一》：「（蘇秦）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唐杜甫《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
- [13] 方諸：古時在月下承取露水的器具。見漢劉安《淮南子·覽冥訓》：「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唐陸龜蒙《自遣》詩之十五：「月娥如有相思淚，只待方諸寄兩行。」
- [14] 天外倚，劍花勁：見清朱孝臧《金縷曲·書感寄王病山秦海鳴》詞：「負壑藏舟尋常事，怕蒼黃、柱觸共工折。天外倚，劍花裂。」並參見第46頁《水調歌頭·送林建明赴美》注釋〔7〕。

附 錄

晉陶淵明《飲酒》十三：「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另見曾希穎詩《次韻答章先生》：「休言兀傲差若穎，世故羈人老逾緊。天衢騁力負夙心，木榻抱殘對孤影。吏部文章在簡篇，勝情籍湜句同聯。海隅不用嗟流落，能謁南衡我亦賢。」（《潮青閣詩詞》）

過秦樓

石塘晚眺^{〔1〕}

霧鬢峰鬟^{〔2〕}，
浪搖燈影，
隱隱玉繩初轉^{〔3〕}。
衣香巷陌，
海氣樓臺^{〔4〕}，
幾處畫簾高捲。
人面髣髴桃花^{〔5〕}，
無奈當筵，
曲屏遮斷。
歎紅牆咫尺，
空餘魂夢，
慣無拘管。

休見說，
信美湖山^{〔6〕}，
多情燈火，
不稱茂園心眼^{〔7〕}。
樓頭縱有、
歌舞紛紛，
祇怕拍沉聲變。
羅袂霜風自驚^{〔8〕}，
何事伶俜^{〔9〕}，
天涯猶戀？
問危欄遍倚^{〔10〕}，
誰見青衫淚滿^{〔11〕}？

注釋

- [1] 石塘：又稱石塘咀，位於香港港島西部，歷史上曾兩度為娼地。在英國統治香港時期，石塘在1904年由於港英政府下令所有妓寨一律遷至石塘，使之逐漸成為集黃賭毒於一身之地。當時石塘有數百妓院，「大寨」七十多家，妓女近兩千人，酒樓四十家，盛極一時，有「塘西風月」之稱。當時香港人口不足五十萬，而依靠妓寨維生的人竟近五萬。1935年，港英政府依隨英國法例立法禁娼，妓院隨之關閉。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佔領香港，頒令華人妓院遷至石塘，石塘再度繁華，高峰時，領有牌照的妓院有五百多家。不過當時民不聊生，去妓院的只有一些日憲密偵。直至日本投降，香港重歸英國統治，恢復禁娼。此詞為堅社社課，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
- [2] 罨：指遮蔽，遮蓋。
- [3] 玉繩：星名。常泛指群星。見唐陸龜蒙《新秋月夕，客有自遠相尋者，作吳體二首以贈》詩之二：「清淡白紵思悄悄，玉繩銀漢光離離。」宋蘇軾《洞仙歌》詞：「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
- [4] 海氣樓臺：見李白《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乂》詩：「樓臺成海氣，草木皆天香。」清末民初朱孝臧《夜飛鵲·香港秋眺，懷公度》詞：「蠻煙蕩無霽，颭天香花木，海氣樓臺。」
- [5] 人面髣髴桃花：見唐崔護《題都城南莊》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髣髴：即彷彿。
- [6] 信美湖山：參見第43頁《摸魚子·送仲嘉兒赴美》注釋〔6〕。
- [7] 茂園：古苑名，又稱茂苑、長洲苑。故址在今江蘇吳縣。後也作蘇州代稱或泛指花木茂美的苑圃。見晉左思《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瀋池，佩長洲之茂苑。」心眼：指心意，心思。見宋蘇軾《永遇樂》詞：「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
- [8] 羅袂：羅指稀疏鬆軟的絲織品。袂指衣袖。
- [9] 伶俜：形容孤單無依的樣子。見漢古樂府《孔雀東南飛》：「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唐杜甫《新安吏》詩：「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 [10] 問危欄遍倚：見宋辛棄疾《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詞：「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

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宋歐陽修《踏莎行》詞：「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危欄：指高處的欄杆。

〔11〕誰見青衫淚滿：參見第59頁《渡江雲·舞場重到》注釋〔2〕。

燭影搖紅

乘火車遊新界，同希穎、定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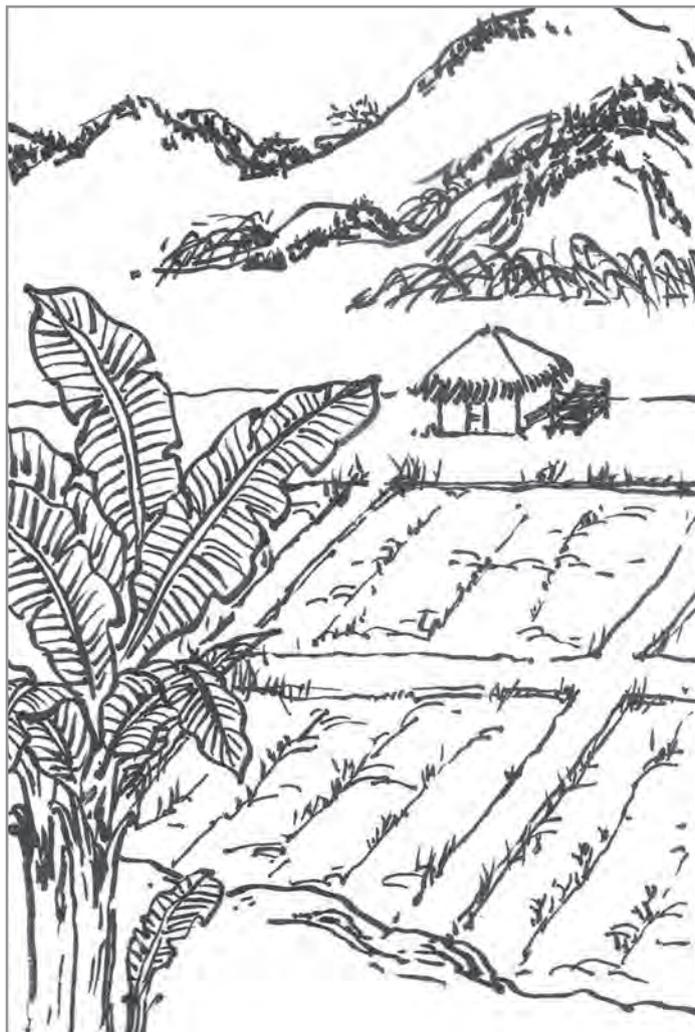
跨海穿山，
繞輪怒軌風雷起。
萬巖千壑眼前來，
輕幟橫天際。
儔侶新詞促倚⁽¹⁾，
總輸他、
江郎逸思⁽²⁾，
不如休矣。
搔首窗前，
畫圖癡對。

南國新登，
水鄉產物豐魚米。
小樓堤畔酒旗斜，
薄飲成微醉。
入望峯巒滴翠。
近黃昏、
秋容更媚。
歸途未晚，
談笑相看，
勞生能幾⁽³⁾？

 注釋

- [1] 儔侶：參見第73頁《金縷曲·希穎有石章》注釋〔5〕。此處指同遊的希穎、定華。希穎：為曾希穎，參見曾希穎《木蘭花慢·題詞》注釋〔1〕和〔5〕。定華：為湯定華，參見《念奴嬌·客館新涼》注釋〔2〕。

- [2] 江郎逸思：江郎指江淹。字文通，南朝梁時文人。少而沉敏，六歲能作詩，年輕時已成著名文學家。詩、文皆名重於時。
- [3] 勞生：指辛苦勞累的生活。見唐張喬《江南別友人》詩：「勞生故白頭，頭白未應休。」宋王禹偁《惠山寺留題》詩：「勞生未了還東去，孤棹寒篷宿浪花。」



圖三：新界農田

過秦樓

懺庵再賦《石塘晚眺》並屬和韻〔1〕

印粉欄干，
隔花窗牖，
望斷碧雲秋杪〔2〕。
零歌賸舞，
鏡底燈前，
似有淚痕偷照。
休唱徹《念家山》〔3〕，
愁裏何堪、
怨琴悽調？
正青衫濕遍〔4〕，
相憐無計〔5〕，
玉籠嬌小〔6〕。

回首處，
落日樓臺，
飛花岐路，
倦夢似絲還攪。
樑空去燕，
巢喜遷鶯〔7〕，
頓改舊時嘸笑。
殘畫滄洲最憐〔8〕，
岑寂魚龍〔9〕，
迷離舟櫂〔10〕。
問韓陵咫尺〔11〕，
誰賦朱崖淚稿〔12〕？

注釋

- [1] 懺庵：參見第27頁《劉景堂序》注釋〔3〕。
- [2] 秋杪：指暮秋，秋末。見唐唐彥謙《初秋到慈州冬首換絳牧》詩：「秋杪方攀玉樹枝，隔年無計待春暉。」杪：指樹枝的細梢，比喻末尾。
- [3] 《念家山》：舊詞牌名，南唐李煜自度曲，今失傳。宋馬令《南唐書·後主書》：「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為《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清蔣春霖《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陷賊中數月，今春見於東淘，愁蛾蓬鬢，不似舊時矣》詞：「琵琶聲咽玲瓏玉，愁損歌眉綠。酒邊休唱《念家山》，還是兵戈滿眼路漫漫。」
- [4] 青衫：參見第59頁《渡江雲·舞場重到》注釋〔2〕。
- [5] 相憐無計：見宋柳永《婆羅門令》詞：「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
- [6] 玉籠：指女子。
- [7] 梁空去燕，巢喜遷鶯：此處指香港石塘地區的妓寨反復興衰。
- [8] 殘畫滄洲最憐：參見第56頁《瑞鶴仙·庚寅二月和夢窗韻》注釋〔11〕，及《附錄》中廖恩燾詞《過秦樓》原句「殘畫滄洲淚稿」。又見朱彊村《夜行船》詞：「露脚低飛紅紗香，濕都是、故宮鉛淚。半壁滄洲殘畫裡。西風咽、笛聲不起。恨水離煙，仙槎何處？卻趁撇波魚尾。」指祖國飽受外國侵略，美好如畫的江山已殘缺。
- [9] 岑寂：寂靜，冷清。見宋劉克莊《賀新郎》詞：「若對黃花孤負酒，怕黃花、也笑人岑寂。」
- 魚龍：泛指鱗介水族。《周禮·地官·大司徒》「鱗物」漢鄭玄注：「魚龍之屬。」常比喻蒼生百姓。見唐杜甫《秋興》詩：「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宋辛棄疾《賀新郎》詞：「去天尺五君家別。看乘空、魚龍慘澹，風雲開合。」
- [10] 迷離舟楫：楫，指船槳，又泛指船。本詞注釋〔8〕中所引朱彊村《夜行船》詞有：「恨水離煙，仙槎何處？」句。喻行進方向不明。
- [11] 韓陵：指韓陵片石。位於今安陽市東北。唐李延壽《北史》卷六記載，永熙元年，北魏丞相高歡率軍三萬與朱爾兆二十萬軍隊在韓陵山決戰，眾寡懸殊。高歡令全軍奮勇向前以一當十，大獲全勝。遂在韓陵山修定國寺，並讓御史溫子昇撰寫碑文歌頌戰功。清盧崧

《彰德府志》記載，徐陵任南陳尚書後，出使北方，行至韓陵山，讀溫子昇碑文，驚歎不已，親自手抄碑文珍藏。當徐陵回到南陳，同僚問其北朝有何傑出人物時，徐陵回答：「惟韓陵片石耳。」後常用韓陵片石比喻文章精彩。

- [12] 朱崖：此處指香港。見清末民初朱彊村《夜飛鵲·香港秋眺·懷公度》詞：「多少紅桑如拱，籌筆問何年，真割珠崖？」見廖懺庵1949年春自淞江南下至香港賦《虞美人》詞：「隔江喧徹夷歌舊。雨洗青螺岫。依然落日照旂紅、一塔摩空、靈卻幾曾鍾。（原注：香港陷落日軍，改摩天嶺上旗壘為塔，命名鍾靈，英軍克復，以折費過鉅，尚未毀去。）萬星鐙引鸞簫墜。吹破癡龍睡。未應銜恨割朱厓。不割朱厓、無此好樓臺。（原注：國內兵刃相尋，萑苻徧地，留此一隅乾淨土，為吾民將息，臥榻旁遂不得不容人酣睡，抑亦可哀也夫。）」香港「塘西風月」之盛與衰，皆寓含中國歷史上的恥辱（見第77頁《過秦樓·石塘晚眺》注釋〔1〕），故碧城慨歎「問韓陵咫尺，誰賦朱崖淚稿」。

附錄

廖恩燾原詞

過秦樓

前題，再依聲美成，簡伯端博諸社侶一噓

幾日花愁，一春禽夢，夏末漸秋冬杪。排鴛翠瓦，戲蝶紅簾，冷牘半斜荒照。臨水試洗吟眸，贏得吹來，過雲高調。念桓伊笛弄，誰教衫舞，箇人嬌小。

應自覺、雁足傳書，蠶絲牽恨，只苦寸腸頻攪。臺堪鬧屐，池可浮杯，索甚野梅嬌笑。前度劉郎換將，沅裏知津，桃邊淹擢。探奚囊準有，殘畫滄洲淚稿。

（《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石州慢

辛卯月當頭夜，小集碧城詞館。張女士畫牡丹，希穎補石，懺庵、璞翁、定華各有題詞，並約同社諸子共賦此解〔1〕

拂塵談玄〔2〕，
開抱放歌〔3〕，
人世能幾？
壺天抱膝堪容〔4〕，
小集盟鷗翩蒞〔5〕。
煙鬢水帶〔6〕，
此地宜有詞仙〔7〕，
雕龍捫蝨相遊戲〔8〕。
霸業角聲壇〔9〕，
羨劉郎才氣〔10〕。

還喜。
華燈不礙飛蓋，
何況月明花媚〔11〕。
鵝石圖中，
笑倚淡妝扶醉〔12〕。
好天良夜，
幾見玉鏡當頭〔13〕，
冰心素魄長相記〔14〕。
酒醒對餘輝，
憑欄心千里。

注釋

〔1〕 此詞為堅社社課，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辛卯：為1951年。張女士：為張紉詩（張宜），堅社成員。參見〈導言〉。

- [2] 拂塵談玄：用「揮塵而談」典故。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記載：清談之風始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源於何晏、王弼等人。清談名士有一種時髦，即邊侃侃而談邊揮著塵（類似鹿的動物，其尾可用作拂塵）尾。清談話題大都圍繞《老子》、《莊子》和《周易》，因其三部經典玄妙深奧，便被稱為「三玄」，「玄學」之名由此而生。
- [3] 放歌：指盡情地高聲唱歌。見唐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 [4] 壺天：出自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方術傳下·費長房》記載，傳說東漢費長房為市掾時，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市罷，跳入壺中。長房見後，知非常人。次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廣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後以「壺天」謂仙境、勝境。金長筌子《西江月》詞：「返照壺天日月，休言塵世風波。」抱膝：指手抱膝有所思。見唐白居易《邯鄲冬至夜思家》詩：「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宋蘇軾《和柳子玉地爐》詩：「擁衾熟睡朝衙後，抱膝微吟暮雪中。」
- [5] 盟鷗：與海鷗結為盟友同居水鄉，喻退隱，後泛指盟約，約定。見宋黃庭堅《登快閣》詩：「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翩蒞：形容風流瀟灑地赴約。
- [6] 煙鬟水帶：碧城詞館傍海，故云。
- [7] 此地宜有詞仙：見宋姜夔《翠樓吟》詞：「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
- [8] 雕龍：比喻修飾文辭或刻意雕琢文字。出自漢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於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裴駟《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亦喻文辭博大恢弘，不同凡響。捫蝨：用秦王猛捫蝨的故事。唐房玄齡《晉書·王猛傳》記載：北海王猛，隱居華陰，倜儻有大志，聞東晉大將桓溫伐秦，被褐衣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另見附錄。
- [9] 角：指角立，比喻超群出眾。
- [10] 羨劉郎才氣：用「劉郎才氣」的典故。晉陳壽《三國志·陳登傳》記載，三國時許汜與劉備一起在劉表處品評天下英傑，許汜論陳登說：「昔遭難，過下邳，見元龍（陳登字）。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

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劉備說：「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宋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詞：「休說鱸魚堪鱠，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

- 〔11〕華燈不礙飛蓋，何況月明花媚：見宋秦觀《望海潮·洛陽懷古》詞：「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碧城借意反用之。蓋，古指車篷，飛蓋，指高高的車篷。均常代指車。飛蓋亦指驅車。
- 〔12〕甃石圖中，笑倚淡妝扶醉：指張女士即席畫淡墨牡丹，希穎補石。
- 〔13〕玉鏡：指明月。見唐張子容《璧池望秋月》詩：「滿輪沉玉鏡，半魄落銀鉤。」宋楊萬里《月夜觀雪》詩：「遊遍瓊樓霜欲曉，卻將玉鏡掛青天。」
- 〔14〕冰心素魄：指月亮，月之光為魂，月之質為魄。喻清白純潔的品質。見元吳昌齡《張天師》劇第四折：「俺本是廣寒宮冰魂素魄，怎比那閻浮世濁骨凡胎。」

附 錄

廖恩燾有《念奴嬌》詞記述堅社社課時同仁雕龍捫蝨之情形。詞云：

筵開清夜，正花陰月上，撤華燈九。入座嘉賓詞客半，漫笑雕蟲殘朽。健筆箋天，狂歌斫地，擊碎玉雙斗。眼中人物，騷壇占席先後。

我卻捫蝨空談，霜絲禿鬢，媿見新萸柳。盡卉雞冠風引舞，撩起雄心非舊。環堵蕭然，老夫耄矣，澆塊惟蕩酒。夢回得句，擁衾和醉蒙首。

（《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圖四：辛卯月當頭夜

酷相思^{〔1〕}（二首）

（一）

莫負將雛巢裏燕。
萬千語、丁寧遍。
正煙浦舟如弦上箭^{〔2〕}。
歌未盡，絃休斷。
柳欲折，腸先斷^{〔3〕}。

淚自長流帆自遠。
怎盼得、東風轉？
料今後牙牀閒一半^{〔4〕}。
針線也，無人管。
枕簟也，無心管^{〔5〕}。

（二）

底事閉門聊種菜^{〔6〕}。
曷不採、三年艾^{〔7〕}？
正多難萬方同一慨^{〔8〕}。
誰欲挽，橫流海^{〔9〕}？
誰欲蹈，東溟海^{〔10〕}？

祇覺登樓筋力改^{〔11〕}。
總辜負、餘生在。
舉頭看浮雲千百態^{〔12〕}。
劍莫倚，長天外^{〔13〕}。
君且住，滄江外^{〔14〕}。

注釋

- [1] 此詞為堅社社課，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
- [2] 煙浦：雲霧迷漫的水濱。見唐李賀《釣魚》詩：「為看煙浦上，楚女淚沾裙。」
- [3] 折柳：留客之意，惜別之情。見北朝樂府《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枝歌辭》：「上馬不提鞭，反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唐李白《春夜洛城聞笛》詩：「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參見第49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7〕。
- [4] 牙床：飾以象牙的眠床或坐榻。亦泛指精美的床。
- [5] 枕簟：枕席，泛指臥具。
- [6] 底事閉門聊種菜：見宋蘇軾《次韻楊褒早春》詩：「細雨郊園聊種菜，冷官門戶可張羅。」
- [7] 曷：參見第43頁《摸魚子·送仲嘉兒赴美》注釋〔9〕。三年艾：出自《孟子·離婁上》：「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比喻凡事要平時準備，事到臨頭再想辦法就來不及。胡適曾致韋蓮司信中說道：「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亡而已矣。」
- [8] 多難萬方同一概：見唐杜甫《登樓》詩：「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清朱孝臧《念奴嬌》詞：「多難萬方，同一概、目斷鄉園松菊。」多難萬方：形容國家飽受災難。
- [9] 橫流海：即滄海橫流。比喻政治混亂，社會動盪。見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唐房玄齡《晉書·王尼傳》：「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 [10] 東溟海：指東海。見南朝宋顏延之《東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詩：「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唐李白《古風》詩之十一：「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
- [11] 只覺登樓筋力改：見唐劉禹錫《秋日書懷寄白賓客》詩：「興情逢酒在，筋力上樓知。」宋辛棄疾《鷓鴣天·鵝湖歸，病起作》詞：「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
- [12] 浮雲：見《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據漢陸賈《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

也。」另見本詞注釋〔8〕所引杜甫「玉壘浮雲變古今」句，乃用浮雲開合聚散之變化喻古今政局變化。

〔13〕劍莫倚、長天外：參見第46頁《水調歌頭·送林建明赴美》注釋〔7〕。

〔14〕滄江外：參見第65頁《渡江雲·香江重見希穎，詞以寄之》注釋〔8〕。

憶舊遊

璞翁檢舊帙卷中有殘英一瓣，乃其太夫人花下課詩時之手澤，距今五十年矣。賦詞並約同詠其事⁽¹⁾

看香留舊帙⁽²⁾，
韻起孤絲⁽³⁾，
何限淒清。
一瓣殘英薄⁽⁴⁾，
想花前課讀，
日暖萱庭。
斷紅也隨人老⁽⁵⁾，
滄海幾曾經。
縱陟屺憑歌⁽⁶⁾，
循陔補句⁽⁷⁾，
懷思難勝。

銷凝⁽⁸⁾。
漫回首，
任墜溷飄茵⁽⁹⁾，
一例凋零。
獨有遺芳在，
伴白頭吟望，
蘭桂長馨⁽¹⁰⁾。
我正仰雲思母，
相對若為情。
但望極天涯，
風銷畫燭和淚傾。

注釋

- [1] 此詞為堅社社課，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
- [2] 帙：指書畫的封套，用布帛製成。
- [3] 孤絲：指菊花瓣。見唐白居易《重陽席上賦白菊》詩：「滿園花菊鬱金黃，中有孤絲色白霜。」此指璞翁舊帙卷中的殘英。
- [4] 殘英：指殘存未落的花或落花。見元尹廷高《楊州後土祠瓊花》詩：「無雙亭下萬人看，欲覓殘英一片難。」元陳旅《桃花幽禽圖》詩：「莫把殘英都蹴盡，無情流水畫橋東。」
- [5] 斷紅：指飄零的花瓣。見宋周邦彥《六醜·薔薇謝後作》詞：「恐斷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此指璞翁舊帙卷中之殘英。
- [6] 陟屺：指思念母親。出自《詩經·魏風·陟屺》：「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漢鄭玄箋：「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也。」明孫仁孺《東郭記·井上有李》：「因辟兄以離母，時懷陟屺之思。」屺：指沒有草木的山，有草木的山稱岵。
- [7] 循陔：指奉養父母。出自《詩經·小雅·南陔》：「毛傳云：『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其辭失傳，晉東晉據毛傳為之補作。」南北朝梁蕭統《文選·束皙「補亡詩·南陔」》：「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李善注：「循陔以采香草者，將以供養其父母。」陔：指田壟，山壟。
- [8] 銷凝：參見第59頁《渡江雲·舞場重到》注釋〔9〕。
- [9] 墜溷飄茵：指人處境高下懸殊。溷：骯髒，廁所。茵：墊，褥。出自唐姚思廉《梁書·儒林傳·范縝》：「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 [10] 蘭桂：指蘭與桂。二者皆有異香。常用來比喻美才盛德或君子賢人。見南北朝梁蕭統《文選·劉琨〈答盧湛〉詩》：「虛滿伊何，蘭桂移植。」呂向注：「蘭桂，喻君子也。」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省事》：「今世之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為之。」盧文弨補注：「蘭、桂，皆有異香。以喻懷才抱德之士，恥為若人之所為也。」此句指璞翁。



圖五：落瓣飄墜

渡江雲

辛卯除夕花市〔1〕

素馨斜畔路〔2〕，
嬉遊慣處，
曾記誤隨車〔3〕。
流塵歸夢轉，
佳節何堪，
歲暮又天涯〔4〕。
尋常巷陌，
笑今宵、
都似蜂衙〔5〕。
還省識、
渡江梅柳〔6〕，
渾是故園花〔7〕。

堪嗟〔8〕。
千絲弄碧〔9〕，
半面凝妝〔10〕，
正臨風瀟灑。
休更問，
移根換葉〔11〕，
將落誰家？
春心莫共花爭發〔12〕，
買花枝、
難買年華〔13〕。
歸去也，
椒杯且引流霞〔14〕。

注釋

- [1] 此詞為堅社社課，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農曆辛卯除夕，已是陽曆1952年初。除夕花市：當地習俗除夕逛花市，買花枝。花發繁茂能給來年帶來好運。
- [2] 素馨：花名。又名素英、玉芙蓉。花多白，原產嶺南，喜溫暖濕潤的氣候和充足的陽光。
- [3] 誤隨車：見唐韓愈《遊城南十六首》之《嘲少年》詩：「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只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宋秦觀《望海潮·洛陽懷古》詞：「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
- [4] 歲暮又天涯：借用唐杜甫《閣夜》詩意：「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 [5] 蜂衙：形容群蜂早晚聚集，簇擁蜂王的熱鬧樣子。此處喻花市人群擁擠，人頭攢動。見宋陸游《青羊宮小飲贈道士》詩：「微雨晴時看鶴舞，小窗幽處聽蜂衙。」
- [6] 渡江梅柳：見唐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 [7] 渾是故園花：見杜甫《憶弟二首》詩：「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宋舒亶《菩薩蠻·送奉化知縣秦奉議》詞：「一回別後一回老，別離易得相逢少。莫問故園花，長安君是家。」
- [8] 堪嗟：指令人慨歎之意。見宋周邦彥《渡江雲·晴嵐低楚甸》詞：「堪嗟。清江東注，畫舸西流，指長安日下。」
- [9] 千絲弄碧：見宋周邦彥《蘭陵王·柳》詞：「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
- [10] 半面凝妝：用徐妃半面妝的故事。唐李延壽《南史》記載，徐妃因梁元帝左目殘疾，得知元帝駕臨，只化半面妝，元帝見罷大怒而去。後常以半面妝形容花朵半開。宋史達祖《夜合花》詞：「向銷凝裏，梅開半面，情滿徐妝。」
- [11] 移根換葉：比喻徹底變換處境。見宋蘇軾《意難忘·妓館》詞：「怎禁得悽惶。待與伊移根換葉，試又何妨。」宋王沂孫《露華·碧桃》詞：「煙渡遠，應憐舊曲，換葉移根。」
- [12] 春心莫共花爭發：用唐李商隱《無題》詩原句：「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 〔13〕買花枝、難買年華：意為即使買了花枝得好運，也買不回消逝的年華。
- 〔14〕椒杯：指盛有酒的杯子。見宋吳文英《探芳新》詞：「椒杯香乾醉醒，怕西窗、人散後。暮寒深，遲回處、自攀庭柳。」流霞：喻美酒。出自漢王充《論衡·道虛》：「河東蒲阪項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淒愴。口飢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飢。』」唐李白《九日》詩：「今日雲景好，水綠秋山明。攜壺酌流霞，搴菊泛寒榮。」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用梅溪體〔1〕

翠深紅隙，
有雨梢風萼，
血痕猶積。
閩苑仙還〔2〕，
天涯花發，
穠豔似曾相識。
亂山開滿處，
看一片、
錦坪如織。
掩紅淚，
伴斜陽冉冉〔3〕，
送春無極。

鄉國〔4〕，
正寂寂、
舊侶鶴林〔5〕，
忍見傷心色。
夜月三更，
華鬢一霎〔6〕，
花夢總成追憶。
好枝難寄遠〔7〕，
休更向、
梢頭攀摘。
怕萬一、
動客愁怎生歸得〔8〕。

注釋

- [1] 此詞為堅社社課，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梅溪：為史達祖。南宋中期著名詞人。字邦卿，號梅溪，今河南開封人。著有《梅溪詞》存詞112首。
- [2] 閩苑：傳說中神仙居住地，詩詞中常指宮苑。
- [3] 冉冉：形容慢慢、漸漸。見南北朝梁蕭統《文選·屈原〈離騷〉》：「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呂向注：「冉冉，漸漸也。」三國魏吳質《答魏太子箋》：「日月冉冉，歲不我與。」
- [4] 鄉國：故國之意。見漢趙曄《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唐張籍《送新羅使》詩：「悠悠到鄉國，還望海西天。」另有家鄉之意。見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唐杜儼《客中作》詩：「容顏歲歲愁邊改，鄉國時時夢裏還。」
- [5] 鶴林：羅大經，字景倫，號鶴林，南宋人。歷任容州法曹、辰州判官、撫州推官，後因朝廷起矛盾糾紛被株連，彈劾罷官。此後閉門讀書，專事著作，大有經邦濟世之志。著《易解》、《鶴林玉露》。此處鶴林指有類似經歷的舊友。
- [6] 華鬢一霎：參見第64頁《渡江雲·香江重見希穎，詞以寄之》注釋〔7〕。
- [7] 好枝難寄遠：借用南北朝陸凱《贈范曄》詩意：「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寄一枝春。」另見宋姜夔《暗香》詞：「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
- [8] 動客愁：撩動起離開家鄉，客居異地人之愁緒。見唐戎昱《桂州口號》詩：「畫角三聲動客愁，曉霜如雪覆江樓。」宋趙長卿《菩薩蠻》詞：「楓林颯颯凋寒葉，汀蘋敗蓼遙相接。景物已非秋。淒涼動客愁。」

附錄

史達祖(史梅溪)有名篇《喜遷鶯》傳世：

月波凝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絲織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是隨香趁燭，曾伴狂客。

蹤跡，漫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拘未定，猶自學當年遊歷。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簾隙。



圖六：春山杜鵑

南浦

春水^{〔1〕}

南浦滿蒼波^{〔2〕}，
黯銷魂^{〔3〕}，
一葉輕舟如箭^{〔4〕}。
何處問萍蹤？
隨流水，
先有柳棉千點^{〔5〕}。
湔裙舊處^{〔6〕}，
鏡瀾曾照雙蛾展^{〔7〕}。
回首浪花和淚濺，
濕了小蠻針線^{〔8〕}。

飄零誰惜殘紅？
看迴潮尚有、
相思片片^{〔9〕}。
無語對東風，
煙汀外^{〔10〕}，
何日去帆吹轉？
雙魚欲倩^{〔11〕}，
情深又恐微波淺。
休說一江流不盡^{〔12〕}，
難送離愁天遠。

注釋

〔1〕 此詞為堅社社課，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

〔2〕 南浦：參見第39頁《齊天樂·荷花，寄呈佩瑜夫人》注釋〔2〕。

- [3] 黯銷魂：見南朝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黯然，神情沮喪的樣子。銷魂：形容人極度悲傷憂愁，或極度歡樂。
- [4] 一葉輕舟如箭：見宋蘇軾《行香子·過七里灘》詞：「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宋吳文英《繞佛閣》詞：「看浪颺春燈，舟下如箭。」
- [5] 何處問萍蹤？隨流水，先有柳棉千點：見宋蘇軾《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詞：「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蘇軾自注：「楊花落水為浮萍，驗之信然。」《楊花詞》即《柳花詞》。碧城借蘇詞之意化用之。
- [6] 湔裙：古代的一種風俗。農曆正月元日至月晦，士女酌酒洗衣於水邊，以避災度厄。見唐呂渭《皇帝移晦日為中和節》詩：「湔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湔：洗。
- [7] 鏡瀾：如鏡般之春水。雙蛾：雙眉。因蠶蛾之觸角細長而彎曲，故稱。以形容女子細彎之眉毛。見南朝梁沈約《昭君辭》：「朝發披香殿，夕濟汾陰河。於茲懷九逝，自此斂雙蛾。」宋王沂孫兩首《南浦·春水》詞有「別君南浦，翠眉曾照波痕淺」及「蛾眉乍窺清鏡」之句。
- [8] 小蠻針線：見宋蘇軾《青玉案·和賀方回韻，送伯固還吳中》詞：「作個歸期天定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小蠻：白居易二妾之一。明程登吉《幼學瓊林》：「白樂天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後泛指妾、伎等。
- [9] 看迴潮尚有、相思片片：借用宋張炎《台城路·寄太白山人陳又新》詞意：「迴潮似咽。送一點愁心，故人天末。」又用宋周邦彥《六醜·薔薇謝後作》詞意：「漂流處、莫趁潮汐。恐斷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迴潮：指回落的潮水。
- [10] 煙汀：指煙霧籠罩的水邊平地。見唐杜荀鶴《鷓鴣》詩：「一般毛羽結群飛，兩岸煙汀好景時。」宋陸游《秋雨北樹作》詩：「飄零露井無桐葉，斷續煙汀有雁羣。」
- [11] 雙魚：指書信。見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宋趙令疇《蝶戀花》詞：「蝶去鶯飛無處問，隔水高樓，望斷雙魚信。」倩：請人做某事，央求。
- [12] 一江流不盡：見南唐李煜《虞美人》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宋秦觀《江城子》詞：「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圖七：南浦春水

三姝媚

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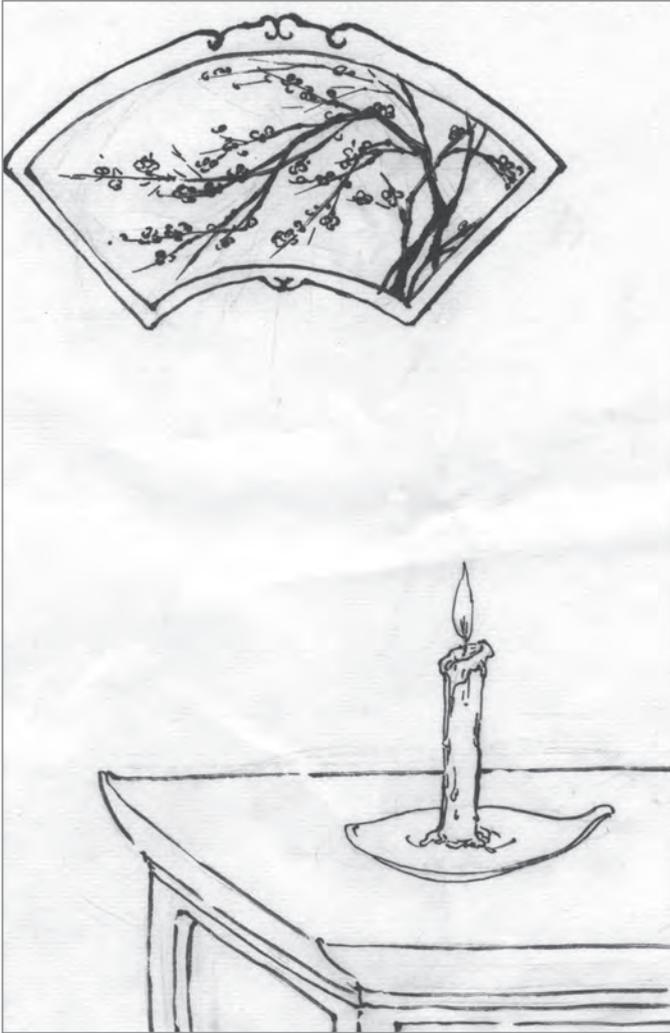
風檠飄夢轉〔1〕。
漸銀屏更深，
玉荷煙暖〔2〕。
倩影搖紅，
似洞房昨夜，
畫眉初見〔3〕。
鬢亂釵橫，
應另有窺人一點〔4〕。
強起徘徊〔5〕，
羞對嬋娟，
自憐光滿〔6〕。

春夢人間須斷〔7〕，
乍淒悄驚回〔8〕，
淚痕猶泫〔9〕。
紙帳迷離，
但小紅曾識〔10〕，
那時人面。
蠟已成灰〔11〕，
休再數相思分寸〔12〕。
說甚佳期重卜〔13〕，
晨妝自嬾。

注釋

〔1〕風檠：見宋蔣捷《瑞鶴仙·鄉城見月》詞：「風檠背寒壁，放冰蟾飛到，蛛絲簾隙。」檠：指燈、燭臺、燈架。

- [2] 玉荷：喻燈檠。
- [3] 倩影搖紅，似洞房昨夜，畫眉初見：借用唐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詩之意：「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 [4] 鬢亂釵橫，應另有窺人一點：見宋蘇軾《洞仙歌》詞：「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窺人一點：指月亮透過窗戶照人。碧城借蘇軾詞句，用另有窺人一點指蠟燭照人。
- [5] 強起徘徊：見《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 [6] 自憐光滿：見唐張九齡《望月懷遠》詩：「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 [7] 春夢人間須斷：見宋吳文英《三姝媚·過都城舊居有感》詞：「春夢人間須斷，但怪得當年，夢緣能短。」
- [8] 淒情驚回：見宋張炎《月下笛》詞：「連昌約略無多柳，第一是，難聽夜雨。漫驚回淒情，相看燭影，擁衾無語。」淒情：同淒情，傷感寂寞。
- [9] 淚痕猶泫：見唐杜牧《贈別》詩：「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宋晏幾道《蝶戀花》詞：「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泫：指淚珠下滴。
- [10] 小紅：原為宋范成大侍婢，能歌。范將其贈與姜夔。後泛指喜愛之家伎、家婢等。見宋姜夔《過垂虹》詩：「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 [11] 蠟已成灰：見唐李商隱《無題》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 [12] 休再數相思分寸：借用唐李商隱《無題》詩中「一寸相思一寸灰」之意。
- [13] 佳期重卜：見宋方千里《六么令》詞：「當時相見恨晚，彼此繫心目。別後空憶仙姿，路隔吹簫玉。何處欄杆十二，縹緲陽臺曲。佳期重卜。都將離恨，拼與尊前細留囑。」古人以燈芯、燭花燒結成花來預示吉祥。



圖八：燭

鷓鴣天

觀舞^{〔1〕}

掌上腰肢最可憐^{〔2〕}，
霓虹燈下影翩躚。
琴心未解凌波弱^{〔3〕}，
星眼誰教隔座傳^{〔4〕}。

拚酩酊，且流連^{〔5〕}。
鬢絲銷得盪茶煙^{〔6〕}。
新來總覺當歌嬾^{〔7〕}，
袖手無端又惘然^{〔8〕}。

注釋

- 〔1〕 此詞為堅社社課，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
- 〔2〕 掌上腰肢：用趙飛燕掌上舞的故事。明程登吉《幼學瓊林》記載：「趙飛燕入陽阿王家，學歌舞，漢成帝微行，聞其音而悅之，因召入宮，大幸。上所種環珮竹于臨池，服其實，肌滑體輕，上令飛燕服之，能於掌上起舞。」唐杜牧《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清黃仲則《綺懷》十六首之一：「楚楚腰肢掌上輕，得人憐處最分明。」
- 〔3〕 琴心：指琴聲表達的情意。見唐白居易《和殷協律琴思》詩：「煩君玉指分明語，知是琴心佯不聞。」宋晏幾道《采桑子》詞：「試拂么弦，卻恐琴心可暗傳。」凌波：參見第59頁《渡江雲·舞場重到》注釋〔5〕。
- 〔4〕 星眼：形容女子明亮的眼睛。見隋樹森編《全元散曲·鬥鶴鶉·元宵》：「正當年，柳眉星眼芙蓉面，絳衣縹緲，麝蘭瓊樹，花裏遇神仙。」
- 〔5〕 流連：指留戀不止，捨不得離去。南朝宋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京者，亦流連於隋會。」

- [6] 鬢絲銷得盪茶煙：見宋程公許《水調歌頭·和吳秀岩韻》詞：「駝裊倚禪榻，絲鬢颺茶煙。誰知老子方寸，歷歷著千年。」茶煙：指沏茶時的熱水氣。喻悠遊閒適的生活情趣或無奈落寞的生活狀態。清朱彝尊所著《曝書亭集》中有《茶煙閣體物詞》兩卷，《靜志居琴趣》詞一卷，被稱讚：「琴趣茶煙覓賞心於弦外。」碧城此句當亦有弦外之意。
- [7] 總覺當歌懶：見清厲鶚《百字令·丁酉清明》詞：「白眼看天，青袍似草，最覺當歌懶。悒悒門巷，落花早又吹滿。」
- [8] 袖手：此指被迫閒居。見唐韓愈《祭柳子厚文》：「不善為斫，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宋辛棄疾《滿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韻》詞：「袖手高山流水，聽群蛙鼓吹荒池。」

桂枝香

壬辰重九⁽¹⁾

韶華似舊⁽²⁾。
正異客異鄉，
又逢重九⁽³⁾。
乍雨還晴總是⁽⁴⁾，
釀愁時候。
茱萸強自簪巾幘⁽⁵⁾，
繞危欄⁽⁶⁾，
獨憑高岫⁽⁷⁾。
夕陽無限⁽⁸⁾，
江關何處⁽⁹⁾？
幾回搔首。

更誰共、
東籬把酒⁽¹⁰⁾？
歎人遠天涯，
淚沾襟袖。
故國西風⁽¹¹⁾，
料也比黃花瘦⁽¹²⁾。
何須更問秋能幾？
且看他敗荷衰柳⁽¹³⁾。
膾鱸休憶⁽¹⁴⁾，
無多歸興，
亂鴉啼後⁽¹⁵⁾。

注釋

- [1] 壬辰重九：為1952年農曆九月九日。九月九為重陽節，有登高習俗。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重陽登高》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以代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 [2] 韶華：指青年時期。見唐李賀《嘲少年》詩：「莫道韶華鎮長在，髮白面皺專相待。」宋秦觀《江城子》詞：「韶華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
- [3] 正異客異鄉，又逢重九：借用唐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 [4] 乍雨還晴：見宋黃機《祝英台近》詞：「乍雨還晴，花柳自多麗。」宋葛長庚《沁園春》詞：「乍雨還晴，似寒而暖，春事已深。」
- [5]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種常綠帶香植物。巾幘：指頭巾，以幅巾製成的帽子。見宋周邦彥《六醜·落花》詞：「殘英小，強簪巾幘。終不似，一朵釵頭顫嫋，向人欹側。」
- [6] 危欄：參見第77頁《過秦樓·石塘晚眺》注釋[10]。
- [7] 高岫：指高山。見唐五代許渾《冬日登越五台懷歸》詩：「月沉高岫宿雲開，萬里歸心獨上來。河畔雪飛揚子宅，海邊花盛越王臺。」
- [8] 夕陽無限：借用唐李商隱《樂遊園》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意。
- [9] 江關：位於今湖北枝城市荊門與宜昌的虎牙二山夾江對峙。後泛指海內或江南。見唐杜甫《詠懷古跡》詩：「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宋蘇軾《過海得子由書》詩：「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
- [10] 東籬把酒：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記載，晉陶淵明重九日賞菊無酒，忽見一穿白衣之人送來酒，陶飲後醉倒東籬。見宋李清照《醉花蔭》詞：「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宋柳永《玉蝴蝶·重陽》詞：「東籬攜酒，共結歡遊。」
- [11] 故國西風：比喻國家的衰敗沒落景象。見唐周賀《出關後寄賈島》詩：「故國知何處，西風已度關。歸人值落葉，遠路入寒山。」宋陳

怨可《桂枝香》詞：「西風故國。記乍免內黃，歸夢溪曲。還是秦星夜映，楚霜秋足。」

- [12] 料也比黃花瘦：化用宋李清照《醉花陰》詞：「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之意。
- [13] 敗荷衰柳：見宋潘希白《大有·九日》詞：「紅萸佩，空對酒。砧杵動微寒，暗欺羅袖。秋已無多，早是敗荷衰柳。」
- [14] 膾鱸休憶：用「尊鱸之思」的典故。唐房玄齡《晉書·張翰傳》記載，張翰在洛陽做官，「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而歸。」後成為思念故鄉的代詞。見唐崔顥《維揚送友還蘇州》詩：「長安南下幾程途，得到邗溝吊綠蕪。渚畔鱸魚舟上釣，羨君歸老向東吳。」宋史達祖《秋霽》詞：「念上國，誰是膾鱸江漢未歸客？」
- [15] 無多歸興，亂鴉啼後：見宋汪藻《點絳脣》詞：「好個霜天，閑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碧城反意用之。

燭影搖紅

元夜有懷

捲盡浮雲，
月明珠海春寒淺〔1〕。
畫樓連苑沸笙歌，
香泛瓊杯滿。
呵醉金吾不管〔2〕，
恣嬉遊、
風輕夜暖。
五更燈火，
十里鞭絲〔3〕，
閨仙猶羨〔4〕。

能幾星霜〔5〕，
驚心何止滄桑換。
故園東望路漫漫〔6〕，
離恨天涯遠。
眼底舊情未遠〔7〕。
又誰家、
簫聲遞怨？
枉教回首，
疑是霓裳〔8〕，
夢中吹斷。

注釋

〔1〕 捲盡浮雲，月明珠海春寒淺：見宋徐俯《卜運算元》詞：「心空道亦空，風靜林還靜。卷盡浮雲月自明，中有山河影。」

- [2] 呵醉金吾不管：用李廣飲酒夜歸的故事。漢司馬遷《史記·李廣將軍傳》：「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金吾：古官名。負責皇帝大臣警衛、儀仗以及掌管治安的武職官員。見宋劉辰翁《寶鼎現·春月》詞：「簫聲斷、約彩鸞歸去，未怕金吾呵醉。」
- [3] 鞭絲：馬鞭。借指出遊。見宋陸游《乍晴出遊》詩：「本借微風歛帽影，卻乘新暖弄鞭絲。」
- [4] 閩仙：指神仙。
- [5] 星霜：星辰一年一周轉，霜每年遇寒而降，故以星霜形容年歲。見唐白居易《歲晚旅望》詩：「朝來暮去星霜換，陰慘陽舒氣序牽。」
- [6] 故園東望路漫漫：用唐岑參《逢入京使》詩原句：「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 [7] 遁：指逃避。漢許慎《說文解字》：「遁，逃也。」見《爾雅·釋言樊》：「行相避逃謂之遁。」
- [8] 霓裳：指唐代樂曲《霓裳羽衣曲》，相傳為唐玄宗所制。見唐白居易《琵琶行（並序）》詩：「輕攏慢撚抹複挑，初為《霓裳》後《六么》。」

采桑子

年時燈火闌珊處⁽¹⁾，
花滿金堤，
月滿樓西，
曾記纖蔥醉裏攜⁽²⁾。

重來輦路人何在⁽³⁾？
心字羅衣⁽⁴⁾，
雪柳蛾兒⁽⁵⁾，
空惹風前淚暗垂。

注釋

- [1] 燈火闌珊：指燈火稀疏。見宋辛棄疾《青玉案·元夕》詞：「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 [2] 纖蔥：多形容女子纖纖細膩的手指。
- [3] 輦路：指帝皇車駕所經道路。亦指京城繁華街道。見宋陸游《韓太傅生日》詩：「珥貂中使傳天語，一片驚塵飛輦路。」宋吳文英《點絳脣·試燈夜初晴》詞：「輦路重來，仿佛燈前事。」
- [4] 心字羅衣：指女人衣曲領如心字。見宋晏幾道《臨江仙》詞：「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 [5] 雪柳蛾兒：指女人應景的頭飾。蛾兒：是用綾綺等織物剪成蛾形。雪柳：是用撚金製成的柳絲狀飾物。見宋辛棄疾《青玉案·元夕》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

臨江仙

寄酬璞翁^{〔1〕}

誰道樓頭當夜月，
依稀還似長安。
放懷且共酒杯寬。
悠悠恩怨，
相對欲言難^{〔2〕}。

別後音書傳秀句^{〔3〕}，
清芬徒仰高山^{〔4〕}。
梅花紙帳水雲間。
春風詞筆，
長使伴蒼顏^{〔5〕}。

注釋

- 〔1〕 劉景堂賦《臨江仙》寄碧城，碧城賦此詞以酬。見附錄。
- 〔2〕 悠悠恩怨，相對欲言難：見附錄劉景堂詞中「恩怨爾汝，莫問馬牛風」句後之注釋。
- 〔3〕 秀句：指優美的文句。見南朝宋鍾嶸《詩品》：「奇章秀句，往往警道。」唐杜甫《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詩：「題詩得秀句，箭翰時相投。」此處指璞翁寄碧城之《臨江仙》詞。
- 〔4〕 清芬徒仰高山：出自《詩經·小雅·車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以高山句讚美孔子。漢鄭玄注解說：「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清芬：常用來形容高尚的德行。見唐李白《贈孟浩然》詩：「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 〔5〕 春風詞筆，長使伴蒼顏：參見第70頁《念奴嬌·客館新涼》注釋〔10〕。蒼顏：乃碧城自指。

附錄

劉景堂

臨江仙

碧城招飲，少幹、希穎即席賦詩。余醉歸，依此為和

月當頭夜曾相賞，今朝又聚萍蹤。人生惟有酒懷同。恩怨爾汝，莫問馬牛風。席間與碧城各道所懷

年少幾人誇倚馬，新詩疊韻重重。渡頭催別一聲鐘。此情留取，他日話相逢。

(《劉伯端滄海樓集》)

瑞鶴仙

一峯⁽¹⁾《春夜書懷》有「雲屏隔影清歌闕，長恨金籠失雪衣」⁽²⁾之句。璞翁以其聲甚怨，倚歌慰之，其結句云「天涯殘月五更鐘，離魂歸夢，來往可相逢」。有感戲成此解，依夢窗體。

恨餅驚索斷⁽³⁾。
對雲屏影隔，
酒醒人遠。
傷心舊池館⁽⁴⁾。
漸沉沉寒笛⁽⁵⁾，
頻催更箭⁽⁶⁾。
良宵苦短。
記當時、
棲香正燠⁽⁷⁾。
又爭知、
雪冷金籠，
回首夢緣終淺⁽⁸⁾？

淒怨。
清詞一曲，
老淚千行，
賦情難遣。
依依紈扇。
丹青在、
又塵損⁽⁹⁾。
縱三更殘月，
離魂來往，

也負楊花踏遍〔10〕。

問劉郎、

咫尺蓬山，

甚時得見？〔11〕

注釋

- 〔1〕 一峯：陳一峯，粵港著名文人，擅詩詞。
- 〔2〕 金籠失雪衣：用周韶吟詩落籍的故事。宋蘇軾《天際烏雲帖》記載，宋神宗年間，大臣蘇頌赴杭州，知州陳襄設宴，官妓周韶身著白衣侍宴。周韶乞蘇頌助其落籍，蘇頌指廊上籠中白鸚鵡說，汝若能吟一好詩，我當為你向太守求情。周韶提筆立成：「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周韶因此脫籍。後蘇軾作《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詩：「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
- 〔3〕 恨艸驚索斷：見宋吳文英《解連環》詞：「銀瓶恨沉斷索。歎梧桐未秋，露井先覺。」吳詞中「銀瓶恨沉斷索」用白居易《井底引銀瓶》詩：「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之意。以汲水時絲繩的斷絕，比喻分離時的遺恨。銀瓶：古時汲水用的器具。
- 〔4〕 舊池館：指一峯之傷心處。
- 〔5〕 寒笛：淒清的笛聲。見唐方幹《過朱協律故山》詩：「難收故交意，寒笛一聲聲。」宋孫光憲《定西番》詞：「何處戍樓寒笛，夢殘聞一聲。」
- 〔6〕 更箭：指在刻漏上指示時間的箭頭。見唐杜甫《湖城東遇孟雲卿》詩：「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宋周邦彥《過秦樓》詞：「人靜夜久憑闌，愁不歸眠，立殘更箭。」
- 〔7〕 棲香：參見第54頁《憶舊遊·記梨渦宛轉》注釋〔5〕。
- 〔8〕 回首夢緣終淺：見宋吳文英《三姝媚·過都城舊居有感》詞：「春夢人間須斷。但怪得、當年夢緣能短。」
- 〔9〕 丹青在，又塵損：見宋吳文英《解連環》詞：「抱素影、明月空間，早塵損丹青，楚山依約」。
- 〔10〕 縱三更殘月，離魂來往，也負楊花踏遍：借用宋晏幾道《鷓鴣天》詞意：「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

〔11〕問劉郎、咫尺蓬山，甚時得見：見李商隱《無題》詩：「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碧城句中劉郎指劉璞翁。

附錄

劉景堂原詞如下：

臨江仙 陳一峰賦詞有「長恨金籠失雪衣」之句，倚此調之。

過了花朝寒食近，香車一去無蹤。酒邊歡笑與誰同。遊絲眼底，輕颺落花風。

已是懷人春又老，任他門掩重重。天涯殘月五更鐘。斷魂歸夢，來往可相逢。

（《劉伯端滄海樓集》）

陳一峯原詞如下：

鷓鴣天

又是燈昏酒醒時，更堪簾外雨淒淒。雲屏隔影清歌闕，長恨金籠失雪衣。

潮有信，夢難期。當年淇上柳依依。扁舟漸遠東風惡，吹斷離愁逐絮飛。

（《一峯詩存、一峯詞鈔》）

南鄉子

步璞翁韻，酬影樹亭主人〔1〕

樹影蔭幽亭。

綠遍池塘草自生〔2〕。

文藻江山舒秀句〔3〕，

明明〔4〕。

一片冰心萬里程〔5〕。用彊邨題懺庵詞意

仰止寸衷傾〔6〕。

庾信文章老更成〔7〕。

俊賞《霜花腴》譜在〔8〕，

堪驚。

天外桃開照晚晴〔9〕。袁子才詩「若道風流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

注釋

- 〔1〕 影樹亭主人：指廖恩燾。影樹亭原為廖恩燾任外交官時在古巴的居所名。後廖恩燾香港居室也稱影樹亭。參見〈劉景堂序〉注釋〔3〕。
- 〔2〕 綠遍池塘草自生：見南北朝宋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 〔3〕 文藻江山舒秀句：參見第114頁〈臨江仙·寄酬璞翁〉注釋〔3〕。
- 〔4〕 明明：表示顯然如此或確定，以加重語氣。見唐皎然《雜興》詩：「請從象外推，至論尤明明。」
- 〔5〕 一片冰心萬里程：見唐王昌齡《七絕·芙蓉樓送辛漸》詩：「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碧城句後附小字「用彊邨題懺庵詞意」是指朱孝臧為廖恩燾所著《懺庵詞》卷首題辭：「胎息夢窗，潛氣內轉，於順逆伸縮處求索消息，故非貌似七寶樓臺者所可同年而語。至其驚采奇豔，則又得於尋常聽睹之外，江山文藻，助其縱橫，幾為倚聲家別開世界矣！」
- 〔6〕 仰止寸衷傾：參見第114頁《臨江仙·寄酬璞翁》注釋〔4〕。

- [7] 庾信文章老更成：見唐杜甫《絕句》詩：「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庾信：梁代人，入蕭綱宮廷，任東宮學士。著有《庾子山集》。四十二歲出使西魏以後，文風由輕豔流蕩轉為蒼勁悲涼。此句喻廖恩燾。
- [8] 《霜花腴》：詞牌名。為宋吳文英自度曲。《霜花腴》為吳文英代表作，極負盛譽。他將自己的詞集題名《霜花腴詞集》。宋周密作《玉漏遲·題吳夢窗「霜花腴詞集」》，宋張炎作《聲聲慢·題夢窗自度曲「霜花腴」卷後》對其推重。清朱孝臧《丹鳳吟·寄懷陳述叔嶺南》詞：「俊賞《霜花腴》譜，韻起孤弦，秋蓬書客。」此處「霜花腴譜」指廖恩燾詞著。
- [9] 天外桃開照晚晴：見清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七十七條：「風情之事，不宜於老；然借老解嘲，頗可強詞奪理。康節先生《妓席》云：『花見白頭花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余仿其意云：『若道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

附錄

劉景堂原詞如下：

《南鄉子》 春日懷少幹

新綠漸長亭。不為王孫草自生。禁火光陰明日又，清明。魂斷家山路幾程。

相約酒同傾。酒薄翻愁醉不成。身世悠悠雖健在，堪驚。猶勸花間惜晚晴。

（《劉伯端滄海樓集》）

望江南

癸巳夏日，希穎、培遠、定華來舍談畫〔1〕。

希穎寫有山水一幅，余因口占一解

丹青手〔2〕，
應是筆生花〔3〕。
片紙山河如帶礪〔4〕，
此身疑是在桑麻〔5〕。
老樹最枿杈〔6〕。

 注釋

- 〔1〕 癸巳：為1953年。希穎：參見第31頁《題詞·木蘭花慢》注釋〔1〕。定華：參見第70頁《念奴嬌·客館新涼》注釋〔2〕。
- 〔2〕 丹青手：畫工。見宋王安石《明妃曲》詩：「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 〔3〕 應是筆生花：用「夢筆生花」的典故。唐李延壽《南史·紀少瑜傳》記載，紀少瑜年青時刻苦用功，感動文神，夜中夢見一人贈送其一枝生花彩筆。醒後枕邊果見此筆。此後文章日佳。
- 〔4〕 山河如帶礪：出自漢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意思為黃河不會狹如衣帶，泰山不會小如磨石，國家不會滅絕。比喻時間久遠，任何動盪決不變心。宋劉過《西江月》詞：「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
- 〔5〕 桑麻：指桑樹和麻。又泛指農作物或農事。見晉陶淵明《歸園田居》詩之二：「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唐孟浩然《過故人莊》詩：「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 〔6〕 枿杈：指樹杈縱橫交叉的樣子。見清況周頤《蕙風詞話》：「涪翁信能鬱蒼聳秀，其不甚經意處，亦複老幹枿杈，第無醜枝，斯其所以為涪翁耳。」

燭影搖紅

題《蔭堂讀書圖》

松菊猶存⁽¹⁾，
草堂小築徧林表。
東籬商略楚騷心⁽²⁾，
簾捲芸香繞。
如見襟懷浩渺，
有遺風⁽³⁾、
明珠海嶠⁽⁴⁾。
閒門芳草⁽⁵⁾，
晚節黃花⁽⁶⁾，
自供吟嘯⁽⁷⁾。

殘墨留題，
故人別有傷心調。
畫圖疑在夢中看，
相對添淒悄⁽⁸⁾。
何事銷凝滿抱⁽⁹⁾？
最難忘、
清輝共照⁽¹⁰⁾。
與君曾是，
當日樓前，
承平年少⁽¹¹⁾。

注釋

- [1] 松菊猶存：見晉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2] 商略：指品評，評論。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品藻》：「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

- 《魏書·李彪傳》：「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楚騷：參見第67頁《三姝媚·題汪馥庵手抄草乃倫拘幽詞草》注釋〔3〕。
- 〔3〕 遺風：指前代或前人遺留下來的風教。見楚屈原《楚辭·九章·哀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 〔4〕 明珠海嶠：參見第64頁《渡江雲·香江重見希穎》注釋〔2〕。
- 〔5〕 閑門芳草：見唐劉長卿《尋南溪常山道人隱居》詩：「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閑門。」閑門：指進出往來人稀的清閒門庭。芳草：比喻忠貞或賢德之人。見楚屈原《楚辭·離騷》：「何昔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王逸注：「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
- 〔6〕 晚節黃花：見宋韓琦《九日小閣》詩：「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晚節：指晚年的節操。黃花：指菊花。比喻人晚節高尚。
- 〔7〕 吟嘯：指高聲吟唱，吟詠。見晉葛洪《抱樸子·暢玄》：「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為繩樞。」宋張炎《木蘭花慢·為越僧樵隱賦樵山》詞：「從容。吟嘯百年翁，行樂少扶筇。」
- 〔8〕 相對添淒悄：參見第104頁《三姝媚·燭》注釋〔8〕。
- 〔9〕 銷凝：參見第59頁《渡江雲·舞場重到》注釋〔9〕。
- 〔10〕 清輝：清光，指皎潔的月光。見晉葛洪《抱樸子·博喻》：「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
- 〔11〕 與君曾是，當日樓前，承平年少：借用宋周密《玉漏遲·題吳夢窗「霜花腴詞集」》詞「老來歡意少。錦鯨仙去，紫簫聲杳。怕展金奩，依舊故人懷抱。猶想烏絲醉墨，驚俊語、香紅圍繞。閒自笑。與君共是、承平年少」之意。承平：太平，持久太平。見東漢班固《漢書·食貨志上》：「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命困。」唐鮑防《雜感》詩：「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

滿庭芳

聞歌有感^{〔1〕}

掩扇清吭^{〔2〕}，
連環密意^{〔3〕}，
酒邊無限悲歡。
玉盤珠落^{〔4〕}，
聲韻自輕圓^{〔5〕}。
還似桃根舊曲^{〔6〕}，
空惆悵、
恩怨無端。
休回首，
閒情未讎，
絲竹入中年^{〔7〕}。

誰憐？
悽怨處，
紅牙細撥^{〔8〕}，
粉淚偷彈^{〔9〕}。
似低訴人間，
萬感幽單^{〔10〕}。
同是狂歌當哭^{〔11〕}，
今古事、
一霎華鬢^{〔12〕}。
何堪見，
梁塵尚繞^{〔13〕}，
燈火已闌珊^{〔14〕}。

注釋

- [1] 此詞為堅社社課，劉景堂首唱。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1952年，粵劇著名演員芳艷芬（原名梁燕芳）宴請堅社詞人。諸詞人將為此所作《滿庭芳》詞，合編為《燕芳詞冊》，贈送芳艷芬。
- [2] 掩扇清吭：見宋王沂孫《聲聲慢》詞：「迎門高髻，倚扇清吭，娉婷未數西州。」清吭：指清亮的聲音。見宋林千之《送馬靜山寄林曉山兄弟》詩：「古井誰復汲，古調誰得裁。元鶴引清吭，萬壑松曲哀。」
- [3] 密意：指親密的情意。見南朝梁陳間徐陵《洛陽道二首》詩之二：「相看不得語，密意眼中來。」宋張先《武陵春》詞：「秋染青溪天外水，風棹采菱還。波上逢郎密意傳，語近隔叢蓮。」
- [4] 玉盤珠落：形容彈奏琴聲。見唐白居易《琵琶行》詩：「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 [5] 輕圓：形容聲音和諧。見宋沈括《夢溪筆談·樂律一》：「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
- [6] 桃根舊曲：參見第59頁《渡江雲·舞場重到》注釋〔3〕。
- [7] 絲竹中年：指中年人以絲竹陶情排遣哀傷。絲竹：竹管樂器之總稱。亦泛指音樂。見漢《禮記·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唐傅專《避地》詩之二：「賓朋此日差相倚，絲竹中年強自寬。」參見《摸魚子·送仲嘉兒赴美》注釋〔12〕。
- [8] 紅牙細撥：參見第71頁《念奴嬌·客館新涼》注釋〔12〕。
- [9] 粉淚偷彈：見宋劉過《沁園春》詞：「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曾教柳傅看。」
- [10] 幽單：孤獨。見唐李賀《仁和里雜敘皇甫湜》詩：「那知堅都相草草，客枕幽單看春老。」宋吳文英《宴清都·連理海棠》詞：「人間萬感幽單，華清慣浴，春盎風露。」
- [11] 狂歌當哭：見漢《雜曲歌辭·悲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碧城化用其意。當：當作。用歌詠或詩文來代替痛哭，藉以抒發心中的悲憤。
- [12] 一霎華鬢：參見《渡江雲·香江重見希穎，詞以寄之》注釋〔7〕。
- [13] 梁塵：指嘹亮動聽的歌聲。見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五七二引漢劉向《別錄》：「漢興以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南朝宋鮑照《學古》詩：「調弦俱起舞，為我唱梁塵。」
- [14] 燈火已闌珊：參見第113頁《采桑子》注釋〔1〕。

浪淘沙慢

送春⁽¹⁾

曲欄外，
遙峯霧隱，
遠浦煙疊。
婪尾番風漸掣⁽²⁾，
牆頭細雨未歇。
剪不斷、
長條千百結。
是當日、
素手親折⁽³⁾。
忍更見青青尚如此⁽⁴⁾，
傷心向誰說？

佳節。
等閒竟又拋撇⁽⁵⁾。
對墜粉飄香⁽⁶⁾，
無言處、
耿耿愁思徹。
嗟蒂是將離，
人是輕別。
怨懷自切，
窺淚痕、
長恨虛堂無月⁽⁷⁾。

煙樹淒迷鴉聲咽⁽⁸⁾。
芳菲減⁽⁹⁾、
夢迷夜蝶⁽¹⁰⁾。

玉蠶老、
 繭絲猶是絕〔11〕。
 問春去後幾時回〔12〕？
 便縱得、
 相逢鏡裏應添雪。

注釋

- 〔1〕 此詞為堅社社課。見〈參考資料：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
- 〔2〕 婪尾：最後，末尾。見宋楊萬里《八月朔曉起趣辦行李》詩：「雨後晨先起，花間濕也行。破除婪尾暑，領略打頭清。」
- 〔3〕 長條千百結。是當日，素手親折：見宋周邦彥《浪淘沙慢》詞：「正拂面垂楊堪攬結，掩紅淚、玉手親折。」宋楊澤民《浪淘沙慢》詞：「情緒似丁香千百結。忍重看、手簡親折。」
- 〔4〕 叟更見青青尚如此：借用宋辛棄疾《長亭怨慢》詞意：「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青青：茂盛的样子。
- 〔5〕 拋撇：拋開，丟棄。見明高明《琵琶記·才俊登程》：「年兄年弟，休得拋撇。」太平天國石達開《入劍門》詩：「拋撇妻孥戴覆盆，含冤難復叩天閭。」
- 〔6〕 墜粉飄香：形容花凋落、飄零。見宋盧祖皋《江城子》詞：「墜粉飄香，日日喚愁生。」「粉」、「香」皆指花。
- 〔7〕 虛堂：高堂。見宋朱熹《山北紀行》詩之十：「北渡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唯四壁。」
- 〔8〕 煙樹：指雲煙繚繞的樹木、叢林。見唐孟浩然《夜歸鹿門歌》詩：「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
- 〔9〕 芳菲：花草樹木芳香紛華，形容春天景色。見唐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詩：「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 〔10〕 夢迷夜蝶：用「莊周化蝶」的典故。《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與。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 [11] 玉蠶老、繭絲猶是絕：參見李商隱《無題》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文天祥《盛事抒懷·六十初度》詩句：「繭絲吐盡春蠶老。」絲與思諧音，亦指思念。
- [12] 問春去後幾時回：見宋張先《天仙子》詞：「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

浣溪沙

壽碧桐太夫人，和鳳丈韻〔1〕

南斗星高岳降賢〔2〕，
西池日暖玉生煙〔3〕，
笑看王母又開筵〔4〕。

人羨碧桐棲老鳳〔5〕，
天教白首眷文鴛〔6〕，
雙輝長照好林園〔7〕。

注釋

- 〔1〕 碧桐太夫人：即廖恩燾夫人。鳳丈：廖恩燾字鳳舒，故稱鳳丈。
- 〔2〕 南斗星：由六顆星組成。傳說南斗主生，南斗六星君是管理世間人、妖、靈、神、仙等生靈的天官。高岳降賢：見明程登吉《幼學瓊林》說：「賀人生子，曰嵩嶽降神；自謙生女，曰緩急非益。」
- 〔3〕 西池：相傳為西王母所居瑤池的異稱。日暖玉生煙：用「藍田生玉」的典故。晉陳壽《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記載，諸葛亮兄諸葛瑾在東吳官至大將軍，其子諸葛恪機敏過人，口才極好。一日，孫權設宴，令人牽頭驢，驢臉上寫「諸葛子瑜（諸葛瑾字子瑜）」，藉以譏諷其臉長，諸葛恪在四字後面添寫「之驢」。滿座文武無不驚訝嘆服。又一次，孫權問諸葛恪，你父與你叔父比，誰高明？諸葛恪回答，我父高明，因他懂得侍奉明主。孫權見諸葛恪才思敏捷，對答如流，對諸葛瑾說到：「藍田出美玉，名門生賢良，其名不虛傳。」後人以藍田生玉比喻賢父生賢子。見唐李商隱《錦瑟》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 〔4〕 王母又開筵：用蟠桃盛會的故事。明吳承恩《西遊記》第五回：「一朝，王母娘娘設宴，大開寶閣，瑤池中做『蟠桃盛會』，即著那紅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黃衣仙女，綠衣仙女，各頂花籃，去蟠桃園摘桃建會。」

- 〔5〕人羨碧桐棲老鳳：見唐杜甫《秋興八首》詩之八：「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句巧嵌碧桐鳳舒。
- 〔6〕文鴛：即鴛鴦。見宋張先《減字木蘭花》詞：「文鴛繡履，去似楊花塵不起。」明徐霖《繡襦記·父子萍逢》：「論山雞離披毛羽，配文鴛固難為對。」
- 〔7〕雙輝：指鳳舒、碧桐夫婦。林園：指山林田園。見晉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

燭影搖紅

題《海天樓讀書圖》^{〔1〕}

百尺高樓，
下臨應笑丁沽淺^{〔2〕}。
倒將黃海入寒天，
仰視浮雲變^{〔3〕}。
回首芸窗靜掩^{〔4〕}，
撫春醪^{〔5〕}、
綸巾自岸^{〔6〕}。
百年身世，
萬劫蟲沙^{〔7〕}，
悠然興歎。

猶抱叢殘^{〔8〕}，
絃歌不為驚飈斷。
遙知肝膽有風波^{〔9〕}，
浩氣能舒捲。
何況滄桑慣見。
且看他、
魚龍曼衍^{〔10〕}。
闌干閒處，
休問何時，
東風輕換。

注釋

〔1〕《海天樓讀書圖》：海天樓為巢章甫之畫閣書齋。巢章甫（1910–54）名章，字章甫，江蘇人，久居天津，為張大千入室弟子。工書畫，

精篆刻，通鑒賞，富收藏。平津畫報界耆宿馮武越為其畫《海天樓讀書圖》。畫中之巢氏綸巾束髮端坐高樓，面對無涯際之海天，捧卷而讀。

- [2] 丁沽：為天津的別稱。碧城曾隱居天津，以研讀詞學自怡。此詞既為題圖，亦多借題圖自述當年。
- [3] 浮雲變：參見第89頁《酷相思》注釋〔12〕。
- [4] 芸窗：此指書齋。見唐蕭頊《贈翁承贊漆林書堂詩》詩：「卻對芸窗勤苦處，舉頭全是錦為衣。」金馮延登《洮石硯》詩：「芸窗盡日無人到，坐看玄雲吐翠微。」芸：指芸香，能避蠹，書室常貯之。
- [5] 春醪：指春酒。見晉陶淵明《擬挽歌辭》之二：「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 [6] 綸巾：用青絲帶做頭巾，魏晉時士人多喜服此巾。岸：此處指岸幘。岸幘是把幘（一種頭巾）掀起露出前額的一種裝束。形容飄逸瀟灑或儒雅風流。見唐呂巖《雨中花》詞：「岳陽樓上，綸巾羽扇，誰識天人。」宋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詞：「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 [7] 蟲沙：比喻戰死的兵卒。亦泛指死於戰亂者或因戰亂而遭殃的民眾。見唐羅隱《投湖南于常侍啟》：「物匯雖逃於芻狗，孤寒竟陷於蟲沙。」唐韓愈《送區弘南歸》詩：「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似飛。」
- [8] 叢殘：指瑣碎，零亂。亦喻瑣碎零亂事物。見漢牟融《理惑論》：「眾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宋蘇舜欽《上孫沖諫議書》：「某故敢繕寫雜文共八十有五篇，求為佐佑，又用此本原之論以先之。蓋叢殘屑淺之說，不足詭聽覽也。」此處當指古舊書籍。
- [9] 肝膽有風波：用「肝膽楚越」的典故。春秋時楚越兩諸侯國，雖土地相連，但關係不好。比喻有着密切關係的雙方，變得互不關心或敵對。《莊子·德充符》：「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清張惠言《水調歌頭》：「招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芥蒂還如何？楚越等閒耳，肝膽有風波。」
- [10] 魚龍曼衍：原指各種雜戲同時演出，後形容事物雜亂，變化繁多。出自漢班固《漢書·西域傳贊》：「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魚龍：參見第82頁《過秦樓·懺庵再賦〈石塘晚眺〉並囑和韻》注釋〔9〕。

點絳脣

題汪彥斌女士《藝海珠塵》冊頁〔1〕

詠絮當年，
謝堂舊客知誰在〔2〕？
藝舟重載，
應有愁如海〔3〕。

容易星星，
又見山河改〔4〕。
歌慷慨〔5〕。
淚痕無奈、
空落西洲外〔6〕。

注釋

- 〔1〕 汪彥斌：汪精衛之侄女，汪精衛堂兄汪兆銓之女，汪彥慈之妹。《藝海珠塵》：古時把學問、技術皆謂之藝。禮、樂、射、御、書、數稱之謂六藝。儒家經典之詩、書、禮、樂、易、春秋，亦稱之為六藝。清吳省蘭於嘉慶年間輯刊《藝海珠塵》，收書百餘種，內容包括經學、小學、地理、掌故、筆記、小說、天文、曆算、詩文等。汪彥斌女士《藝海珠塵》本書編注者未見過，亦無從知道其內容。從碧城詞中推測，似為汪彥斌女士將其珍藏之墨蹟輯集而成的冊頁。
- 〔2〕 詠絮當年，謝堂舊客知誰在：見唐房玄齡《晉書·列女傳·謝道韞》。書中記載：謝奕之女道韞，有才辯。與叔安宴于家。俄而下雪，安曰：大雪紛紛何所似？道韞之兄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曰：柳絮才高不道鹽。後以「詠絮」贊揚女子能詩善文。清錢謙益《許夫人嘯雪庵詩序》：「以薛瑤噉香之質，挾謝韞詠絮之才。」碧城以謝道韞喻汪女士。以「謝堂舊客」指汪女士之親人，乃睹墨蹟思故人。
- 〔3〕 藝舟重載，應有愁如海：長期塵封具有藝術價值之墨蹟重新面世，

自應感慨無限。宋秦觀《千秋歲》：「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清黃景仁《綺懷》詩：「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 [4] 容易星星，又見山河改：此兩句為碧城慨歎國民黨政權潰如決堤，中國共產黨星星之火便使山河再次易幟。近代中國第一次山河易幟為孫中山領導推翻清廷。星星：有雙重含意，既指人生華髮，又指星星之火。山河改：見晉陶淵明《擬古九首》詩其九：「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 [5] 歌慷慨：形容情緒激昂地唱歌，以抒發悲壯的胸懷。此處「歌慷慨」為懷念汪精衛。汪精衛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行刺清攝政王未遂，被捕後曾賦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 [6] 淚痕無奈、空落西洲外：用羊曇醉過西州的故事。唐房玄齡《晉書·謝安傳》記載，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為謝安所器重。謝安病重時，為探望謝安，羊曇常過西州城。謝安故去，羊曇不敢行走西州路。一日，醉酒後行至西州城門，方慟哭而過。後人以「西州」寄託對故國、摯友的思念。唐溫庭筠《經故翰林袁學士居》詩：「西州城外花千樹，儘是羊曇醉後春。」宋朱敦儒《水調歌頭》詞：「有淚看芳草，無路認西州。」西洲：又西州，東晉古城，故址今南京市西。碧城曾因懷念汪精衛而落淚，但不能再往南京故人曾居之地，故只能淚落西洲外。

玉樓春

定華以自畫山水扇面見貽，賦題其上〔1〕

關河馬足今同賤，
深悔當年差學劍〔2〕。
故園夢境已模糊，
得汝丹青看一面。

浣花人老柴扉掩〔3〕，
滄海門生還共見〔4〕。
乍驚零落倍相親，
百感依依攜此扇〔5〕。

注釋

- 〔1〕 定華：參見第70頁《念奴嬌·客館新涼》注釋〔2〕。
- 〔2〕 差學劍：指碧城自歎對莊子論劍之道領悟不深。莊子在《雜篇·說劍》中詳細論述劍之道。參見第46頁《水調歌頭·送林建明赴美》注釋〔7〕。
- 〔3〕 浣花人：原指唐杜甫，因杜宅位於浣花溪畔。後人常用浣花人來形容詩文有造詣的人。見宋吳文英《瑞鶴仙·南宋》詞：「聞道。萸香西市，酒熟東鄰，浣花人老。」柴扉：柴門，見唐王維《送別》詩：「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碧城此句言己年老隱居，以詩詞自遣。
- 〔4〕 滄海門生：指湯定華。借用《孟子·盡心上》「固觀於海者難為水」之意，比喻經歷過大場面，眼界開闊，經驗豐富之人。門生：學生。碧城任廣東大學校長時，湯為該校學生。
- 〔5〕 乍驚零落倍相親，百感依依攜此扇：見清末民初陳洵《浣溪沙》詞：「團扇依依故近人，乍驚零落倍相親。西風羅額暗生塵。」零落：指衰頹敗落。見唐杜甫《有歎》詩：「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依依：形容柔弱，留戀不忍分離。

踏莎行

題扇寄仲嘉美洲〔1〕

靄靄沈檀〔2〕，
依依小扇〔3〕，
關山萬里如相見。
長教襟袖有清風〔4〕，
螢窗伴汝溫書卷。

樹上牽牛〔5〕，
琴邊舞燕，
癡兒笑得腸千轉。
歡聲猶似共燈前，
那知人隔天涯遠。

昔日曾效兒輩歌舞，群稚為之捧腹，故云

注釋

- 〔1〕 作於1953年，時林汝珩次子林仲嘉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
- 〔2〕 靄靄沈檀：指用檀香木製作的扇子。
- 〔3〕 依依小扇：參見第135頁《玉樓春·定華以自畫山水扇面見貽，賦題其上》注釋〔5〕。
- 〔4〕 襟袖有清風：此句一語雙關，既指以扇納涼，亦用「兩袖清風」的典故。明陳子龍《明經世文編》記載，明朝鑒察御史于謙為官清廉，從不索百姓財物，任巡撫期間回京未帶一物，僅帶《入京詩》一首：「絹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後用兩袖清風比喻做官廉潔。元魏初《送楊季梅》詩：「父親零落鬢如絲，兩袖清風一束詩。」
- 〔5〕 樹上牽牛：為歇後語「拉牛上樹」。指辦不到，沒辦法，難上加難。碧城曾經於飯餘效兒輩常播放之《海燕》歌曲，並手舞之，唱於高音處，音吭不逮，故喻為樹上牽牛。

鷓鴣天

秋日書懷，呈懺庵丈〔1〕

歌舞湖山慣醉經〔2〕，
恨如秋色與雲平〔3〕。
浮生夢蝶愁空託〔4〕，
朽木雕蟲技豈勝〔5〕？

嗟咄咄，歎星星〔6〕。
萬方搖落此時情〔7〕。
新來漸覺依聲嬾〔8〕，
長愧南山眼尚青〔9〕。

注釋

- 〔1〕懺庵：參見《劉景堂序》注釋〔3〕。
- 〔2〕歌舞湖山慣醉經：見宋吳文英《三姝媚·過都城舊居有感》詞：「湖山經醉慣，漬春衫，啼痕酒痕無限」。
- 〔3〕秋色與雲平：見宋吳文英《八聲甘州·陪庾幕諸公遊靈岩》詞：「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
- 〔4〕浮生夢蝶愁空託：參見第127頁《浪淘沙慢·送春》注釋〔10〕。
- 〔5〕朽木：枯朽的木頭。喻人衰老或不堪造就。見《論語·公冶長》：「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雕蟲技：比喻微不足道的技能。常自謙文學之卑。見唐李白《與韓荊州書》：「至於製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
- 〔6〕嗟咄咄，歎星星：用「咄咄怪事」的典故。唐房玄齡《晉書·殷浩傳》記載，晉穆帝永和十年，殷浩因北伐失敗，被廢庶民，居住信安。雖被黜放，口無怨言，整日對空寫字。揚州官吏民眾為究其意，暗中觀察，發覺只對空寫「咄咄怪事」四字。咄咄：歎息聲，表示對不合理、不理解事心中充滿不平。見宋辛棄疾《鷓鴣天·鵝湖歸》詞：

「書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風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星星：指白髮，喻年老。

〔7〕萬方搖落：參見第70頁《念奴嬌·客館新涼》注釋〔5〕。

〔8〕依聲：同倚聲。參見第69頁《念奴嬌·客館新涼》注釋〔1〕。

〔9〕南山眼尚青：南山亦指高山，古人以喻高賢之士。參見第114頁《臨江仙·寄酬璞翁》注釋〔4〕。此處指儼庵。眼尚青：用「青眼與白眼」的典故。唐房玄齡《晉書·阮籍傳》記載，晉阮籍能作「青白眼」，兩眼正視，露出虹膜，則為「青眼」，以看他尊敬的人；兩眼斜視，露出眼白，則為「白眼」，以看他不喜歡的人。唐杜甫《短歌行贈王郎司直》詩：「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

附 錄

堅社社人任友安（援道）所著《鷓鴣憶舊詞》中收錄碧城此詞，唯詞句多有不同。詞錄於後：

罷酒闌干雨未晴，
晚風寒笛起前汀。
荒波墮雁愁空寄，
朽木雕蟲事豈勝。
嗟咄咄，歎星星。
萬方搖落此時情。
無端總覺偷聲嬾，
長愧雲山眼尚青。

任並於詞後稱讚碧城詞「蒼涼感慨，情景交鍊，才思並美，宜乎為廖、劉兩老所推重也」。

思佳客

題汪、胡手書小簡〔1〕

易水瀟瀟慨以慷〔2〕，
為薪為釜兩茫茫〔3〕。
簡書猶是驚猿鳥〔4〕，
沈陸無由起杜房〔5〕。

嗟一髮，歎三桑〔6〕。
黃花難得駐斜陽〔7〕。
九原精爽如相聚〔8〕，
定有新詞費淚行〔9〕。

注釋

- 〔1〕 汪、胡手書小簡：堅社社人任友安（援道）之友將汪精衛手書於民國三十年後所作《朝中措》詞一首及胡漢民手書於民國十三年所作詩一首合裝成小冊。任為小冊賦《鷓鴣天》三首，堅社同人均多有賦和。見任友安所著《鷓鴣憶舊詞》。另見本書附錄〈參考資料〉中堅社社人為汪、胡手書詩詞小簡唱和的多篇《鷓鴣天》。
- 〔2〕 易水瀟瀟：用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漢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記載，荊軻動身去秦行刺，燕太子丹及眾人送至易水岸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拍唱道：「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此句指汪精衛當年刺殺清攝政王。
- 〔3〕 為薪為釜：汪精衛在刺攝政王載灃臨行前留書胡漢民長達數萬言，謂將以死報國，並刺指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汪精衛刺殺攝政王未遂被捕後，胡漢民以為汪必死，作詩悼念：「挾策當興漢，持椎復入秦。問誰堪作釜，使子竟為薪。智勇豈無用，犧牲共幾人。此時真決絕，淚早落江濱。」自刺殺攝政王三十餘年後，汪又寫詩：「我生失學無所能，不望為釜望為薪。曾將炊飯作淺嘗，所恨未得飽斯民。三十三年叢患難，餘生還見滄桑換。心似勞薪漸作灰，身如破釜仍教爨。」

- [4] 簡書猶是驚猿鳥：出自唐李商隱《籌筆驛》詩：「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籌筆驛：位於今四川廣元縣北，相傳三國蜀諸葛亮出兵伐魏在此籌劃軍事。李此詩寫自己來到諸葛亮軍壘遺跡，彷彿覺得附近猿鳥動物還畏懼諸葛亮軍令的威嚴，感嘆諸葛亮宏才大略，盡心籌策，終不免蜀漢敗亡，劉禪成為降王。
- [5] 沈陸：同沉陸，陸地沉沒，指亡國或山河淪陷。見宋辛棄疾《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詞：「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杜房：指杜如晦、房玄齡。杜如晦唐初名相，字克明，今陝西西安人。房玄齡唐朝開國宰相，字喬松，今濟南章丘人。兩人均是推翻隋朝建立唐朝元勳。曾因李世民兄弟間爭奪皇位，兩人同被斥逐。後兩人謀劃玄武門之變，助李世民即位。二人共同協力輔佐唐太宗，為良相典範。見唐皮日休《七愛詩·房杜二相國》詩：「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脫身拋亂世，策杖歸真主。」宋李綱《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二表》：「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為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杜房之於唐，必推英衛。」
- [6] 一髮：一髮千鈞，比喻情況萬分危急。鈞：古代重量單位，一鈞為三十斤。東漢班固《漢書·枚乘傳》：「父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唐韓愈《與孟尚書書》：「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三桑：傳說中三株扶桑，古神木名。後以「三桑」喻眾輔臣，此指汪精衛、胡漢民。二人同為孫中山之主要輔臣。孫中山去世後，政見時有不合，未能團結始終。
- [7] 黃花難得駐斜陽：見汪精衛《朝中措》詞「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此詞意可理解為秋天為歲將入暮，夕陽為日將入暮。秋天滿地落葉，眾芳凋零，獨有菊花綻放，給秋日夕陽景色增添生機。另此黃花可指革命志士。碧城詞句「黃花」主要指汪胡。斜陽：比喻國勢衰微。見宋辛棄疾《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詞：「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 [8] 九原精爽：意為故者的精神與魂魄。見宋黃幹《代良夫人二首》詩：「九原精爽應長在，列戟松楸莫恨遲。」汪精衛《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下作》詩：「九原面目真如見，百劫山河總不殊。」碧城「九原精爽」主要指汪精衛和胡漢民。九原：本為山名，

在今山西新絳縣北，相傳春秋時晉國卿大夫墓地在此。後泛指墓地。精爽：為精神，魂魄之意。

- 〔9〕費淚行：見宋晏幾道《鷓鴣天》詞：「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許多長。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

附 錄

《汪、胡手書小簡》中詩詞：

汪精衛

朝中措

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

闌干拍徧，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胡漢民

香江風雨登樓，懷精衛集曹全碑字

萬里平安懷季子，故鄉延望近奚之。山河不使分南北，歲月無因感別離。既雨餘雲仍在野，遇風殘葉忍辭枝。從君共志歸與賦，舊學商量有所師。

(民國十三年所作之詩)

蝶戀花

和璞翁〔1〕

今歲清明逢上巳〔2〕。
佳節殊鄉，
長恨人千里。
一闋新詞愁滿紙，
曲中誰解劉郎意〔3〕？

往事淒迷如夢裏〔4〕。
朵朵桃花，
點點相思淚〔5〕。
樓外池塘風又起，
可憐心共浮萍碎〔6〕。

注釋

- 〔1〕 璞翁：參見第27頁《劉景堂序》注釋〔1〕。
〔2〕 今歲清明逢上巳：該句為梅溪詞，見〔附錄〕。上巳：指上巳日，農曆三月初三。古人在這一天洗濯污垢，祭祀祖先。
〔3〕 劉郎：指劉璞翁。
〔4〕 往事淒迷如夢裏：見附錄劉景堂《蝶戀花》詞：「未覺浮生仍夢寐」。
〔5〕 朵朵桃花，點點相思淚：見附錄劉景堂《蝶戀花》詞：「桃花紅泫東風淚」。
〔6〕 浮萍碎：見元朱庭玉散曲《仙呂·翠裙腰·閨思》：「雨餘花落莓苔地，巢燕啄香泥，柳綿點水浮萍碎。」

附錄

劉景堂原詞如下：

《蝶戀花》 「今歲清明逢上巳」，乃梅溪詞也。余少日曾借用為《蝶戀花》起句，忽忽四十三年，又同日兩逢佳節，舊情回首，倍覺淒然，依調自和，仍以此句為首

今歲清明逢上巳。四十三年，冉冉流光逝。門掩舊題都不記。桃花紅泣東風淚。

未覺浮生仍夢寐。休問朱顏，衰髮能餘幾。目倦危闌誰共倚。家山只在斜陽裏。

（《劉伯端滄海樓集》）

南宋史達祖（史梅溪）《蝶戀花》：

二月東風吹客袂。蘇小門前，楊柳如腰細。蝴蝶識人遊冶地，舊曾來處花開未。

幾夜湖山生夢寐。評泊尋芳，只怕春寒裏。今歲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濺裙水。

踏莎行

子平丈有《詠水族箱》詩，辭意甚美。誦後即拈此解寄之〔1〕

物競心閒〔2〕，
燈明室雅。
觀魚何必濠梁駕〔3〕？
案頭今見海中山〔4〕，
千秋留取成佳話。

夢裏江湖，
眼前圖畫。
劉郎妙筆真無價〔5〕。
若將秀句比前修，
悠然採菊東籬下〔6〕。

注釋

- 〔1〕 子平丈：指劉子平（又名劉庸），劉景堂叔父，香港著名詩人。著有《桑苧衰翁集》。此首詞和下一首詞《踏莎行·答子平丈》，仍用前詞結句》寫於1954年。
- 〔2〕 物競心閒：見宋梅堯臣《宣州環波亭》詩：「心閒不競物，興適每傾釀。」
- 〔3〕 觀魚何必濠梁駕：用濠梁觀魚的故事。《莊子·秋水篇》記載，一日莊周、惠施兩人同遊於濠梁上，只見一群鱖魚來回游動，悠然自得。莊子曰：「鱖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 〔4〕 海中山：指普陀山，位於浙江省舟山島普陀區。梵語音譯「補陀洛迦」，意譯為小白華或光明，原是印度南方株羅矩吒國海中山名，相傳是觀音菩薩住處。見宋王安石《化城閣》詩：「楞伽海中山，迴出霄漢上。」

〔5〕 劉郎：此處指劉子平。

〔6〕 悠然採菊東籬下：見晉陶淵明《飲酒》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碧城以陶淵明喻劉子平。

附錄

劉子平和碧城詞如下：

踏莎行

碧城見予《水族箱題詠》，贈以《踏莎行》詞，謹和一闕

菊徑秋蕪，原詞云：「若將秀句比前修，悠然採菊東籬下。」槐根夢破。等閒風月蕭齋過。偶從一勺想悠然，我知魚樂君知我。

曲妙傳情，茶香憶座。故人蹤跡時相左。待扶藜杖訪孤山，料知君復猶高臥。

（《番禺劉氏三世詩鈔》）

編者注：此詞末句「料知君復猶高臥」引晉謝安東山高臥之典喻碧城。明程登吉《幼學瓊林》引《晉書》：「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微辟皆不至，築室會稽之東山，以山水文籍自娛。人皆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溫為司馬。」

踏莎行

答子平丈，仍用前詞結句

淺醉閒眠^{〔1〕}，
歌休舞罷。
誰教朽木雕蟲也^{〔2〕}？
解嘲無意比元龍^{〔3〕}，
霑衣有淚如司馬^{〔4〕}。

款竹分茶^{〔5〕}，
求田問舍^{〔6〕}。
劉郎才氣何為者^{〔7〕}？
進懷諸葛退淵明^{〔8〕}，
悠然採菊東籬下^{〔9〕}。

注釋

- 〔1〕 淺醉閒眠：見宋張炎《高陽臺·西湖春感》詞。原文：「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
- 〔2〕 朽木雕蟲：參見第137頁《鷓鴣天·秋日書懷，呈懺庵丈》注釋〔5〕。
- 〔3〕 元龍：即陳登，字元龍。漢末三國人。有謀略，多建樹。曹操封其為伏波將軍。參見第85頁《石州慢·辛卯月當頭夜》注釋〔10〕。
- 〔4〕 霑衣有淚如司馬：參見第59頁《渡江雲·舞場重到》注釋〔2〕。此詞上闕五句為碧城答酬劉子平對己「高臥」之譽作謙虛之自述。
- 〔5〕 款：誠懇款待。見宋張炎《壺中天·客中寄友》詞：「海上盟鷗，門深款竹，風月平分取。」分茶：又稱戲茶，是一種煎茶之法。注湯後使茶汁的紋脈形成物象。常與琴、棋、書、畫等藝並列。見宋陸游《臨安春雨初霽》詩：「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
- 〔6〕 求田問舍：求取腴美之田，問安居之宅。參見第85頁《石州慢·辛卯月當頭夜》注釋〔10〕。
- 〔7〕 劉郎：此處指劉子平。

- 〔8〕進懷諸葛退淵明：出自黃花崗烈士林文為自己鐫刻的印章「進為諸葛退淵明。」
- 〔9〕悠然採菊東籬下：參見第145頁《踏莎行·子平丈有〈詠水族箱〉詩，辭意甚美。誦後即拈此解寄之》注釋〔6〕。

鷓鴣天

題新年咭寄仲兒美國〔1〕

片紙殷勤疊幾重，
案前留作小屏風。
梅花香染金泥淺〔2〕，
柿葉箋成翠墨濃〔3〕。

憑節序〔4〕，寄鱗鴻〔5〕。
團年杯酒甚時同？
天涯若有佳音訊，
雙燕歸來細雨中〔6〕。

注釋

- 〔1〕 作於1954年歲末。碧城手書此詞於新年卡上。
- 〔2〕 梅花香染金泥淺：碧城所寄新年卡面為紅底，繪印以金色梅花。
- 〔3〕 柿葉：出自鄭虔柿葉代紙肄書之典。見《新唐書·文藝列傳中·鄭虔》：「虔善畫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柿葉經秋漸呈紅色，賀卡封面的底色與之相似。
- 〔4〕 節序：指節令，節氣。
- 〔5〕 鱗鴻：為魚和雁，傳說古人用魚、雁傳書信，後泛指書信。見晉傅咸《紙賦》：「鱗鴻附便，援筆飛書。」
- 〔6〕 雙燕歸來細雨中：此句為其後修改句。借用宋歐陽修《采桑子》詞：「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攏。雙燕歸來細雨中」末句。碧城該句暗含希望兩個兒子都歸來之意。新年卡原句為「今宵自把新詞譜，猶望相酬在夢中。」（見附於本集前部的原詞影印。）當年交通欠便捷，遠渡重洋之學子，往往學成之後才會回家。碧城寫此詞時與在美留學之兒子分別已五年餘，且尚無歸期，故云：「猶望相酬在夢中」。

鷓鴣天^{〔1〕}

恩怨都隨一夢銷，
也知難望到藍橋^{〔2〕}。
花能解語偏多刺^{〔3〕}，
柳未成陰又折條^{〔4〕}。

無賴月，奈何宵。
青天碧海兩迢迢^{〔5〕}。
枕函若有相思淚^{〔6〕}，
且作明珠慰寂寥^{〔7〕}。

 注釋

- 〔1〕 此詞為思念女兒之作。1950年代初就讀於廣州嶺南大學之女兒，參軍赴西北，在軍隊接受階級教育後，去信父親，內有責詞。此後雙方書信斷絕。
- 〔2〕 藍橋：今陝西省藍田縣西南藍溪之上，因橋架藍水之上故名藍橋。相傳藍橋有仙窟。見宋蘇軾《南歌子》詞：「藍橋何處覓雲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碧城作此詞時其女兒在陝西西安生活工作。
- 〔3〕 花能解語偏多刺：見宋陸游《閒居自述》詩：「花如解語應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 〔4〕 柳未成陰又折條：見唐杜牧《歎花》詩：「綠葉成蔭子滿枝。」碧城借句反意用之。
- 〔5〕 青天碧海兩迢迢：見唐李商隱《嫦娥》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 〔6〕 枕函：指中間可以藏物的枕頭。
- 〔7〕 且作明珠慰寂寥：見唐梅妃《謝賜珍珠》詩：「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此處明珠指女兒。

高陽臺

和璞翁《桃枝詞》(1)

綵扇歌沉，
紋笙夢冷，
一枝愁倚黃昏(2)。
薄命憐卿，
遙知花也如人。
胭脂水澀銀瓶淺，
悔當初、
換葉移根(3)。
更無言，
坐想仙溪(4)，
靜掩重門(5)。

情深縱比潭千尺(6)，
渺微波何託，
難訴殷勤(7)。
花落花開，
那知誰怨誰恩(8)？
梢頭若有青丸結，
漫空留、
一味酸辛。
黯銷魂(9)，
舊曲吳謳(10)，
又惹啼痕。

注釋

- [1] 璞翁：參見第27頁《劉景堂序》注釋〔1〕。
- [2] 一枝愁倚黃昏：見宋周邦彥《花犯·梅花》詞：「但夢想，一枝瀟灑，黃昏斜照水。」
- [3] 換葉移根：參見第95頁《渡江雲·辛卯除夕花市》注釋〔11〕。
- [4] 坐想仙溪：用劉晨遇仙的故事。宋劉義慶《幽明錄》記載，東漢時劉晨、阮籍入天臺山采藥，迷不得返。桃溪邊遇二女，資質妙絕，遂相慕悅。留居半年後，懷鄉思歸，女遂相送，指示還路，及歸家，子孫已歷七世。後重訪天臺山，不復見二女，蓋遇仙也。後以仙溪形容情人纏綿處。宋吳文英《鶯啼序》詞：「溯紅漸、招入仙溪，錦兒偷寄幽素。」
- [5] 靜掩重門：見唐韋應物《縣內閒居贈溫公》詩：「滿郭春風嵐已昏，鴉棲吏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重門：指院落內有一道一道的門。
- [6] 情深縱比潭千尺：參見第49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6〕。
- [7] 殷勤：指情意深厚。出自《孝經·援神契》：「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濕，絕少分甘也。」
- [8] 誰怨誰恩：見宋程公許《正月念三日以南床劾論去國憇淨茲客館蘇稅院》詩：「湖山春動饒佳趣，杖履時來共至言。一筆老仙堤柳畔，人間誰怨復誰恩？」劉景堂《鷓鴣天·殘春》詞：「要知開落誰恩怨，廿四枝頭一樣風。」
- [9] 黯銷魂：參見第101頁《南浦·春水》注釋〔3〕。
- [10] 吳謳：原指江浙一帶的民歌，後泛指民歌。見宋王千秋《水調歌頭》詞：「釣松鱸，斟郢酒，聽吳謳。壯心鑠盡，今夕重見紫茱羞。」明林鴻《秋江離思圖》詩：「楓橋夜冷吳謳起，笠澤天寒楚望迷。」

附錄

劉景堂原詞：

高陽臺 折枝桃花呈文老

崔護來遲，劉郎去後，此花知為誰開。欲折偏憐，靈根無地堪栽。鏡中向我嫣然笑，似玉真、偷下瓊臺。護重簾，蜂蝶休狂，風雨休催。

華年五十驚彈指，余年六十九記仙源乍引，瑤宴曾陪。世短心長，曲
翻紋扇生哀。惜花卻怨花無語，替離懷、蠟淚成堆。莫相違，未泣
清尊，且共低徊。

（《劉伯端滄海樓集》）

南鄉子

方君璧女士在日開展覽會歸來，忽忽又轉赴歐美。賦此誌別〔1〕

行篋稿三千〔2〕，
展盡湖山在眼前。
比似飛鴻來復去，
翩躚。
萬里雲開月正圓。

往事已如煙，
故國西風自可憐〔3〕。
憑仗丹青重記省，
依然。
雙照樓頭一少年〔4〕。

注釋

- 〔1〕 方君璧：名畫家。曾仲鳴之妻。曾仲鳴，民國政要，後跟隨汪精衛，1939年3月在河內遇刺身亡。
- 〔2〕 行篋：指旅行用的箱子。
- 〔3〕 故國西風：參見第109頁《桂枝香·壬辰重九》注釋〔11〕。
- 〔4〕 雙照樓頭一少年：方君璧畫展中有幅曾仲鳴畫像，栩栩如生。故作此句。雙照樓：汪精衛曾將其寓所名為雙照樓。

鷓鴣天

和璞翁〔1〕

潭水情深共載時〔2〕，
一枝無語但依依〔3〕。
可憐杜牧成陰句〔4〕，
竟是劉郎惜別詞〔5〕。

春未老，鬢先絲〔6〕。
每逢佳節倍相思〔7〕。
年年幾點清明雨，
灑向花前似淚垂。

注釋

- 〔1〕 璞翁：參見第27頁《劉景堂序》注釋〔1〕。
- 〔2〕 潭水情深共載時：參見第49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6〕。
- 〔3〕 依依：參見第135頁《玉樓春·定華以自畫山水扇面見貽，賦題其上》注釋〔5〕。此處形容樹枝柔弱，隨風飄擺。
- 〔4〕 杜牧成陰句：見唐杜牧《歎花》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蔭子滿枝。」
- 〔5〕 劉郎惜別詞：借用唐劉禹錫《元和十年自郎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意：「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 〔6〕 春未老，鬢先絲：出自宋姜夔《鷓鴣天·元夕有所夢》詞：「春未綠，鬢先絲。人間別久不成悲。」
- 〔7〕 每逢佳節倍相思：參見第109頁《桂枝香·壬辰重九》注釋〔3〕。

附錄

劉景堂和詞《鷓鴣天》，原題為「桃花和碧城詩意」。碧城辭世後，劉另寫長序如下：

王建《宮詞》：「樹頭樹尾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怨五更風。」劉夢得《過玄都觀》絕句：「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林碧城感唐人詩句，賦桃花詩相贈。余倚《鷓鴣天》答之。不謂碧城先我物化，又少一人為花惆悵爾。

片片東西各自飛。淒涼王建舊宮詞。不貪結子紅先落，漫道成陰綠亦稀。

春冉冉，日遲遲。惜花追想未栽時。劉郎去後猶回首，寄語玄都道士知。

（《劉伯端滄海樓集》）



圖九：丁酉重午

鷓鴣天

丁酉重午〔1〕

小院珠榴又吐紅〔2〕，
 隱聞競渡鼓咚咚〔3〕。
 書丹老眼憑雙鏡，
 浮白枯腸醉一盅〔4〕。

風物異，歲時同。
 驚回黍夢已成翁〔5〕。
 神仙奪了生花筆〔6〕，
 笑與兒曹逐臭銅〔7〕。

注釋

- 〔1〕 丁酉重午：為1957年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
- 〔2〕 小院珠榴又吐紅：見宋劉克莊《賀新郎·端午》詞：「深院榴花吐。畫簾開、練衣紈扇，午風清暑。」
- 〔3〕 競渡鼓咚咚：指一年一度的端午節龍舟競渡。見《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人傷其死，故命舟楫拯之。」
- 〔4〕 浮白：指罰酒一滿杯。出自漢劉向《說苑·善說》：「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釃者，浮以大白。』」後亦稱滿飲或暢飲為浮白。宋陸游《遊鳳凰山》詩：「一樽病起初浮白，連焙春遲未過黃。」明陳汝元《金蓮記·郊遇》：「願浮白以敘交情，且來青而譚別意。」
- 〔5〕 驚回黍夢已成翁：用「黃梁夢」的典故。參見第50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9〕。
- 〔6〕 神仙奪了生花筆：用「江郎才盡」的典故。《南史·江淹傳》記載，江淹少時以文章顯，後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參見第80頁《燭影搖紅·乘火車遊新界》注釋〔2〕。
- 〔7〕 逐臭銅：指忙於賺錢，碧城自嘲。

水龍吟

丁酉閏中秋和璞翁⁽¹⁾

月圓人意茫茫，
幾曾佳節雙番見⁽²⁾？
依然望裏，
華燈萬戶，
疏星數點。
拍徧欄干⁽³⁾，
為誰風露、
立殘更箭⁽⁴⁾？
歎浮生萬事⁽⁵⁾，
早催華髮，
應羞見、
嬋娟面⁽⁶⁾。

何事無言獨對？
看冰輪⁽⁷⁾、
輕移慢轉。
焚香舊約⁽⁸⁾，
吹簫俊侶⁽⁹⁾，
思量都徧。
百二秋光⁽¹⁰⁾，
無端又把、
流年偷換⁽¹¹⁾。
便持杯欲飲，
淒涼今夕，
有何人勸？

注釋

- [1] 丁酉閏中秋：為1957年閏八月中秋節。璞翁：參見第27頁〈劉景堂序〉注釋〔1〕。
- [2] 幾曾佳節雙番見：指因該年有閏中秋節，故兩番相見。
- [3] 拍徧欄干：參見第70頁《念奴嬌·客館新涼》注釋〔3〕。
- [4] 立殘更箭：參見第117頁《瑞鶴仙·一峯》注釋〔6〕。
- [5] 浮生萬事：見宋古成之《臨卒書詩》詩：「物外乾坤誰得到，壺中日月我曾遊。留今留古曾留得，一醉浮生萬事休。」浮生：出自《莊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指短暫虛幻人生。見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權幾何。」
- [6] 嬋娟：指明月。參見第49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5〕。
- [7] 冰輪：指明月。見唐王初《銀河》詩：「歷歷素榆飄玉葉，涓涓清月濕冰輪。」
- [8] 焚香：即燒香。從古至今，從宮廷到民間，都有焚香祭祖、焚香淨氣、焚香撫琴、焚香吟詩作畫、焚香結盟之習俗。見宋陸游《假中閉戶終日偶得絕句》詩：「官身常欠讀書債，祿米不供沽酒資。剩喜今朝寂無事，焚香閑看玉溪詩。」
- [9] 吹簫俊侶：用《鳳凰臺上憶吹簫》詞牌的典故。清康熙《御制詞譜》卷二十五引《列仙傳拾遺》：「簫史善吹簫，作鸞鳳之響。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公為作鳳台，夫婦止其上。數年，弄玉乘鳳，簫史乘龍去。」宋朱熹《鷓鴣天》詞：「未尋跨鳳吹簫侶，且伴孤雲獨鶴飛。」
- [10] 百二秋光：指丁酉年有閏八月，故多一個月，謂秋天有一百二十天。
- [11] 流年偷換：見宋蘇軾《洞仙歌》詞：「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流年：光陰，年華。以其一去不復如流水，故稱。

附錄

劉景堂詞如下：

水龍吟 閏中秋

等閒負卻中秋，今宵悄待雲幃卷。雙鬟喚起，袷衣初試，闌杆偎遍。五八徂年，庚子閏中秋距今五十八年 橈槍爭耀，驚心曾見。算姮娥識我，天涯遲暮，應羞照、風塵面。

漫道黃楊易厄，怕瓊宮、桂香同損。紅橋廿四，吹簫何處，倍添淒怨。九十秋光，無端百二，夢長更短。縱霓裳再譜，怎教人月，了團圓願。

(《劉伯端滄海樓集》)

木蘭花慢

題璞翁《空桑夢語》詞卷⁽¹⁾

海桑回首處⁽²⁾，
休更問、
夢和醒。
似曉蝶迷蹤⁽³⁾，
飛鴻踏雪，
一晌無憑⁽⁴⁾。
多情。
賸留綺語，
想遊仙應是遇飛瓊⁽⁵⁾。
枉把柔腸寸寸⁽⁶⁾，
換來華髮星星⁽⁷⁾。

新聲。
愁譜《瘞花銘》⁽⁸⁾。
遙夜正淒清。
有細雨寒砧⁽⁹⁾，
小樓怨笛⁽¹⁰⁾，
共訴飄零。
芳盟。
舊題宛在，
又桃花開落幾清明⁽¹¹⁾。
偷向銀箋灑淚，
翻憐底事干卿⁽¹²⁾。

注釋

- [1] 《空桑夢語》：為劉景堂七十歲時所作的最後一部詞集。
- [2] 海桑：即滄海桑田。參見第49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8〕。
- [3] 似曉蝶迷蹤：參見第127頁《浪淘沙慢·送春》注釋〔10〕。
- [4] 飛鴻踏雪，一晌無憑：化用宋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 [5] 想遊仙應是遇飛瓊：見劉景堂《空桑夢語》中，《浣溪沙》詞：「游仙原是夢中程」，「天峰環珮想飛瓊」。飛瓊：為仙女名，後泛指仙女。
- [6] 枉把柔腸寸寸：借用宋李清照《點絳脣》詞意：「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
- [7] 換來華髮星星：參見第46頁《水調歌頭·送林建明赴美》注釋〔9〕。
- [8] 新聲。愁譜《瘞花銘》：北周庾信曾著《瘞花銘》，後失傳。宋吳文英《風入松》詞：「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瘞花銘》。」瘞花：指葬花，喻別恨。銘：一種文體。此《瘞花銘》指《空桑夢語》。
- [9] 砧：搗衣石。古人洗衣用杵在砧上搗捶衣服。樂府詩《子夜四時歌·秋歌》：「佳人理寒服，萬結砧杵勞。」宋賀鑄《天香》詞：「不眠思婦，齊應和、幾聲砧杵。」劉景堂《空桑夢語》中《鷓鴣天》詞：「譙點急，院燈昏，午更砧杵為誰勤。」
- [10] 小樓怨笛：參見第32頁曾希穎《題詞》注釋〔14〕。另南北朝梁蕭統《文選·長笛賦並序》記載，馬融獨臥平陽客舍，聞洛陽客吹笛，為其所感而作《長笛賦》。宋周邦彥《大酺·春雨》詞：「未怪平陽客，雙淚落、笛中哀曲。」
- [11] 桃花開落幾清明：見宋周密《瑤花慢》詞：「消幾番、花落花開，老了玉關豪傑。」劉景堂《空桑夢語》中《鷓鴣天》詞有「天心顛倒花開落，人事迷離酒醉醒」之句。
- [12] 底事干卿：用「干卿底事」的典故。宋馬令《南唐書·馮延巳》：「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意指管你何事？常用來譏笑人愛管閒事。唐杜牧《齊安郡中偶題》詩：「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劉景堂《空桑夢語》中《鷓鴣天》詞有「花開花落關春事，不費詞人淚眼看」之句。

洞仙歌

月當頭夜，潘園雅集，戲拈一解

良辰美景，
高會宜觴詠^{〔1〕}，
何待呼童掃花徑^{〔2〕}？
喜今宵、
正是明月當頭，
祇可惜，
少箇隨身倩影。

倚欄凝望處，
遙指瓊樓^{〔3〕}，
青女素娥競妝靚^{〔4〕}。
笑問意如何？
便欲相從，
乘風去、
待他端正。
又怎奈、
人天兩茫茫^{〔5〕}，
且早自安排，
高唐一枕^{〔6〕}。

注釋

- 〔1〕 觴詠：指飲酒詠詩。見晉王羲之《蘭亭集序》：「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宋汪夢斗《金縷曲》詞：「憶年時、呼朋樓上，暢懷觴詠。」
- 〔2〕 掃花徑：見唐杜甫《客至》詩：「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 [3] 瓊樓：形容華美建築物，仙宮中的樓臺。見南朝梁陸倕《天光寺碑》：「瓊陛凌虛，瓊樓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雁塔慚珍。」唐皮日休《腊後送內大德從勗遊天臺》詩：「夢入瓊樓寒有月，行過石樹凍無煙。」
- [4] 青女：指傳說中掌管霜雪的女神。見漢劉安《淮南子·天文訓》：「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唐杜甫《秋野》詩之四：「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素娥：指傳說中月神，即嫦娥。見唐李商隱《霜月》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鬥嬋娟。」
- [5] 茫茫：形容一種莫名的空寂淒清之感。見宋蘇軾《江城子》詞：「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 [6] 高唐一枕：出自楚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宋石孝友《點絳脣》詞：「雨帳雲屏，一枕高唐夢。春情動。殢人嬌縱。困鞦韆橫鳳。」

浣溪沙

紅豆

故國年年發幾枝〔1〕，
雙鬢采趁雨中肥〔2〕，
背人細數記紅兒〔3〕。

鸚鵡啄餘香已冷〔4〕，
珊瑚敲碎夜何其〔5〕，
白頭不稱賦相思〔6〕。

注釋

- 〔1〕 故國年年發幾枝：借用唐王維《相思》詩意：「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 〔2〕 雙鬢：指古代年輕女子的兩個環形髮髻。後借指少女或婢女。見唐白居易《續古詩》之五：「窈窕雙鬢女，容德俱如玉。」雨中肥：見宋陸游《統分稻晚歸》詩：「薄酒不自酌，夕陽須汝歸。橘包霜後美，豆莢雨中肥。」宋王之道《贈省欽》詩：「燈照衣庵霜後冷，鼎烹秋菌雨中肥。」
- 〔3〕 紅兒：原指唐代名妓杜紅兒。見唐羅虬《比紅兒詩》百篇。其序曰：「『比紅』者，為雕陰官妓杜紅兒作也。貌麗年少，朴智慧悟，不與群女等。余知紅者，乃擇古之美色灼然稱於史傳者，優劣於章句間，遂題『比紅詩』。」後亦泛指歌妓或紅顏。
- 〔4〕 鸚鵡啄餘香已冷：見唐杜甫《秋興八首》之八：「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 〔5〕 珊瑚敲碎夜何其：見清朱彝尊《暗香·詠紅豆》詞：「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莫是珊瑚，零亂敲殘石家樹。」參見第64頁《渡江雲·香江重見希穎，詞以寄之》注釋〔4〕。
- 〔6〕 白頭不稱賦相思：用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三：「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

乃止。」唐王昌齡《悲哉行》詩：「勿聽《白頭吟》，人間易憂怨。」元高明戲曲《琵琶記》第三十六齣〈伯喈五娘相會〉：「《白頭吟》記得不曾忘，綠鬢婦何故在他方。」

鷓鴣天

戊戌七月〔1〕

織錦機絲又織愁〔2〕，
 新霜華鬢暗驚秋。
 偶遇佳節陳瓜果〔3〕，
 莫向文君話女牛〔4〕。

嗟倦夢，歎浮漚〔5〕。
 人天恩怨兩悠悠。
 金釵鈿合原無據〔6〕，
 惟有銀河夜夜流。

注釋

- 〔1〕 戊戌七月：為1958年農曆七月。
- 〔2〕 織錦機絲又織愁：用牛郎織女的傳說。明馮應京《月令廣義·七月令》引南朝梁殷芸《小說》：「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紵。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筍筍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 〔3〕 陳瓜果：出自《太平御覽》卷三十一引《日緯書》：「牽牛星，荊州呼為河鼓，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
- 〔4〕 文君：指卓文君。參見第59頁《渡江雲·舞場重到》注釋〔9〕。女牛：指牛郎與織女。參見本詞注釋〔2〕。
- 〔5〕 浮漚：指水面上的泡沫。因其易生易滅，常比喻變化無常的世事和短暫生命。見唐姚合《酬任疇協律夏中苦雨見寄》詩：「走童驚掣電，饑鳥啄浮漚。」宋范成大《石湖中秋二十韻感今懷舊而作》詩：「水天雙對鏡，身世一浮漚。」
- 〔6〕 金釵鈿合：傳說中唐玄宗與楊貴妃的定情信物。後泛指情人之間的

信物。金釵：婦女插入髮髻的金飾，由雙股合成。鈿合：鑲金、銀、玉、貝的首飾盒。見唐陳鴻《長恨歌傳》：「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白居易《長恨歌》詩：「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燭影搖紅

七夕有贈^{〔1〕}

銀燭秋光，
去年記得初相見。
遙看橋鵲渡雙星^{〔2〕}，
瓜果當筵薦^{〔3〕}。
天上人間素願^{〔4〕}，
對花前、
翠樽共款。
香盟何在？
勝地難忘，
碧華宮殿^{〔5〕}。

隔歲相思，
情深翻笑銀河淺。
聊將舊約譜新詞^{〔6〕}，
寫上描金扇。
何事雙眉不展？
歎新來、
歌慵舞倦。
燈花難卜^{〔7〕}，
錦瑟低彈，
又生幽怨^{〔8〕}。

注釋

〔1〕 七夕：農曆七月初七夜。傳說牛郎織女每年此夜相會。

〔2〕 遙看橋鵲渡雙星：用鵲橋相會的故事。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六

注引《淮南子》：「烏鵲填河而渡織女。」唐韓鄂《歲華紀麗》卷三引東漢應劭《風俗通》：「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為梁以渡織女故也。」

- [3] 瓜果當筵薦：參見第167頁《鷓鴣天·戊戌七月》注釋〔3〕。
- [4] 素願：指平素的願望。
- [5] 碧華宮殿：指月宮。碧華：為月亮的代稱。見唐李賀《古悠悠行》詩：「白景歸西山，碧華上迢迢。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
- [6] 聊將舊約譜新詞：見清納蘭成德《水調歌頭·守歲》詞：「悵難尋舊約，枉費新詞。」
- [7] 燈花：指燈芯燃燒時結成的花狀物。古人認為如果燈芯燒盡時爆裂如花狀，為吉兆。見宋胡仲參《喜郭希範上自癢歸》詩：「幾夜深闈寒寂寂，有人和淚卜燈花。」宋許玠《菩薩蠻》詞：「夜夜卜燈花，幾時郎到家。」
- [8] 幽怨：形容鬱結於心的愁恨或隱藏在心中的怨恨。見唐李頎《古從軍行》詩：「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渡江雲

代佩瑜賦贈執信校友聯歡會〔1〕

白雲珠海畔〔2〕，
佗王舊殿〔3〕，
曾是共芸窗〔4〕。
承平年少日〔5〕，
痛飲高歌，
回首最難忘。
卅年彈指〔6〕，
歎人間、
幾換滄桑〔7〕。
誰料得、
華鬢劫後〔8〕，
濟濟又登堂〔9〕。

稱觴〔10〕。
天涯話舊，
海角回春，
喜青山無恙。
休更道、
朱顏已改〔11〕，
綠鬢成霜。
餘生莫恨重逢晚，
有黃花、
留住斜陽〔12〕。
杯滿引，
且教沉醉何妨？

注釋

- [1] 碧城夫人吳佩瑜畢業於廣州執信女子中學。執信中學是孫中山先生於1921年為紀念近代民主革命家朱執信先生而親手創辦的學校。
- [2] 白雲珠海：為廣州著名山水。白雲指廣州白雲山。南粵名山，自古有「羊城第一秀」之稱。珠海指珠江，是中國境內第三長河流，原指廣州到入海口的一段河道，後來逐漸成為西江、北江、東江和珠江三角洲諸河的總稱。
- [3] 佗王：趙佗，秦大將，平定嶺南，建立南越國，稱王，定都故址在今廣州。
- [4] 芸窗：指書齋。參見第132頁《燭影搖紅·題〈海天樓讀書圖〉》注釋〔4〕。
- [5] 承平年少：參見第123頁《燭影搖紅·題〈蔭堂讀書圖〉》注釋〔11〕。
- [6] 彈指：參見第36頁《賀新郎·再贈佩瑜九妹》注釋〔4〕。
- [7] 滄桑：參見第49頁《木蘭花慢·寄汪彥慈》注釋〔8〕。
- [8] 華鬢劫後：華鬢參見第64頁《渡江雲·香江重見希穎，詞以寄之》注釋〔7〕。劫：泛指災厄。劫為梵語劫簸之略。佛家認為劫有兩種，一名器世間，《祖庭事苑》曰：「成住壞空謂之劫。」二名歲數劫。
- [9] 濟濟又登堂：濟濟形容人多。許多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一起稱濟濟一堂。
- [10] 稱觴：舉杯。觴：古代飲酒用的器具，引伸為進酒、勸酒。
- [11] 朱顏已改：見南唐李煜《虞美人》詞：「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 [12] 有黃花、留住斜陽：參見第123頁《燭影搖紅·題〈蔭堂讀書圖〉》注釋〔6〕、第140頁《思佳客·題汪胡手書小簡》注釋〔7〕。

踏莎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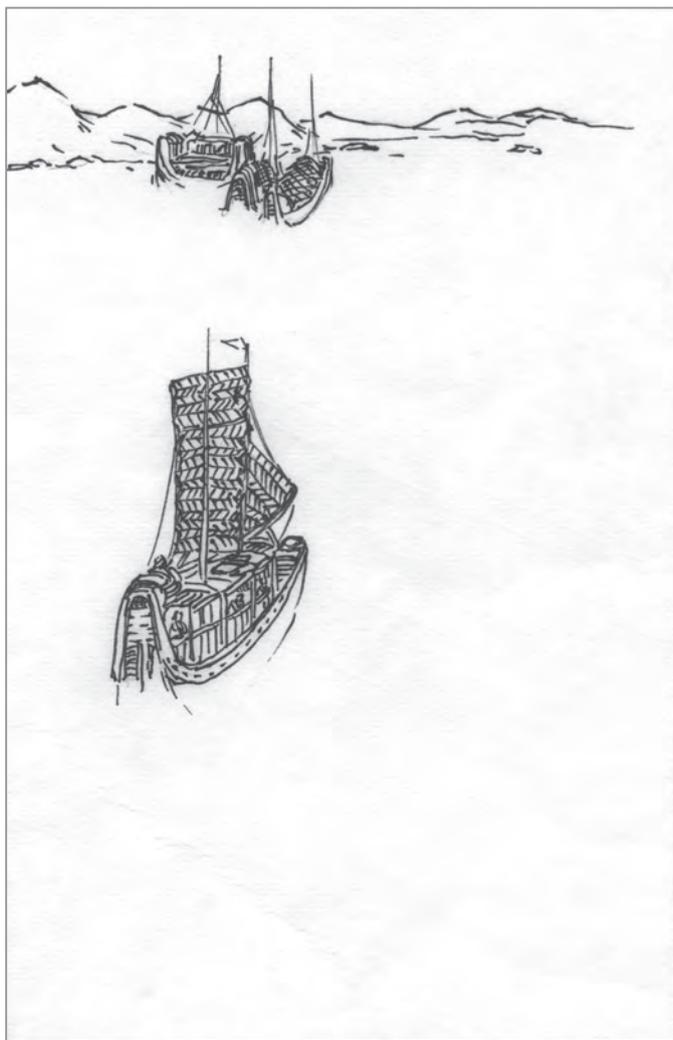
送小瑛世講留學加拿大〔1〕

秋水方生〔2〕，
 征帆掛起〔3〕，
 乾坤浩蕩疑無際。
 高飛黃鵠意如何〔4〕？
 壯圖豈讓男兒志。

謝女工詩〔5〕，
 曹家續史〔6〕，
 今番應笑全無味。
 要憑力學創新知，
 九州舞動風雲麗〔7〕。

注釋

- 〔1〕 此詞寫於1958年。世講：朋友的後輩。見宋呂本中《官箴》：「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
- 〔2〕 秋水：出自《莊子·秋水》。文中有段河伯與渤海神的對話。大意是：秋天洪水從江河注入黃河。河伯自喜，以為天下美景全在於此。順水東下到渤海，向東望去，不見邊際。河伯對渤海神嘆息道：總以為無人能及我，今見到大海無窮盡，始知如不遇你，我將被明大道理者譏笑。渤海神道：對井蛙不可談論大海，由於它居處狹小；對夏蟲不可談論冰雪，由於受時令限制；對見識淺陋之人，不可談論大道理，由於受教育的束縛。如今你從河岸流出，已觀海，就可與你談論大道理。碧城用「秋水」既指物景，又引哲理，講留學之重要性。方生：出自《莊子·內篇·齊物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意為生是死的開始，死又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
- 〔3〕 征帆掛起：參見李白詩《行路難》：「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圖十：秋水方生，征帆掛起

- [4] 黃鵠：大鳥名。見戰國秦商鞅《商君書·畫策》：「黃鵠之飛，一舉千里。」漢劉向《戰國策》：「黃鵠奮其六翮而凌青風。」
- [5] 謝女：指晉謝道韞。東晉宰相謝安之姪女，安西將軍謝奕之女兒，王羲之二兒子王凝之妻。自幼聰明，著名才女，長於詩文。參見第133頁《點絳脣·題汪彥斌女士〈藝海珠塵〉冊頁》注釋〔2〕。
- [6] 曹家：指漢班昭。東漢史學家班彪之女，班固與班超之妹。嫁曹世叔，人稱「曹大家」。皇室知其學識與才能，召之入宮，講授經史。兄長班固編纂《漢書》未竟而卒，班昭承其遺志，完成《漢書》。
- [7] 九州舞動風雲麗：此句憧憬中國美好未來。九州：見明程登吉《幼學瓊林》：「禹自冀之西，分為荊、豫、梁、雍；冀之東，分為兗、青、徐、揚。」後用作中國的代稱。

湯定華跋^[1]

庚辰甲申之際^[2]，公長省立廣東大學，定華忝列門牆。公栽培逾格，每見之則溫乎其容，屬乎其言。門下四年深知公真氣內凝，英華外發，抱經世之志，懷易俗之思。固未知公於翰藻風騷有標能擅美之才也。乙酉以還^[3]，相與敷衽談詞，引觴選調，始知公於詞學無所遺，體方前軌。誠可謂氣量宏深，姿度廣大者，汪汪然不可測其所至也。公論詞力主熟讀四印齋所刻宋詞^[4]，並揣摩清人梁汾、珂雪、樊榭、稚圭、憶雲諸家^[5]，尤以鹿潭、半塘、彊邨為最^[6]。必先體備眾芳，始克自成面目。公與常派「自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渾化」之說，又益廣矣。故公之詞博貫各家，歷歷可見，未可以宋體、清裁、常宗、浙派限之也^[7]。嗚呼！音徽未沫，人已云亡。苟天假之年，公之造詣當不止此。今夏師母吳夫人恐公緒言餘論蘊而不傳^[8]，乃彙輯遺稿得詞六十一闕，都成一卷，以付剞劂。屬定華校讎並為之跋。噫！人但知公之能詞，而不知公於詞學之遺音墜緒尤有復振重延之心。公之逝，定華既傷賞音之已渺，而於詞壇之零落更惶然不知何以繼也。悲乎！己亥 門人南海湯定華謹跋

注釋

- [1] 湯定華：參見第70頁《念奴嬌·客館新涼》注釋[2]。
 [2] 庚辰：為1940年。甲申：為1944年。
 [3] 乙酉：為1945年。
 [4] 《四印齋所刻詞》，清末王鵬運編著。參見第29頁《趙尊嶽序》注釋[3]。
 [5] 顧貞觀：字華峰，號梁汾，清初詞人，著有《彈指詞》、《積山岩集》等。曹貞吉：清代詞人，字升六，號實庵，著有《珂雪集》。厲鶚：字太鴻，號樊榭，清代文人，浙西派詞人，著有《樊榭山房集》、《宋詩紀事》、《南宋院畫錄》、《遼史拾遺》等。周之琦：字稚圭，清代詞人，著作多種，總名《心日齋詞》。項廷紀：原名繼章，又名鴻祚，字蓮生，清代詞人，著有《憶雲詞》。

- [6] 蔣春霖：字鹿潭，清代詩人、詞人。著作包括《東淘雜詩》、《水雲樓詞》、《水雲樓剩稿》。王鵬運：清末詞人，號半塘老人。編輯《四印齋所刻詞》，著有多種詞集，統稱《半塘詞稿》。彊邨：參見第29頁《趙尊嶽序》注釋〔2〕。
- [7] 常派：清代極有影響之詞派。始倡於常州人張惠言，故名。周濟為其代表人物之一，其《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云：「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碧山：參見第29頁《趙尊嶽序》注釋〔8〕。夢窗：參見第27頁《劉景堂序》注釋〔6〕。稼軒：參見第29頁《趙尊嶽序》注釋〔7〕。清真：為周邦彥。北宋著名詞人，字美成，號清真居士。著有《清真居士集》。浙派：參見第27頁《劉景堂序》注釋〔5〕。
- [8] 吳夫人：指碧城夫人。參見第29頁《趙尊嶽序》注釋〔9〕。

參考資料

友情、酬唱、懷念

鷓鴣天

辛卯冬夜，小集碧城先生書齋。張紉詩女士即席畫牡丹，曾希穎詩人加石，可稱雙絕。題數字以志欽佩。八十八老人燾熹盒。

余以主人姓林謂紉詩宜作梅，紉詩蘸墨為牡丹。希穎補石，余口占《鷓鴣天》小令，並錄之以博在座諸公一笑

廖恩熹

不買燕支寫此花，
怎生得黑女詞家。
圖非和靖梅魂鶴，
色是昭陽日影鴉。

聊補石，筆杈枒。
文章子固正如他。
霧中長約劉晨看劉公伯端在座，
一朵分明洞口霞。

(《辛卯月當頭夜，小集碧城詞館》字畫。張紉詩、曾希穎合作淡墨花石畫，廖恩熹題字、題詞。林碧城後人保存)

畫錦堂

壬辰歲不盡十日立癸巳春，碧城我兄社長九龍新居落成志慶。年八十有九愚弟廖恩燾拜撰並書

廖恩燾

蚪篆披圖，

鳩工揀料，

卜築曾幾關心。

袖海樓成彈指，

簷玳薨金。

亭鶴飛遲隨靖隱，

塢梅妝豔伴蒙吟。林蒙築室龍門講學，著《梅塢集》傳世，見宋史《文苑傳》。

龍蟠九，

雲祀化為霖，

甘潤遍青衿。君長粵教育廳凡三年

春臺、

登又再，

花事催，

篋詞分付珍禽。

繞引廊欄歌按，

韻勝笙琴。

帶風牽入烏孫譜，

鏡漪掬起碧霞斟。

還期向、

燈下社盟重覓，

笑語煙岑。

(廖恩燾手書其詞《書錦堂》，賀林汝珩搬遷新居。林碧城後人保存。)

臨江仙

堅社同人，釀資祝余初度，戲以古人姓氏故實，各相符合者，分嵌成詞，敬為聲謝。序次先後，則信手拈來，迄無軒輊，希曲諒焉

廖恩燾

老朽壽儕胡果，九老會中胡果年八十九，為諸老冠。余今年亦八十九，老荆八十六

諸公才媿香山。

劉歆任昉主騷壇。

林逋翔鶴健，

區冊泛舟寬。昌黎居陽山，區冊夜泛舟乞詩序，按即鍾嶸云：「若孔門用詩，則公幹升堂，子建入室，潘、陸坐廊廡間」意

糾正群言曾鞏，

工吟三影張先。

比紅兒早百成篇。羅虬賦詩百篇，曰《比紅兒》

畫梅樓筆妙，清湯貽汾，字雨生，有《畫梅樓集》

應並二王傳。煙客、石谷，世稱二王

注：是日集者，有伯端、豁庵、碧城、少幹、希穎、叔儔、懔烈、定華、季友、韶生，皆各有詞。

（錄自《懷冰室文學論集》以及《鷓鴣憶舊詞》。兩處記錄略有不同。）

石州慢

辛卯月當頭夕，偕廖懺庵、歐少幹、曾希穎、湯定華、張
紉詩同集碧城書齋。今又明月當頭，適君新居落成，書
舊作為贈。壬辰冬景堂

劉景堂

六曲雕闌，
重護碧城，
燈外塵隔。
新聲碎擊瓊壺，
有酒同歡今夕。
生綃醉展，
為寫石骨花容，
麝煤香染春風筆。
傍有老人星，
更光添瑤席。
江國。
舊游煙水，
閑夢笙歌，
翠尊能憶。
又是催歸，
踏遍桂華清澈。
卻憐皓月，
祇許片晌當頭，
金規舉眼成今昔。
牘影外山河，
伴人間淒寂。

(劉景堂手書其詞《石州慢·辛卯月當頭夕》贈林碧城。林碧城後人保存。)

臨江仙

碧城招飲，少幹、希穎即席賦詩。余醉歸，倚此為和

劉景堂

月當頭夜曾相賞，
今朝又聚萍蹤。
人生惟有酒懷同。
恩怨爾汝，
莫問馬牛風。席間與碧城各道所懷

年少幾人誇倚馬，
新詩疊韻重重。
渡頭催別一聲鐘。
此情留取，
他日話相逢。

浣溪沙

春日柬曾、林二子

劉景堂

誰信難逢笑口開。
春秋佳日早安排。
忘機魚鳥莫相猜。

薄釀未謀千日醉，
奇花何靳十年栽。
佇聽風竹故人來。

踏莎行

與碧城話堅社舊游，追懷懺盒

劉景堂

一夕西風，
三年舊話。
眼中歲月同奔馬。
相逢捫虱又何人，
西州有淚悽然下。

斷曲難賡，
衰情易謝。
更堪零燕逢秋社。
登壇若問古微翁，
悠悠天地誰來者。

鷓鴣天

桃花和碧城詩意

劉景堂

按：林汝珩去世后，劉景堂又為其詞寫一篇長序如下。

王建《宮詞》：「樹頭樹尾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怨五更風。」劉夢得《過玄都觀》絕句：「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林碧城感唐人詩句，賦桃花詩相贈。余倚《鷓鴣天》答之。不謂碧城先我物化，又少一人為花惆悵爾

片片東西各自飛。
淒涼王建舊宮詞。
不貪結子紅先落，
漫道成陰綠亦稀。

春冉冉，日遲遲。
惜花追想未栽時。
劉郎去後猶回首，
寄語玄都道士知。

清平樂

聞希穎、忼烈、湛銓欲相約攜壺，憑弔堅社，賦此見意

劉景堂

含商咀羽。

十載題襟處。

影樹亭荒啼杜宇，

況又碧城風雨。

玉壺何日重攜。

人生難得相知。

老病幾番回首，

不勝春夢淒迷。

按：以上劉景堂詞錄自《劉伯端滄海樓集》。

踏莎行

碧城見予《水族箱題詠》，贈以《踏莎行》詞，謹和一闕

劉庸（劉子平）

菊徑秋蕪，原詞云：「若將秀句比前修，悠然採菊東籬下。」

槐根夢破。

等閒風月蕭齋過。

偶從一勺想悠然，

我知魚樂君知我。

曲妙傳情，

茶香憶座。

故人蹤跡時相左。

待扶藜杖訪孤山，

料知君復猶高臥。

（輯自《番禺劉氏三世詩鈔》）

燭影搖紅

《紅棉》譜就，感慨未闌。璞翁邀集翠閣選茗譚詞，爰再拈此解，並和碧城

曾希穎

目蓋霞標，
臺高曾引攀天意。
今如飄絮懶回頭，
誰共春風醉？
萬感銀壺未洗，
任銷磨、
英姿霸氣。
海塵迷夢，
邊角呼愁，
人間何世？

小約黃昏，
瑣窗閑坐深環翠。
水邊燭影漫搖紅，
盤蠟添鮫淚。
細認香羅繡字，
怕淒涼、
年時無此。
騁觴蠻府，
賡社南園，
故花應記。

木蘭花慢

悼汝珩

曾希穎

絕春殘夢綺，
拚餘日，
對遺綃。
歎校易訶林，
填詞堅社，
事比天遙。
無聊，
漫賡剩譜，
怕哀絃塵滯不堪調。
埋骨青山何處？
斷魂楚些難招。

行瓢。
客路久飄蕭，
流水送前朝。
問氣盡鳶肩，
才蠲鵬臆，
此恨誰銷？
條條，
未乾燭淚，
更咽風隣笛聽連宵。
梁月三更欲落，
心香一瓣長燒。

清平樂

伯端寄詞，慨念堅社故人日益零落，語極淒斷，讀之愴然。頓憶晏叔原所謂「感光陰之易遷，歎境緣之無實」者。意與相似，偶拈此解答之。

曾希穎

水樓事了，
舊夢歌雲繞。
逐歲尊前人漸少，
說甚春風才調？

詞成沾淚茫茫，
幾回鶻鴂辭芳。
逝水東流宛轉，
開簾生怕迴腸。

詩

己亥二月廿二日，次韻懷公春宴之作

曾希穎

此是高樓第幾回？
眼中雲霧手中杯。
人傷舊社聲難倚謂汝珩，
雨帶春寒夢欲來。
且遣悲愉對華席，
漫從清俗論詩才。
棲棲旅食疏還往，
可復豪情賭醉哉。

按：以上曾希穎詩詞錄自《潮青閣詩詞》。

詩

碧城宴集堅社詞人

區少幹

苦語槎枒不可營，
來從詞客倚新聲。
小樓薰被初知味，
大浸稽天慣不驚。
達士宴開江上閣，
散材合稱酒邊兵。
人情久厭彝倫腐，
莫賦懷沙澤畔行。

(錄自《四近樓詩草》)

鷓鴣天

讀《碧城樂府》

王韶生

玉樹歌殘苦費思，
詞人長逝海西涯。
從今莫向黃蘆過，
琥珀光浮益酒悲。

吟秀句，寫烏絲。
茫茫天運古如斯。
南柯早醒娑婆舞，
祇剩才名世共知。

一寸金

和忼烈懷堅社之作

王韶生

州棄珠崖，
下瞰爐峯是城郭。
看晚霞成綺，
瀾翻水面；
繁星有粲，
光搖山腳。
香灑文風作。
前遊在，
屋樑月落。
新詞唱，
弔往傷離，
一段精神入寥廓。

自歎衰遲，
頻年車腹，
船唇正飄泊。
念碧城滄海，
空悲殘夢。
黃雞白酒，
辜負前約。
存歿驚心眼，
青山外，
客懷易惡。
期相處，
濮上逍遙，
更思魚鳥樂。

按：以上王韶生詞錄自《懷冰室集》。

一寸金

丙午早春，有懷堅社存歿，傷憫龔伯端二老，並示希穎。
依清真居士體。

羅忼烈

閭闔晴開，
早見官梅樹東閣。
漸信風拆甲，
青舒岸柳；
初陽鋪錦，
紅翻闌藥。
林表占靈鵲。
遊絲亂漫黏翠箔。
輕寒褪欲檢單衣，
舊寫羊裙那堪著。

萋萋江湖，
憂愁風雨，
蹉跎誤前約。
歎古藤蔭翳，
空悲妖夢；
黃爐酒熟，
誰同清酌。
花鳥驚心眼，
芬洲外又生杜若。
沾襟處久客登臨，
怨笛須更作。

(錄自《兩小山齋樂府》)

《鷓鴣天》 堅社社人為汪、胡手書詩詞小簡唱和之作

任友安(援道，筆名震澤長)三首

鷓鴣天

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之一

留住斜陽絕妙詞，
悲天心緒幾人知。
愴然今夜從新看，
曾見當年手寫時。

談藝事，不相違。
輸他鉤勒景完碑。
共嗟醫世無良咒，
合力分工孰是非。

鷓鴣天

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之二

便使嵇康未作書，
鷗盟浩蕩亦生疏。
兩賢歎息何相扼，
門戶東西德遂孤。

擔萬石，導千車。
緬懷峻坂共馳驅。
當年陽武沙中鐵，
敢信為韓非自圖。

鷓鴣天

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之三

楚漢之交共八年，
陳王首事實當先。
不言天授言羣力，
博浪椎秦更在前。

拯水火，策人天。
但求理得自心安。
開門揖盜初非計，
放虎窮山禍百端。

劉景堂（伯端）

鷓鴣天

題《不匱室、雙照樓手寫詩詞合冊》

世論紛紛有異同。
從知蛇影易猜弓。
興亡淚共千秋灑，
離合情隨一夢空。

披秀句，酌瓊鍾。
西窗啼燭黯消紅。
故人寂寞歸何處，
袖手殘棋劫未終。

任友安

鷓鴣天

奉答劉伯端先生賜和《題汪胡手寫詩詞合冊》，即呈鳳老、碧兄及孝威學長正拍

振轉灘舟抗怒流，
不甘順勢把帆收。
古今多少交如水，
生死情懷直到頭。

曾換淚，亦同憂。
鵲啼月落幾春秋。
故人寂寞江山黯，
拋卻棋枰理釣鉤。

廖思燾（鳳舒）二首

鷓鴣天

奉和震澤長《題汪胡手寫詩詞小冊》，並寄伯端、碧城兩先生正拍

善酒工棋各健吟，
棋爭先着酒孤斟。
以民為號真扶漢，
苟海能填即化禽。

須略迹，但原心。
異苔畢竟是同岑。
井中羣溺呼聲慘，
袖手旁觀總不堪。

前調

意有未盡，再賦一首，錄呈震澤長

振轉灘篷控逆潮，
舟師分道競揚鑣。

蓋棺論定愁廉藺，
報國身輕例宋姚。

悲世禍，斥天驕。
雪痕留印海珠橋。
鍾山寂寞孫陵遠，
坯土梅邊底亦焦。

林汝珩（碧城）

鷓鴣天

和震澤長《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

易水蕭蕭慨以慷，
為薪為釜兩茫茫。
簡書猶是驚猿鳥，
沉陸無由起杜房。

嗟一髮，歎三桑。
黃花難得駐斜陽。
九原精爽如相見，
定費新詞淚幾行。

任友安

鷓鴣天

奉答廖鳳舒先生及林碧城兄賜和《題汪胡手寫詩詞小冊》，即呈伯端先生

管鮑相知世所稱，
而今比美亦何曾。

瑰奇字字如珠玉，
待付千秋細論評。

同許國，詎爭名。
從知一派秉師承。
窮研鄭孔周官注，
應信通權即守經。

曾希穎

鷓鴣天

敬和震澤長《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錄呈陳孝威將軍、廖鳳舒先生、劉伯端先生

不置清思並小休，
等閒歌哭看雙收。
死生舊誼珍餘耳，
興廢前朝怨李牛。

憑一字，論千秋。
秦淮嗚咽海長流。
眼中國士猶多少，
賸訂幽盟向白鷗。

任友安

鷓鴣天

奉答曾希穎先生賜和《題汪胡手書詩詞小簡》，即求郢政

眼底洪濤日夜流，
敢憑一字論千秋。

幾多狐鼠依城社，
如許交親成寇讎。

情惻惻，恨悠悠。
羣公佳什鳴嚶求。
可憐楊韋相殘後，
終見曾營據石頭。

張叔儔

鷓鴣天

一代文章孰比肩，
兩公都具筆如椽。
文淵前後無軒輊，
雙照詞同不匱傳。

思往事，撫遺編。
不堪惆悵話當年。
只今重過金陵路，
風景都非更惘然。

按：以上奉和之作除劉景堂詞錄自《劉伯端滄海樓集》外，餘皆錄自任友安《鷓鴣憶舊詞》。

任友安（援道）之友將汪精衛手書於民國三十年後所作《朝中措》詞一首及胡漢民手書於民國十三年所作詩一首合裝成小冊。任為小冊賦《鷓鴣天》三首，堅社同人均多有賦和。見任友安所著《鷓鴣憶舊詞》。

汪、胡詩詞如下：

汪精衛

《朝中措》

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

雁背正低翔。

滿地蕭蕭落葉，

黃花留住斜陽。

闌干拍徧，

心頭塊壘，

眼底風光。

為問青山綠水，

能禁幾度興亡？

金元好問（元遺山）詞《朝中措》如下：

時情天意枉論量。

樂事苦相忘。

白酒家家新釀，

黃花日日重陽。

城高望遠，

煙濃草澹，

一片秋光。

故國江山如畫，

醉來忘卻興亡。

胡漢民

香江風雨登樓，懷精衛集曹全碑字

萬里平安懷季子，
故鄉延望近奚之。
山河不使分南北，
歲月無因感別離。
既雨餘雲仍在野，
遇風殘葉忍辭枝。
從君共志歸與賦，
舊學商量有所師。

(民國十三年作)

相關堅社社課諸家詞

按：此處僅收錄林碧城參與並有其作品傳世的十期堅社社課，以便研究比較。由於資料有限，未能收集堅社諸家的全部相關作品。特表歉意。參考文獻包括以下詞集和刊物。林碧城本人的社課詞作，見《碧城樂府》。

廖恩燾、劉景堂。《影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香港，1952。

劉景堂。《滄海樓詞鈔》。香港，1953。

劉景堂。《劉伯端滄海樓集》。黃坤堯編纂。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

陳一峯。《一峯詩稿、一峯詞鈔》。香港，1961。

張紉詩（張宜）。《張紉詩詩詞文集》。香港，1962。

王韶生。《懷冰室集》。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4。

王韶生。《懷冰室續集》。香港：志文出版社，1984。

曾希穎。《潮青閣詩詞》。香港，1986。

羅忼烈。《兩小山齋樂府》。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2002。

區少幹。《四近樓詩草》。香港，1970。

馮霜青。《翠瀾堂詞甲稿》。（出書地點時間未注明。）

《詩詞周刊》。第一期至第四期。香港。1950年代。

《堅社詞刊》。香港。1950年代。

堅社社課《過秦樓·石塘晚眺》，廖恩燾首唱

過秦樓

石塘晚眺，清真聲均，堅社〔六〕期課

廖恩燾

酒挾襟痕，曲覘鬢態，夢跡戍茄吹斷。樊姬故里，杜作去牧華筵，頗記舊題歌扇。人影趁海雲沈，夷舶千檣，疾猶飛箭。恨殘陽不駐，狂波掀起，送流花遠。

休羨煞、跨鶴纏腰，鳴鞭過肆，老了鬢毛銀染。園空誤蝶，巢改藏鶯，色相本鬢天變。誰意撩愁更深，鴻野聲哀，蛾峯尖損。任如環水抱，寒顫星鐙萬點。石塘在本港之西環

過秦樓

前題，再依聲美成，簡伯端博諸社侶一噓

廖恩燾

幾日花愁，一春禽夢，夏末漸秋冬杪。排鴛翠瓦，戲蝶紅簾，冷牘半斜荒照。臨水試洗吟眸，贏得吹來，遏雲高調。念桓伊笛弄，誰教衫舞，箇人嬌小。

應自覺、雁足傳書，蠶絲牽恨，只苦寸腸頻攪。臺堪鬧屐，池可浮杯，索甚野梅嬌笑。前度劉郎換將，源裡知津，桃邊淹權。探奚囊准有，殘畫滄洲淚稿。

過秦樓

前題，拈李景元聲均復一解

廖恩燾

過眼雲煙，行蹤萍絮，那來心事悠悠。只劫灰吹滿，向戶掩枇杷，究厥緣由。未算杞人憂，有情天、也墮紅愁。帶烏陽飛去，樊籠鸚鵡，何處芳洲。

杳畫筵笑買、蟲蟲後，聒笙簫醉耳，殘臘夷謳。知斷香無數，又招蜂惹蝶，改態潛遊。誰見就銀鐙，拯沈蛾、玉卸搔頭。但空濛海氣，些幻明霞，澄映迷樓。

過秦樓 石塘晚眺

劉景堂

水落沙閑，石穿雲斷，半幅米家圖展。游驄繫柳，畫楫迎桃，想見謝娘妝面。何意夢短先闌，銀燭高樓，曲終人遠。又重陽節過，黃花淒冷，翠簾休捲。

應怪得、歲月飛梭，泥鴻銷印，費盡暮吟朝怨。尊空易泣，絃緩慵調，莫問眼中嵇阮。清些天涯未招，孤影危闌，斜陽依遍。況無多老淚，難認青衫舊點。

過秦樓 石塘晚眺

曾希穎

麝水籠香，壁崖妝菂，恨入舞簾歌戶。凝眸扇底，引手闌陰，倦夢易迷樊素。何意載酒江湖，桃面依稀，燕盟輕負。正朱廊對峙，瓊簫初咽，冶遊愁數。

休再省、禪鳳無歸，驚鴻終逝，怨斷世間兒女。天寒翠袖，花近高樓，竚立那堪風露。鐙外流光轉頻，雲吐蟾輪，星明河鼓。儘黃昏似舊，人約何曾舊處。

過秦樓 石塘晚眺

王韶生

水拖湘裙，山環螺髻，一抹彩雲吹斷。飄殘玉樹，寂寞金樽，何處曼歌團扇。多少舊事關心，長憶芳時，過如飛箭。對西風悵立，塵生羅襪，綠波人遠。

猶記陌走鈿車，雲飛天鏡，細認酒痕襟染。迴腸蕩氣，淺唱低斟，落魄幾同三變。惟有輕盈依人，描黛工顰，流波嬌倩。料消魂此際，銀漢稀星點點。

堅社社課《石州慢·月當頭夜，小集碧城書齋》，林碧城首唱

石州慢

月當頭夕，小集林碧城書齋。主人出紙索紉詩女士畫。余請作梅，女士蘸墨作牡丹，希穎為補石，余依方回聲均賦此
廖恩燾

北海開樽，南郭竽濫，吹向天闊。雲移眼不樞攔，雨歇角偏巾折。鐙樓倚醉，笑見粉手揮煙，知非圈點梅梢雪。甯撰曲羅浮，拔鸞釵聊節。

花發。枝旁皴染，緣證三生，畫圖差別。淡冶嶽奇，兩兩教人稱絕。卻拼蠶世，詬盡小巧雕蟲，聲家白社今宵結。忍對影當頭，冷清清孤月。按賀作首句寒字陰平，用筵字為合，惟樽字較響，削足就履，不得不然。特注

石州慢

月當頭夜，小集碧城書齋
劉景堂

六曲雕闌，重護碧城，燈外塵隔。新聲碎擊瓊壺，有酒同歡今夕。生綃醉展，為寫石骨花容，麝煤香染春風筆。曾希穎、張紉詩合作淡墨花石尺幅 傍照老人星，更光添瑤席。座中懺龔年八十七，恰用張子野六賢堂事

江國。舊遊煙水，閑夢笙歌，翠尊能憶。又是催歸，踏遍桂華清澈。卻憐皓月，只許片晌當頭，金規舉眼成今昔。曠影外山河，伴人間幽寂。

石州慢

月當頭夕，集林碧城厲齋

張紉詩

薄紫籠山，深翠捎簾，燈吐霜白。折枝晚菊能花、不借一絲風力。無波水面、照暖似水詞心。微寒初殿冰甌魄。門外軟塵紅，送高車南北。

誰識？月收闌影，梅浣衣香，幾回今夕？未到更闌，金粟堆中先寂。江湖夜滿，冷眼萬變魚龍，人間休問天寬窄。容易百年身，祇清歡消得。

堅社社課《酷相思》，廖恩燾首唱

酷相思

伯端泰西友人某倫敦書來，謂別久華文，已荒不能作華函，只寫程書舟詞《酷相思》首句「月掛霜林寒欲墜」七字。伯端以示社侶，眾議即據為社課。余步原作均和伯端各一首

廖恩燾

(一) 帳度杞憂天不墜。趁潮又、寒蟾起。漫圓缺、偏教翻樣是。圓樣也，伊為計。缺樣也，為儂計。

酒在愁腸真化淚。促繡帳、朱顏悴。繫足去、書鴻飛也未。北去也，書誰寄？南去也，誰書寄？

(二) 驛路騶嘶人別後。歎妝鏡、塵封久。那還抹、顫霞如殢酒。燭對影，淚雙就。月照影，夢孤就。

抱甚秦箏鐙下奏。澀雁礙、柔蔥手。試撥向、鶻絃音調舊。風乍起，簾波皺。愁更起，眉峯皺。

酷相思

碧城示社作，均戲成一首

廖恩燾

落絮黏泥猶喙燕。甚榛莽、人間遍。竟無鵠、空勞頻放箭。鑷縱把，愁絲斷。截那把，狂流斷。

愈是即殷離愈遠。覺世局，奔輪轉。念功倍、何曾真事半？雲自可，吹憑管。天未可，窺憑管。

酷相思

劉景堂

薄袖天寒初索酒。倚微醉、金釵溜。正斜月、西樓人去後。
不自信，朱顏瘦。卻怨是，菱花瘦。

麝搗香塵絲斷藕。料應悔、拋紅豆。倘各對、孤檠同感舊。
攀易盡，章臺柳。催漸老，靈和柳。

酷相思

王韶生

夏雪冬雷情不改。悵消息、蓬山外。歎波譎雲翻千萬態。春
未換，花痕在。衣未換，脂痕在。

綠減紅休時不再。此日淚，何人會？念連理同根胡忍背？行
去也，愁無奈。歸去也，歡無奈。

堅社社課《憶舊遊》，劉景堂首唱

憶舊遊

余年十五，隨母花下課詩，適有落瓣，拾置卷中，顧謂余曰：「遺汝異日之賞。」久漸忘懷。今檢舊帙，忽飄墮書几，色轉淡黃，理如蟬翼。悲哉！此余母五十年前手澤也。泫然賦此，兼乞堅社諸子同詠其事

劉景堂

甚侵人歲月，浪跡江湖，換卻萊衣。最憶兒時事，正萱庭露曉，賦罷清詩。畫梁未醒雛燕，花外日遲遲。奈一片辭根，千紅減色，怎挽春暉。

迷離。眼前影，似寂寞諸天，散後芳菲。不作飄茵想，伴琅函緗帙，幽絕偏宜。便隨蠹魚枯死，猶勝了無歸。更掩卷虛堂，風催淚燭寒漏移。

憶舊遊

伯端五十年前侍太夫人課詩牡丹花下，忽一瓣飄墜，教拾而藏諸書頁間，今無意中檢出，色淡黃而未化，因賦此調。約社侶同作，余依聲清真漫成

廖恩燾

記雲容竚望，線手縈懷，遊子悲傷。那若花前侍，正絃詩課讀，瓣墮天香。怕教燕喙銜去，溫語囑收藏。自蠹帙蹤潛，駒韶瞬轉，幾換年光。

渾忘。乍驚見、只蛻已些枯，形未全僵。惹起平生感，縱雞豚難逮，丫卯成霜。賦情到老偏麗，摘藻壓詞場。羨影入新吟，春暉報答心更長。伯端著有《心影詞》

憶舊遊

璞翁五十年前侍太夫人課詩牡丹花下，忽一瓣飄墜，命拾而藏之書頁間，今無意檢出，色淡黃而未化，因賦此調。同社均有和作，余亦續聲

曾希穎

料循骸戀夢，畫荻思親，無奈清宵。五十年來事，儘虛堂寂寂，夜雨瀟瀟。片紅未共春去，花影燭光搖。記曉露中庭，天香一瓣，倦眼難銷。

迢迢。白雲暮，問上塚何人，不負鸞鑣？海客低徊意，賸蓼莪長詠，猿鶴相招。莫將哭花餘淚，鵲外灑津橋。但樹影風前，哀思積淚來去潮。

憶舊遊

伯端丈五十年前侍太夫人課讀花下，適有落瓣飄墜，拾置卷中。今檢舊帙，靚色轉淡黃，理如蟬翼。因賦此調。約社侶同作，余漫成一闋

王韶生

遡萱庭日暖，課讀花間，詩熟親娛。一瓣隨風墮，作珊瑚賞玩，子似龍駒。試提五十年事，春夢苦模糊。奈萼比紅梅，根深紫竹，一例清臞。

簫疏。雪蓬鬢，恨換卻斑衣，歡緒今無。細檢琅函裏，怪粉紅駭綠，煙澹雲枯。賦樓況有高手，心影落江湖。想燭跋書堂，霜繁月白啼夜烏。

憶舊遊

伯端五十年前花下受母課詩，牡丹落瓣，拾置卷中留為異日之賞。今檢舊籍，愜然成調。予乃繼聲

張紉詩

正噓寒讀月，犯夜聽更，葉打虛窗。五十年前事，記春聲在樹，詩課風廊。斷紅未隨塵土，一瓣伴縹緲。想白首低徊，書燈有味，人世滄桑。

蒼蒼、最難問，恨畫檻移雲，雛燕辭梁。不羨新桃李，便傷心顏色，跌宕詞場。卻恐唾壺敲碎，無鑰鎖流光。看密線縫衣，慈恩自昔非海量。

憶舊遊 和璞翁

羅忼烈

正花前課罷，柳外鶯啼，簾畔春深。小萼飄庭砌，記靈萱手拾，付與緜函。紫檀幾劫猶在，華髮不勝簪。奈草碧隴阡，香鎖蠹簡，歲月駸駸。

幽岑、短燈下，歎病眼淒迷，重見何堪。也共人顛顛，似清春蟬羽，驚墜堂陰。夢痕老去回首，遙夜託孤吟。早淚冷萊衣，青霜過翼無處尋。

憶舊遊 和璞翁

張叔儔

韶齡真快事，展卷琅琅，長伴機聲。曾記添書課，訝香生縹帙，瓣墜輕輕。笑顏為囑收貯，珍重若瑤瓊。好預卜他年，如花富貴，定慰萱庭。

神靈、暗呵護，似劍吐光芒，重現豐城。追憶儀容遠，只芳菲常在，無限恩情。對花便想遺愛，年月幾番更。待播向絃歌，薇音異日垂汗青。

憶舊遊 和璞翁

湯定華

歎人間萬感，看此天香，猶帶萱恩。不盡兒時事，奈紅英似昨，綠草先陳。那堪夢回當日，霜曉課庭闌。想霍荻慈幃，拈花教子，如見圖真。

傷神。盡前影，贖錦帙遺悲，白首思親。五十年來恨，問可曾驚覺。緣短紅塵，世事眾芳開謝，都是百愁根。祇獨念劉郎，寒宵月下題淚痕。

堅社社課《渡江雲·辛卯除夕花市》，廖恩燾首唱

渡江雲 辛卯除夕花市

廖恩燾

殘年杯酒送，忍談故革，見慣鼎旋新。萬花香是海，喚賣沿衢，引蝶趁蜂紛。人歸鏡閣，為柳圻、添得眉顰。休問伊、帖憑何語，娓娓寫宜春。

應嗔。千金嬌盼，寸藕絲連，匪量珠斛吝。胡竟愁、仙招臨水，跣化飛身。星燈燦映枝頭色，未鼓角、喧斷歡根。盆放朵、盈盈笑洩天真。今年花價特昂，水仙每頭索六七金。鄰家贈余一小盆正著花，不欲解囊往購矣

渡江雲 除夕花市

劉景堂

千家喧臘鼓，春回海國，風暖颺晴泥。六街燈影亂，料紫量紅，切切語聲低。花應笑我，慣良宵、輕負佳期。年復年、催教人老，兩地費相思。

誰知。冤禽凝睇，花市新遷之地，乃十年前人工填海而成 倦鶴歸翰，又吹香成市。空太息、繁華依舊，往事全非。一枝欲買春無價，似杜郎、殘夢醒時。歸去也、明朝倍覺依依。除夕花市，侵曉即散，紅香狼藉，更無人惜

渡江雲 辛卯除夕花市

曾希穎

波光翻錦岸，珠鐙映玉，影亂簷牙。濁醪辭歲夜，海市經年，濺淚又看花。尋常巷陌，恁眼前、綠掩紅遮。空博得、水邊多麗，片晌鬥妍華。

堪誇。銅街選艷，花埭探芳，記天香不夜。歎別來、枝迷蝶使，地改蜂衙。今宵爾汝都如夢，賸賦情、人在天涯。知甚日、青春作伴還家。

渡江雲 除夕花市

王韶生

浮雲低巘嶠，鼓聲正緊，忍獨抱愁歸。渡江梅柳至，影淡枝橫，水曲照參差。閒情漫賦，恐惹得衣上芳菲。還記否，故園春好，繞屋樹成圍。

淒迷。雲橫南嶺，水暖滄波，問安排何計？看海市、夜闌燈火，映帶餘輝。今宵倦睫慵開了，又花明柳暗偏宜。情切切，春光飛上桃枝。

渡江雲 除夕花市

張紉詩

樓臺屏舊影，江雲欲渡，花帶好春歸。錦燈圍半島，水拍蠻峯，萬傾碧琉璃。攜紅問紫，被古梅、勾起鄉思。天地心，分明猶在，獨恨此身羈。

依稀。雙聲臘鼓，大道東風，又偷移人世。須自愛，隨緣蹤跡，殿歲芳菲。軟塵密送羅衣隊，夜徐徐，車馬城西。香未散，歡遊不似當時。

堅社社課《南浦·春水》，廖恩燾首唱

南浦 春水

廖恩燾

止菴又痛詆玉田《南浦》賦春水，余謂以「絕似夢中芳草」喻春水，雖極無聊，惟「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淨洗，花香不了」卻佳。然視玉笥山人作，則小巫見大巫矣。余不揣冒昧依中仙聲均成此，再質伯端暨堅社同人

倒影入垂虹，見鴨頭，縵新綠恁濃染。天上坐船如，三蒿漲，關心麴塵添徧。織漪柔艣，黛螺紋尚渦旋淺。引魚競逐桃浪底，輕唼流霞斷片。

迴潮暗蕩春魂，正習習飛鴛，傲傲舞燕。堤柳翠眉低，陰晴驟，消與釣簑煙點。托藍拂紫，可曾淘去沉珠怨。者番風信應分付，愁載沙棠橈遠。

南浦 春水

廖恩燾

伯端拈魯逸仲體，應社課賦春水。余讀之擊節，貿然步均續貂，仍守故習，依聲魯作

鴛波皺碧，漫銀塘、窺鏡惜愁容。人踏青谿歌去，吹笛浪花中。草已鬪羸應喜，怎江般、淚滴午牕東。聽鱗聲咿啞，正魚書杳，疑又唳來鴻。

忍見岸痕咫尺，乍平添、微雨濕飛紅。鷺覆鳧翻鷗弄，聞了落鐙風。橋下畫艣流過，恁衣香、扇影太怱怱。吐夜明珠麗，海蟾臨世少矇矓按海蟾姓劉。

南浦 春水

劉景堂

螺峰淡抹，似臨流、西子怯朝容。一葉飄然天上，人坐畫圖中。夾岸絮飛春遠，引微茫、斷港誤西東。只臥虹留影，舊湔裙處，曾是照驚鴻。

眼底幾回漲綠，又今番、題句惜殘紅。為問干卿何事，吹皺一盞風。柳外有人呼渡，恨來時、未款去匆匆。牘小蟾低挂，印他眉樣夜朦朧。

南浦 春水

曾希穎

還有幾多愁，信予懷、未必江郎深曉。雙槳舊橫塘，驚鴻影，鏡裏蛾眉曾掃。離情最苦，新萍更逐東流小。莫數綠波南浦恨，且自醉眠芳草。

眼前底事干卿，皺一池凝碧，層瀾未了。流浪十年蹤，青蕪畔、說甚湔裙人到？蒲飄易渺，憑誰寄與魚書悄？江上迴文千萬疊，能寫相思多少？

南浦 春水

王韶生

綠漲岸痕平，浴閑鷗，正是煙輕波暖。堤柳嬈絲絲，燕飛來，低向縠紋新剪。斜陽曲榭，蘭橈緩逐桃花片。回首陂塘清欲滿，依約昌華舊苑。

萋萋草色消魂。念斷浦雲流，孤舟旅倦。帆影落潭深，芳塵去，牘映素馨千點。予懷渺渺，不堪還聽浮鵝怨。荔子灣頭重過處，誰識此情難遣？

南浦 春水

張紉詩

浮綠軟玻璃，暖溶溶，小舫飄燈來去。魚喋一鉤春，桃花片，迴避煙蓑漁父。東風着力，月光斜趁江雲渡。人與白鷗同此夢，祇付斷紅洄溯。

橋邊潮汐淘沙，似離心，尚繞相思南浦。流不到天涯，知還被、芳草燒痕相妬。闌干浸影，柳絲低照新眉嫵。誰念單衣情緒惡，獨聽野塘蛙鼓。

南浦 春水

張叔儔

粼粼漾碧，漸三蒿、新漲到柴門。聞說魚鮭初上，攜榼向江邨。柳外棹隨人遠，乍桃花瓣落點繽紛。奈老漁猶睡，任教笳管，聞了半溪雲。

尚記荔灣橋側，引微茫，帆影入詩魂。裏鴨群娃相戲，含笑說紅裙。為問近來何似，悄無人，翠鳥掠煙痕。賸畫欄誰憑，櫓聲三兩破黃昏。

南浦 春水

湯定華

天遙地遠，問殘紅，隨水更何流？寸寸湖山雖美，無奈付棲鷗。一曲駐雲初靜，又風來，鰾影蕩萍浮。笑客歸無所，舍南橋外，散髮弄扁舟。

說甚瀟裙舊處，算而今，花事幾番幽？只是重烟重水，鄉國莫神遊。惟恨當時人在，却沈鱗不與寄哀愁。看一江春去，獨餘斜月伴垂鈎。

南浦 春水

馮霜青

澗澗接晴空，想芳懷一片，柔情如許。凝碧漲西湖，憑欄處、消得亂紅成雨。半灣眉黛盈盈，望斷江南路。啼老鷓鴣，帆影渺，離恨隨流歸去。

鴛鴦比翼曾棲，悵年時輕別，溫馨難駐。飛絮蘸明霞，隨隄處，輸卻垂楊子縷。寸心未已，鮫綃題徧相思句。載酒尋昏約未違，待與東風為主。

堅社社課《舞會》，王韶生首唱，諸家所用詞牌不一

西江月 舞會，堅社社課

王韶生

舞苑歌聲曼曼，良宵鼓樂蓬蓬。細腰輕攬入芳叢，宛以遊龍戲鳳。

喘息微聞香澤，嬌羞紅暈花容。歸舟涼快引天風，道是瑤台一夢。

西江月 夜觀舞會

劉景堂

錦幔圍香密密，華燈照影重重。一雙蝴蝶出芳叢，勝似顛鸞倒鳳。

碎步微聞嬌喘，狂情暗熨酥胸。歸來斜月玉樓空，恍惚霓裳入夢。

玉女搖仙佩 觀舞屯田聲均

廖恩燾

銷魂舞也，舞柘枝顛，帶有唐宮遺意。動地聲淒，遼陽鞞鼓，散却小腰身妓。那想銀鐙底。再迷離倩影，霓裳成隊。送春了，殘鶯賸燕，留待祛愁伴酌樊尾。休羅袖，誇長半脫，曾窺酥胸雪臂。

依樣畫圖謝蝶，夢入莊周，管甚笙邊醒醉。趙后一般，輕盈旋轉，板臘應平於砥。掌上將軍倚。正翻覆，常恐花隨風墜。看兩兩，池鴛戲罷，草裙獠女，儘鄰蜂媚。又遑計。湖山剗鞞空煙水。

春風嫵娜 前題，依聲馮雲月再成

廖恩燾

漸紅衰青盛，麗景偷移。春已去，好些時。雨黃梅，濺起蝶情蜂緒，繞園愁眇，花滿將離。燕唾殘餘，鶯形輸與，妙舞裙釵真可兒。獨怕蠻腰細堪抱，難為鶯影強教支。

推想東皇正了，搖槐擺柳，又分付，裂笛重吹。螺屏背，指揮誰？泰西劇台前置蚌殼形小屏，以掩蔽指導歌舞者箏琵琶處，長袖甯垂。竟體飄蘭，裊能銜接，眾肌飛玉，突取攻圍。宵歸來後，漫氍毹徒憶。妖鬢宛在，翻偏羅衣。

碧調相思引 觀舞

曾希穎

掌畔輕盈記夜分，占人懷抱好腰身。自憐微步，羅襪會生塵。

對座轉成天樣遠，迴風難得鬢邊親。兩行紅粉，誰是去年人？

春風嫵娜 觀舞

張紉詩

被重簾遮密，換彩虹燈。歌似夢，月無聲。浸樓臺冷氣，卻疑香霧，眼中秋水，潮汐盈盈。短鬢堆鴉，斜裙散蝶，襯拍弓鉤數不清。朵朵蓮花引風動，枝枝穠艷帶春行。

棖觸城西小院，垂楊欵地，向人裊，一捻腰輕。天不夜，酒微醒。名花解語，春易飄零。碧海迴身，可知何世，故園歸路，似隔三生。詩心無着，任迴旋狐步，飛瓊溜雪，脂粉逢迎。

金菊對芙蓉

社課觀舞，與懺盒、伯端二老，並希穎韶生同作。

羅忼烈

翠幙籠燈，沈檀按拍，窈娘天與娉婷。看宮中細腰，掌上身輕。口脂狼藉金釵溜，假個郎曼衍將迎。水塘東畔，蔭花深處，款語丁寧。

十年一夢堪驚，奈風塵冉冉，華髮無情。問何時扶醉，重到西城。尊前懶逐紅裙起，任拓枝奏徹新聲。佳人笑裏，遊人回首，酒淚先零。

堅社社課《喜遷鶯·春山杜鵑花》，廖恩燾首唱

喜遷鶯 春山杜鵑花

廖恩燾

疑啼山鳥，向行客勸歸，血成花了。螺岫簪霞，蝶叢鉤蜃，影亂紺樓斜照。閑處知非吾土，望裏認為仙島。驀然見，怕紅心難辨，斷腸煙草。

垂老。腰未折，翔步雲梯，腳力輸年少。溝葉留題，陌桑聞唱，綺緒占人頽抱。色配燕支濃豔，名襲蜀禽靈巧。臥遊去，夢故園依舊，春風桃笑。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花

廖恩燾

曩年拈石帚此調，賦洋水仙，韻與句法畧異吳史諸家。今再檢讀，因為《春山看杜鵑花》，效顰成詠，質堅社同人。

歷番風幾，又換者嫩紅，纔算花第。分影珊瑚，銷魂裙釵，枝絆溜丹鶯嘴。蠶叢路殊蜀棧，問誰為血痕妃洗。叵耐是，倒紫霧杯後，如棠嬌睡。

春醉。遊漫廢，朱便駐顏，老了人間世。色相鬢空，本根摩淨，拈一笑天尊旨。莫教濺詩人淚，蝶悶蜂愁撩起。怎生避，有江山裝點，還慊慊地。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花

湯定華

春根何託？看碧海冥迷，珠崖雲邈。濕雨山腰，薰風濂畔，花事正愁開落。忍見殘英拋遍，點點紅心猶灼。欲相對，恨謝恩前夢，空成哀樂。

淒卻。憐舊侶，仙渺鶴林，去國歸無著。杜宇聲酸，鸚鵡色慘，一片亂離羈魄。縱有綃雲搵淚，怎奈東君情薄。更斷腸，寄天涯不到，巾山京洛。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

王韶生

空山延佇，似杜宇聲中，報花開處。紫陌煙凝，芳阡霞蔚，剪翠裁紅無數。詞客漫嗟蜀道，遊子元知吾土。縱望眼，恐感時濺淚，采箋題句。

無據。天莫問，沉醉東風，怎挽朱顏住？宮錦衣成，瓊枝歌罷，挑起離人情緒。嫋嫋垂楊香草，滑滑春泥酥雨。倦遊也，正海天惆悵，不如歸去。

齊天樂 春山探杜鵑花

劉景堂

碧桃飛盡紅棉老，春光倩誰留住。滴露凝香，餘霞散綺，疑入仙山深處。東君也誤。怕鶻馱先鳴，翠芳非故。幾日新陰，翠遮裙帶舊時路。

枝頭殘認淚點，是花還是鳥，相顧無語。躑躅津橋，飄零蜀道，一樣天涯羈旅。朝風暮雨。怎開落匆匆，又催歸去。莫待空林，獨尋情更苦。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花，依夢窗體

張紉詩

韶光百五。近寒食，躑躅山中自語。迎綠秋千，飛歌樓閣，都是泥人留處。細雨又催膏沐，舊蝶不成情緒。者番別未多時，園外茸紅填路。

千古。愁帝子，鵑夢無歸，化作淒涼樹。祇賸他鄉，一分春色，何忍帶煙攀取。寂寞海棠猶睡，相映柘枝清趣。似留客，賞新晴，暫挽東風為主。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

馮霜青

小樓春暖。正細草籠香，東風輕扇。花映斜陽，峯粘翠黛，乍覺惹人腸斷。却步為憐紅雨，泣血翻成銀篆。思故菴，恨新條，誰解芳心深淺？

難遣。垂老情懷怕別離，人在天涯遠。蜀道低迷，曲江零落，應有萬般哀怨。不恨關山重疊，但恨胡笳淒亂。白雲下，近長安，中有舊時庭院。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花

潘詩憲

尋春何處？正行徧香城，柳綿飛絮。曲徑重來，袷衣初試，況對好山如語。古豔愁心，爭發鄉訊，歸期難預。凝嫩紫，蘸晴霞依約，西樵雲樹。

回顧風乍起，暗落繁枝，歷亂飄紅雨。芳草迷天，蠻歌淒耳，莫問舊盟鷗鷺。卻倩千年蜀魄，相伴低吟煙露。迴故步，惜芳時，江上似逢商女。

喜遷鶯 春山看杜鵑，依夢窗《過希道家看牡丹》韻

張叔儔

韶華如水，漸林外漏洩、春光一二。繡簇爭妍，輕綃新剪，經雨曉妝初洗。乍覩倍饒丰韻，素質微嵌嬌紫。夢剛熟，恍惺忪，疑被流鶯呼起。

釵子慵未卸，何事啼痕，造濕相思字。每向花前，怯紅顰綠，徧織半山霞綺。近來幾多惆悵，休倚東風沈醉。試凝睇，點斑斑盡是，傷春珠淚。

堅社社課《浪淘沙慢·送春》，劉景堂首唱

浪淘沙慢 送春

劉景堂

暮簾掛，香消絮粉，翠損桃萼。闌缺低枝漸剝。鈴間斷梗尚絡。怕數到、荼蘼風信惡。繡駟遠、卻誤芳約。任幾度、枝頭弄斜照，無言自開落。

斑駁。蘚痕篆滿牆角。更草長池塘，園禽變、轉眼人未覺。輕負了韶華，誰共芳酌。恨春有腳。知此行仍是，淒涼天各。

作計驅愁愁偏著。量圍歎、沈腰易削。等閒事、紉蘭還贈藥。甚梁燕、也解傷離，聽盡日、呢喃似話春情薄。

浪淘沙慢 送春

曾希穎

幾離合，玉環舊贈，錦帶深結。北閣窺琴無月。更闌染蕊剩雪。漫聽倦、鄰歌今未闕。恨當日、隄柳輕折。便譜得、新詞最嬌韻，瓊簫誰打疊。

淒切。芳菲尚記佳節。試細問、伊歸應何處？未必梁燕說。嗟夢裏、依然南浦傷別。鬢華自鑷。尋兩歡，難忍花間棲蝶。

婪尾風過鶻啼徹。重來定、杏紅換靨。恐相守，蘭情容易竭。甚春去、也似人遙，算暮色，迢迢望斷桃根楫。

浪淘沙慢 送春

王韶生

依欄處，香拋麝粉，翠減紅藥。雖燕平蕪漫掠，浮花浪蕊似昨。恁飛舞，呢喃棲畫閣。有輕絮，細撲簾幙。念繡陌鈿車去何所，記曾誤芳約。

飄泊。綠萍點點誰托？更樹底鶉啼鶯聲老，苦了人未覺。教夢入愁邊，莫引清酌。歲華暗促。問瞬歸行錦，山崖天角。

無計安排心頭惡。捫襟袖，酒痕易駁。算衣帶，容光同瘦削。甚臨水、也照僂顏，儘寂寞，人間暗怨東風薄。

浪淘沙 送春

陳一峯

黯殘夢，譙門鼓散，杜宇聲咽。燈影迴廊響屐，愁腸一寸白結。正悵望、雲軒催曉發。柳堤上嫩翠堪折。念此後、茫茫隔山嶽，雖云暫相別。

悽切。夜闌靜對霜月。嘆萬紫千紅，才一瞬，容易成拋撇。休更恠柔絲，簾底輕絕。客懷莫說，憑斷雲吩咐，閑庭蜂蝶。

人去鞦韆餘香滅。銀河綉，孤衾夢接。盼歸櫂，藍橋銷浪雪。聽簫處，弔影無言，算今夜、良辰美景仍虛設。

堅社社課《滿庭芳》，劉景堂首唱

滿庭芳 贈歌者燕芳

劉景堂

燭暗金徽，香消銀甲，墜歡如夢堪驚。杜郎重到，相賞不勝情。依約春深池館，花枝好、低亞雲屏。空惆悵，斜行倦雁，不似舊時聲。

淒清。偏感我，寒泉弔蚓，幽谷傳鶯。更一聲嗚咽，雙淚縱橫。莫是霓裳換譜，人間世、誰唱誰聽？君知否，梁塵散後，殘月在虛櫺？

滿庭芳 聽豔娘度曲

曾希穎

玉樹新歌，旗亭舊賞，落花時節逢君。中年哀樂，絲竹易銷魂。何況天涯倦客，杯酒耐、燈火黃昏。長安遠，春歸凝碧，絃管漫紛紜。

芳塵。堪更認、櫻唇吐豔，雪腕揚芬。甚故家、金縷尚繞歌雲。莫唱開元法曲，仙音外，還怕沾巾。憑誰問、樊樓錦瑟，醉臥是何人？

滿庭芳 聽艷孃度曲

王韶生

檀板敲殘，銀箏擱徧，一曲梁繞新聲。冷意幽咽，音妙佩環鳴。暗想明妃出塞，琵琶怨，淚共絃迸。彤雲幕，胡沙歷亂，愁絕倩誰聽？

傷情。排遣處，繁華易歇，別恨難平。算珠璣堆翠，螺髻翹英。歌盡桃花扇底，秦淮碧，空說傾城。凝眸久，蘭飄麝散，燈影隔娉婷。

滿庭芳 社課歌筵感舊，同伯端、希穎、韶生。

羅忼烈

豆蔻春寬，珠簾影秀，十年醉別鍾陵。曉風殘月，清韻幾曾聽。還似舊家臺榭，紅牙趁百轉春鶯。宮眉斂，桃花扇底，歌盡斷腸聲。

盈盈，銀燭下，殷勤勸客，掩抑含情。是當日尊前，未嫁雲英。漫說瓊樓夢好，爭知我瀚海飄零。休回首，青衫瘁損，無淚為伊傾。

滿庭芳 春夜聽芳娘度曲

陳一峯

翠檻延風，珠簾映水，等閒燕夕鶯晨。落紅無語，惆悵對黃昏。依舊江城月上，天風裊，絃管紛紛。知誰似，桃花扇底，一曲過行雲。

浚巡。歌舞地，聲悽錦瑟，影亂紋茵。却不道秋孃、一顧銷魂。酒罷霓裳繞夢，青燈畔，還帶微醺。無窮恨，重翻舊譜，襟袖認啼痕。

滿庭芳 聞歌

區少幹

蝶趁花飛，身隨意倦，等閒負了春芳。愁邊詞筆，不寫少年狂。入破危弦變徵，檀槽澀，頓換伊涼。聲聲思，餘音續夢，人遠楚天長。

思量。空惹得，花箋費淚，錦字迴腸。念同是天涯、羈旅堪傷。風定依然斷梗，黃昏近，怕過橫塘。歌雲散，青峯隱隱，辛苦是斜陽。

碧城樂府

林碧城詞集

林汝珩（號碧城，1907–59）是傑出的香港詞人。他的詞集《碧城樂府》是香港文學的瑰寶，是整個現代華語文學中的優美篇章。原書1959年出版，只在小範圍內的親戚、朋友、詞人之間流傳。這次再版，使原書第一次得以和廣大讀者見面。新版本包括〈導言〉和相關附屬材料，比如其他堅社詞人在堅社社課中的詞作，以便比較研究。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目前全球化的大趨勢下，香港在努力尋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認同，挖掘被塵封的歷史記憶，書寫它的文學史。此時很有必要重新出版《碧城樂府》。重溫《碧城樂府》是一種文學欣賞和美學體驗；同時讀者也能夠加深瞭解錯綜複雜的中國現代史。

林汝珩是1950年代香港的著名詞社「堅社」的重要一員。本書裏我們要追憶的也是已經或即將消失的時代。今天恐怕很少人知道林汝珩這個名字。但是在1940年代的廣東和1950年代的香港，他是一位廣為人知的人物。他的一生多姿多彩，而最終以詞而聲聞於世。在混亂的二十世紀，他集學子、官宦、商人、詞人於一身。

新版有插圖、照片、史料，圖文並茂，適合各類讀者。專家學者、詩詞愛好者、一般讀者都能欣賞詞人的情感世界和文字魅力。



本書編者魯曉鵬為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比較文學教授。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中國文學

ISBN 978-988-8083-68-8



9 789888 408368 8